**目** **录**

[**搭积木** 沈虹光(1)](#bookmark1)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等(51)](#bookmark2)

[**骆驼祥子** 梅阡(146)](#bookmark3)

**搭积木** **(无场次话剧)**

**沈虹光**

**人** **物**

她 — — 四十岁左右。 他 — — 四十岁左右。

毛毛——她和他的儿子，十一岁。 松松——男孩，十岁。

松松妈——三十五岁。 松松爸——三十五岁。

时 间

傍晚到早晨，任何一天均可，只要是我们生活的这个 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精神情感经历着比以往 强烈得多的震荡，刹那间甚至能完成以往终其生也 完成不了的变化。这动荡每天每时都可能在人的内 心发生，它使人的内心成为风暴期的海洋。然而表 面是平静的，人们吃饭睡觉，匆匆地上班，下班料理 俗务，平淡无奇司空见惯。

**地** **点**

人口密度极大的大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住宅区中的一 幢普通楼房的一间普通屋子里。具有客厅、饭厅、卧 室、书房、儿童活动室等多种功能。这是我们极为熟 悉并且生活其间的拥挤攘扰的空间。为了演员们施 展才华的方便，演出组织者可以避实就虚删繁从简。 这间屋还附设一厨房一阳台，怎样处理亦可随便。 只有窗户必须横在观众与演员之间，它和窗帘、窗扇 都是虚拟的，当窗帘拉上后，观众们仍可观赏演员的 表演，而窗扇关上后，演员便犹如演哑剧——有形而 无声了。

〔幕启：毛毛正趴在桌上做作业。对面一憧楼的底层 有人家在办喜事，由于楼距小，声响显得格外逼近。 在各种声响中最突出的是收录机中放出的流行歌 曲，有时又换上戏曲音乐，没响几声，流行歌曲又“复 辟”。

毛毛(边写边大声念叨)四分之一加六分之一，通分，二十 四分之六加二十四分之四等于二十四分之十，约分， 等于十二分之五 ……

〔窗外音乐声愈响愈烈。

毛毛(情不自禁地和着音乐唱)

做完了一题， 做完了一题，

做完了做完了一题 ……

(跑到窗边向外看，少顷，掏出些小玩艺往外投掷，击 中雀跃，待被击者找寻肇事者，则忙关窗拉帘)

〔她提着旅行包和一网兜刚买的蔬菜上，显出久出方 归的模样。她是一个以歌唱为业的演员，在舞台上 唱了近二十年。据说她是出色的，可是在歌星新秀 层出不穷的今天，知道她的名字的人并不太多。早 先她年少貌美而不成熟，如今她艺术上成熟了却又 失去了美貌，演员就是这么不幸。她的穿着打扮不 能算讲究，可由于职业缘故总有一些与众不同，表情 也较丰富夸张，有时还有些做作。演员生活在他人 的注视中，久而久之养成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形象 的习惯，多多少少有些修饰，她亦如此。但这不是说 演员就比旁人虚伪，只是职业特点。而在生活中，有 许多人可是比演员更会做戏的。她是一个以演员为 职业的普通女人。她在门前踟蹰了一下，仿佛有些 忐忑地听了听屋内的动静。

〔毛毛仍是边写边念叨，但因窗扇关着，观众听不见 他的声音。

她 (音量有所控制地)毛毛!毛毛!

毛毛妈妈!(开门，欢呼)妈妈!(立即抢过旅行包)妈妈， 你出去这么久都不写信。给我买什么啦?

她 (窥视室内)毛毛，爸爸回来了吗? 毛 毛 他要六点钟才下班。

〔她似乎放了心，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走进室内。毛 毛已经手快地打开旅行包。

她 (迅速地拉帘开窗)怎么关得这么严?家里有 一 股

味。(注意到楼下的喧闹)这是什么? **毛** **毛** 结婚，楼下结婚。

〔对面楼上有人与她招呼，从她与对方的应对中可感 觉楼间距离。

她 哎，回来了。谁说的，我才不想出门呢!出去两个月 家里脏得不象话。

〔楼下音乐声响高起。她向交谈者指指下方又指指 耳，摇摇头离开窗。

毛毛(翻弄旅行包)妈妈你买什么了?烟，给爸爸买的? 她 (边脱外衣边打量室内)别乱翻，毛毛。

毛毛妈妈，你到外地去演出也不给我带点好东西。

她 谁说我到外地演出了? 毛 毛 爸 爸 说 的 。

她 哦……是，是去演出，不过不是外地。 毛毛 那是什么地方?

她 郊区，不远。

毛毛不远为什么不回来住?

她 晚上演出，演完了回不来，白天又很忙，回来住很不 方便。(坐下换拖鞋)毛毛，我不在家爸爸跟你说什 么了?

毛 毛 没说什么。不过，也说了一些话。 她 说的什么?

毛 毛 不记得了。

她 我的拖鞋呢?

毛 毛 妈妈，我们赛足球了。 她 咦，拖鞋哪去了?

毛 毛 你先穿爸爸的。我给你拿。

她 (把毛毛拉到身边坐下)我不在家，你功课怎么样? 毛毛(扭动身子挣脱她的搂抱)妈，我的球鞋破了。

她 噢。功课怎么样?

毛毛没怎么样。我们赛足球了。今天体育课和外语课活 动时候赛的。

她 毛毛，把作业本给我看看。 〔毛毛勉强地交上作业本。

她 (翻阅作业本)不太整洁。

毛 毛 都做对了，这么大的红勾勾呢。(忽想起什么)呃，不 许翻不许翻。(抢本)

她 (严厉地)毛毛!给我!(拿过本)六题错了四题! 毛毛 很多同学都错了，班长也做错了。

她 那你就有道理了吗?毛毛，妈妈不在家你就这样?

爸爸每天检不检查作业?

毛 毛 有时候不检查，有时候检查。

她 毛毛，要好好学习!懂不懂?不学习长大了就没本 事。没有本事人家就瞧不起!瞧瞧你的作业!唉，

男孩子没本事将来连老婆都找不到。 毛 毛这些我早就懂了。

她 什么?

毛 毛我做作业。

她 好，做吧做吧!我也该做饭了。(提着菜进厨房)

毛毛妈妈，绐我买双球鞋好不好?

〔她从厨房探出头。

她 瞧这乱劲!盐罐儿怎么不见了? 毛 毛 是爸爸摔的，不是我。

她 多好看的一个小罐儿。还是我在工艺品商店买的。

爸爸怎么摔的? 毛 毛 不知道。

她 是发脾气摔的? 毛 毛 不知道。

她 现在用什么装盐? 毛 毛 不知道。

她 我不在家你们是怎么过的? 毛 毛 不知道。

她 毛毛，爸爸每天给你做什么吃的? 毛毛我们天天吃香肠。

她 还有什么? 毛 毛 不 知 道 。

她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毛 毛 爸爸回来你问他。

她 喲，毛毛，快去买瓶醋。

毛 毛 我不去。今天的作业多得要命。

她 买了回来再做。妈妈烧鱼要用，给你钱。 毛毛我不吃鱼 。

她 听话，毛毛去。 毛 毛 那你给我买鞋。

她 买了醋回来再说。 毛 毛 足 球 鞋 啊 。

她 足球鞋足球鞋!快去。 〔 毛毛下 。

她 (到窗边向下叮嘱)当心汽车，不要乱跑。(复入厨 房)

〔少顷，他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稳当可靠的国家公

职人员。四十岁左右的他既没保守到穿灰色干部服 又未新潮到穿宽松衫， 一件前两年流行过的翻领上 装很得体地套在身上。他手上提的是差不多的干部 都爱用的黑色人造革包。他相貌端正身材适中但不 引人注目。因为缺陷往往是一个人的特点，而他几 乎没有什么缺陷。进屋后他打算换拖鞋，发现拖鞋 不见了，继而看见了她的旅行包和外衣，听到了她在 厨房里弄响的声响，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 惊异的表情后，立即格外地板结起来。

〔她：“毛毛，这么快就回来了?毛毛，怎么回事?”未 见回答而奇怪地探出头来，发现是他，脸部的肌肉顿 时僵硬，迟疑了一下，尴尬地由厨房内走出。她观察 着他的神色，小心翼翼地堆出一个微笑。他则目中 无人，冷淡而傲慢地脱去外衣，欲换拖鞋，四处寻找。 她忙脱下脚上的拖鞋送过去。他又穿上皮鞋，习惯 性的摸烟，没有，去提包里摸。她连忙从旅行包中拿 出一整条烟。他视而不见，仍在提包中摸找。烟不 知被挤到哪个角落，他不耐烦地把包里的东西往外 掏，却掏出长长的一串香肠，一截又一截。她赶紧上 前把香肠接到手中。他好不容易地掏出了一盒压瘪 了的烟盒，取出一枝，点燃。

她 (企图缓解沉闷的空气，找话说)毛毛说，我不在家你 们天天吃香肠。刚才路过集贸市场看见有鱼，是活 的，就是贵得吓人，好多人一问价钱就伸舌头，我犹 豫了好半天才下狠心买的。还买了青菜。这些日子 你们大概很少吃青菜。香肠不能天天吃，腊制品里 的防腐剂吃多了对人体有害。不过我知道你忙 ……

他 (打断)糊了! 她 什么?

他 糊了!

她 啊?什么? 他 饭!饭糊了。

她 噢——(急忙跑进厨房，少顷，复出)唉，只顾说话了。 还好还好，糊得不厉害。(因为尴尬的见面已过去， 略感轻松，便企图以烧饭来延长这轻松，故分外热心 地忙碌，同时殷勤地对他)待会儿鱼一烧好咱们就可 以吃饭了。(进厨房)

他 (恼火她的轻松，敌视地)你回来干什么?办离婚手 续的?

〔她：“什么?你说什么?鱼吗?是鲫鱼。” 他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她：“好了，快烧好了。” 他 装聋作哑!

〔她：“什么?”手上拿着一把小葱由厨房出。 她 (小心翼翼地)我没听清。什么?

他 (冷若冰霜地斜视着她)你不是说再也不回来了吗? 她 (挤出一个笑容)那是一时的气话。

他 何必回来呢?只当没有你这个人，我们没有任何关 系。

.

她 (恳求地)别这样好不好?我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心平气和的。

他 (直截了当)你为什么要回来?

她(不流畅地) ……毛毛看见我很高兴。你没有把我们 的矛盾告诉他这很好，夫妻之间的矛盾不应当暴露

在孩子面前，《家庭百科》那本书上写的有。毛毛说 你告诉他我到外地演出去了，我听了很感动，这样处 理是为我好。

他 行了行了，别兜圈子了。

她 我没有兜圈子，这都是我心里想的。

他 你心里想的什么骗不了我。少来这一套!直截了当 一点，为什么要回来?说，说呀!

她 (终于克制不住，冒火了)说，说!活象是审讯犯人， 老实交待坦白从宽。凭什么?我诚心诚意回来跟你 和解，买了菜，鱼还是活蹦乱跳的，还给你买了烟，你 横眉冷对不理不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陪笑脸，你还 要怎么样?

他 (逼视着她)我要你说清楚，别他妈虚情假意的。 她 谁虚情假意?

他 谁虚情假意谁有数。

〔紧张的对峙。毛毛上，奇怪地看着他们。 她 (急掩饰)眼睛里进了沙，我让爸爸给吹吹。 他 (做吹沙状)好了没有?嗯?

毛 毛 醋 买 回 来 了 。

〔她拿醋进厨房。

他 (打开房中的灯。在桌上铺开材料、纸、文件等用具， 做出准备办公的样子)毛毛，作业做了没有?

毛毛做了 ， 没做完 。 他 快做。

〔父子二人分头趴在桌上写着。

毛毛(又边写边念叨)二十四分之 一 乘四十八除二分之 一 等于——十二。

他 (头也未抬)错了。 毛毛等于 — — 二十四。

他 错了!等于四!真笨。爸爸上学那会儿，谁管了? 哪回不是一百分。

毛 毛(不以为然)好汉不提当年勇。 他 你这小子。

〔她声：“毛毛，收拾桌子。”

〔毛毛收拾自己的书本文具。她端出菜。他毫无反 应 。

她 毛毛，叫爸爸吃饭。(复入厨房) 毛 毛 爸 爸 吃 饭 。

她 他 她 他 她 他 她 他

毛 毛

〔他这才不紧不慢地收了材料。 〔她端出饭。毛毛进内去洗手。

(压低了声音)咱们在毛毛面前要注意一些。

(也不得不收敛声音)你当他没感觉?孩子是最敏感

那也是模模糊糊的。《家庭百科)上说了，大人吵来

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不利。 那本书是我买回来的!

是你买的，你立了一功!我是说咱们要照书上说的 做 。

你照书上说的做了吗?旅行包一挟就走了，完全不 考虑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刺激。

〔 毛 毛 上 。

(同时转脸色改变话题)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她 他

毛 毛

她

毛 毛 她

(又不约同地)打肥皂了?

打了。

〔三人在桌前坐下。

(活跃饭桌上的气氛)妈妈一回来就有好吃的菜，是 不是?毛毛。

今天是和一班赛足球，我们和一班。 吃青菜。

毛毛 一班的中锋是王京，他个子很大可是象个笨熊，跑起 来两边歪。他在禁区旁边踢了个臭球，臭的呀，臭不 可闻。我们高兴得大叫：踢得好踢得好。他那一脚

如果不臭，我们就要输了。 她 吃鱼，这里没刺。

毛 毛 我是清道夫，张老师说我头脑冷静，战术意识强。 她 毛毛多吃菜。

他 吃饭不要说话，喋喋不休。 〔沉默，具有压力的沉默。

她 (忍不住，打破沉默)吃鱼呀，很鲜，买回来还是活的。 毛毛(妈妈一开口又活跃起来)我们刚刚踢进第二个球，

时间就到了。

他 鱼里搁醋了?

她 嗯，搁了。怎么? 他 搁醋干什么?

毛毛如果打平了就要加时赛，弄不好还要罚点球，不过罚 点球我不怕，我的脚头可准了。

她 不是你告诉我烧鱼要搁醋吗?你把报纸上的烹调小 常识指给我看，说搁醋可以去腥气提鲜味。

他 她 他 她

毛 毛 我很会发点球，百发百中。 他 可是你不喜欢搁醋。

她 可是我听了你的话搁了醋。

他 为了迁就你，我改变了自己的口味吃不搁醋的鱼。 她 我是为了迁就你，做鱼才搁醋。

毛毛妈妈，爸爸，张老师夸我会踢球呢。

她 (对毛毛)哦，是吗?(转脸对他)你这不是故意闹别 扭吗?

他 我怎么是故意闹别扭呢?我明明已经为你改变了自

已的口味，吃不搁醋的鱼，你却偏偏要搁醋，还弄得 这么酸，这不是成心吗?

她 好心不落好报。我明明是为了让你吃得满意，尽管

我不喜欢搁醋也还是搁了醋，怎么叫成心呢?

毛毛我本来就不想去买醋。要是不买醋就没事了。

她 他

(同时意识到儿子的存在，立即收敛锋芒)吃饭不要

说话。

〔沉默。楼外 一 阵喧笑，是办喜事的人家来了客人。

毛毛楼下在结婚，买了很多鞭炮。

你知道什么结婚不结婚的。

〔又是沉默。由于安静，毛毛嘴巴发出的声音显得格 外响亮。他和她同时把目光投向毛毛。

太响了。

〔毛毛嘴里的声音消失，但由此吃得很紧张，少顷，放 下碗筷。

不吃了?

毛毛吃饱了。(去做作业)

〔他也放下筷子离开饭桌。她索然无味地站起来，收

拾碗筷欲下，又止，走到他的身边。 她 (悄声地)我们得好好谈一谈。

他 (大声地)我有工作。 她 不能就这样。

他 这是我们庞老太婆交下来的材料。

〔毛毛抬起头看他们。她赶紧闪开。 她 我去洗碗。

他 (严肃地对毛毛)不要东张西望，做作业。

〔流行歌曲又响起来：“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 了我的烦恼……"毛毛条件反射般地跟着哼起来，笔 仍在写。

他 怎么唱起来了?什么你的烦恼?你有什么烦恼?

毛 毛 今天他老放这支歌，害得我耳朵里嗡嗡的老 —

(唱)“带来了我的烦恼…… ” 他 又唱，又唱。

〔她由厨房出，极想跟他说话却又碍着毛毛。

她 毛毛，作业还有多少? 毛 毛 很多。

她 到松松家去做好不好?跟松松一起做。 毛 毛 不想去。

她 怎么了?平时在松松家玩得都不想回来。 毛 毛 今天不想去。

她 为什么?

他 打架了。

她 是吗毛毛?

毛毛是他先打我的 。

他 你还有理。打架都不对。

她 去松松家先道歉。松松的爸爸妈妈对你很好的。道 了歉再做作业。去。

毛毛(不情愿地收拾书本文具，嘟嘟囔囔)是他先打我的，

他先不对我后不对，应该他先道歉。 她 你比他大。

毛毛他小就能先动手吗?

她 他有他爸爸妈妈管，不要你管。听话，去。爸爸妈妈 有事。啊!(把毛毛推下)

〔他始终用嘲讽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不安。毛毛走

后，他埋头写材料，她考虑如何启齿。静场。 〔楼下汽车声、人声掀起一个小高潮。

她 (向外看)哦，嫁妆来了。喝，这么多床被窝，可以开

旅馆了。嗨，啧啧啧啧，我的天，你快来看哪。

〔他仍无反应。她搜索枯肠找话题，见他摸烟，忙把 那条整烟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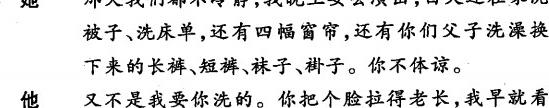
她 抽这个。我托人买的。

他 外面三块钱一包还买不到。

她 是啊，我这也是托了好几个人呢。 他 (推开)今天晚上我戒烟。

她 (拆开封纸取了一包)抽了又怎么样呢?会中毒? 他 难说，女人的心思深得很。狡猾狡猾的。

她 那天我们都不冷静.我晚.上要去演出.白天还在家洗



出不对头。一个星期七天，六天我在单位看庞老太 婆的脸色，一天看你的脸色，我烦透了。

她 我也烦透了!早上你们父子还在呼呼大睡，我就起 床去排队买菜、买肉，又去排队买油饼、买豆浆，回来 还有一大堆衣裳要洗要涮。

他 你要我下楼提水，得多少水才能喂饱洗衣机?

她 我哪里知道会停水呢?又不是我故意破坏了水管。

他 要干你自己干，你别象工头一样指使人。女人最讨 厌的毛病就是指手划脚，自以为是。

她 可你从来不听我的，好象依了我有损男子汉大丈夫 的权威似的。

**他** **如今的女人都被惯坏了，一个比一个厉害，说起丈夫**

就象说儿子，整个阴阳颠倒，好象家里有个怕老婆的 丈夫是她的光荣。

她 我不是这样的。

他 你想这样可我没有让你得逞。

她 你不懂感情。你始终不理解我，你甚至没有想过理

解我。我们什么时候谈过心?一开口你就炸，还骂 人。我不愿意吵架，也吵不过你。



他 别谦虚，吵起架来你也是一把好手。

她 那是被你逼出来的。本来我并不想走，可是你叫我 滚，(伤心动情)我实在受不了……

他 你早就想走了!雄赳赳气昂昂地把门一带，走了!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跨进这个门坎了呢。

她 (发窘，舌头也不灵活了)是这样的，我，我现在改变 了想法。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冷静下来想想觉 得自己不应该。我们象搭积木一样地搭起了这个小

家，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一支 歌就叫《搭积木》。

他 简直象在编故事：夫妻吵架，一支浪漫曲唤起了对过 去的回忆，于是和好如初。开玩笑，你不觉得做作?

她 不，我是真的想起了《搭积木》。夫妻感情是婚姻的 基础，如果彻底破裂自然不必说了，可是我想我们还

是有感情的。 他 是吗?

1

她 (有些心虚)是的，有感情，我对你还有感情。 他 (表情复杂地一笑)不理直气壮。

她 (表白地)不，是有感情的，是真的。我们有和好的基 础，所以我回来向你道歉。对不起。

他 没关系。 她 请原谅。 他 不必要。 她 谢谢你。 他 不敢当。

她 咱们可以重新开始。 他 晚了!

〔 她愣住 。

他. 我也改变了当初的想法。当初你提出离婚我不同 意，现在我准备同意了。

她 (大出意外，观察他)这两个多月中你变化很大。 他 怎么样呢?

她 你说过决不提离婚两字，怎么突然变了?

他 咱们唱的那支歌不吉利。《搭积木》,不用钢筋水泥 光是几块积木，还不一推就垮。

她 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变的?

他 怎么变的怎么变的，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 吗?你痛快，提包一挟门一带走了，我怎么过?这间 屋子里到处是你的东西，你的衣裳、你的鞋、桌上你 的发卡、墙上你的照片、枕头边是你看了一半的书、

厨房里有你买的盐罐儿! 她 噢，所以你就把盐罐摔了?

他 是的，我把盐罐摔了，把你的拖鞋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可是房间的空气中有你的气息。毛毛身上有你的影子， 那双眼睛跟你一模一样。这遗传真他妈要命!他用这 双眼睛看着我，你说我是什么滋味?我骗他说妈妈演出 不回来。我还要骗楼上楼下隔壁左右的邻居，我说毛毛 的妈妈是演员忙极了。我心里的苦没法说!(抑制着激

动又摸烟，只摸出一盒火柴) 〔她再一次地把烟递过去。

他 算是借。(接过烟)明天我买一包还给你。

她 (凄然一笑)好歹做了十二年的夫妻， 一包烟的感情 还是有的。

他 (一笑)感情?还谈什么感情，只差没有动手打了。 她 已经打过了。

他 没有，我从没打过你。君子动口不动手。

她 打了人还不承认。那次一巴掌掮过来，打得我眼冒 金星、头发晕。

他 你们演员就爱夸张。我只是推了一下。好男不跟女 斗，我从小就不欺负女孩子。

她 可是你欺负我。摆出一副家长的架式，屁大的事也 要我服从你，动不动就板起面孔。好象我是你科里

的小科员。

他 你别装出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你是好欺负的?

她 (脱口而出)我当然不是好欺负的!(压低了嗓子却

更加强了语言的力度，尖刻地)想欺负人也得有本 事，你有本事吗?

他 (被激怒)我没本事，你去找有本事的呀!去呀!你 回来干什么?你不是很高傲吗?今天怎么这样没脸 没皮，赖在这儿干什么?

〔她气短语塞、羞恼交加，终于抓起提包冲出家门。 〔一人声：“毛毛妈，又出门啊?”

她 (表情骤换，和悦地)啊，不，我是刚回来。(气馁地退 回家中)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伤了你的自尊心。

他，对必客气，咱没有自尊心，无所谓伤不伤。(此伤地

感慨)都说要寻找男子汉，说中国没有男子汉。可是 中国有女人吗?温柔的女人都上哪里去了?电影上 倒有一个，李秀枝，可人家已经有个牧马的丈夫了。 许灵钧有福气啊，讨了李秀枝这样又漂亮又温柔的 老婆，难怪他不去美国。男人要什么?就是要那么 点温柔，一进门她上来接过你手里的包，你坐下她递 上来茶，你说饿了她摆好了饭，你困了她给你铺床铺 被，夜里乖乖地偎在你身边。这才是女人，有这样的 老婆才象个家。

她 这不公平。我在外面和你一样地工作，一样地挣钱 一样的苦一样的累，回到家里凭什么就得我侍候你?

你要温柔体贴，我就不要?我是女人，不是女奴。

他 不愿当女奴就请走好了，爱上哪儿上哪儿。(突然

地)你让开，让开! 她 干什么?

他 把窗帘拉上，对面楼里有人在看我们。

她 (向外看)讨厌，已经盯着咱们看了好半天了。

他 (正要拉上窗帘，看见外面有人跟他打招呼，马上堆 出一脸笑)庞主任，吃过了?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九。她吗?她回来了。(对她)老太婆问你呢。 她 就说我在厕所里面。

他 (对外)她在……里面。是啊，刚刚演完回来。(收了

笑容拉上窗帘，气氛又紧张了) 她 你打算怎么办?

他 (公事公办地)以后有事电话联系，写信也可以，不必

见面了。约好时间去办手续，快刀斩乱麻。 她 不，你听我说。

他 我没有时间奉陪。今天晚上要把材料整出来，明天 有一个会议要我主持，我不能在个人私事上花费更 多的时间。

她 是个人私事，可不是小事。

他 个人私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不要打扰我了。(准备写材料)

她 (讥诮地)打官腔，我最受不了你这种腔调。这些年

来，哪怕你对我体贴一点儿，也不会是今天这样。 他 请走开!

她 偏不。整材料，组织会议!别吓唬我。我知道你有 多重要：发通知、写黑板、扫地、抹桌、贴标语，还要放 几个茶杯，每个茶杯里抓一撮茶叶，然后撅着屁股去 打开水。

他 怎么样呢?为人民服务。

她 是啊，为人民服务，那你就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不 就是个小科长吗?

他 小科长怎么样?小科长也是长!

她 算了吧!下面看你是个长，上面看你不过是个拎草 包的。

他 (咬牙切齿)他妈的，我怎么找了你这样恶毒的女人。

她 你说我恶毒，是因为我指出了事实。你在外面点头 哈腰忍气吞声，回到家里你就来寻找补偿：我是大丈 夫，男子汉，指挥一切，好了不起。何必呢?

他 你不要太过分。

她 我都看透了，一个男子汉只能在老婆面前逞强称霸， 我只觉得可笑，可卑!

他 毒蛇!(一巴掌打过去)

她 (惊愕)你终于打了!好了，好了，我还想回来和解， 真是愚蠢!

他 离吧离吧!你这样的女人我不敢要，我怕你。你滚

地反饲愣住，才意识到自己一番话的后果。

他 走吧，公共汽车九点钟收班。

她 (极度沮丧)我实实在在是想回来和好的。做好了准 备，不动气不争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也不是想 有意伤你。

他 不有意就这么厉害，要是有意我还活得了?

她 我刚才的话不对。你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本质上还 是个好同志，你心地善良工作认真作风朴实，和蔼可 亲平易近人联系群众……

他 行了，这些话留着给我写悼词的时候用吧。(打开 门)请走吧。

她 (关门)不，我不走，不走! 他 为什么?

她 在这张床上我睡惯了，换了地方睡不着，还做恶梦。

他 那么我走。(倒拎起她的旅行袋往外抖着东西，一个 沉甸甸的牛皮纸信袋掉出)这是什么?

她 钱，是我挣的钱，在电台录音挣的，三百五十元。我 想把咱们的床换成席梦思。这张床还是结婚的时候 买的，已经旧了。

他 买席梦思?还想搭积木?(把信袋重重地摔在桌上， 收拾衣物)

她 别走，我求你。 他 已经结束了。 她 可以重新开始。 他 我没有兴趣。

她 兴趣可以培养。 他 别缠着我。

她 别拒绝帮助。

他 我顽固到底。

她 我会使你回头。

他 够了够了!告诉你，我已经有人了! 她 (停顿，将信将疑)谁?

他 李秀枝。

她 李秀枝?你开玩笑。

他 我没有开玩笑的心情。(收拾东西)天下的女人没有 死绝。我，大学毕业，正科级，工资一百二十五块六

毛，才四十岁，走出去还是很抢手的。

她 她，对你很好吗? 他 她是一个李秀枝。

她 明白了。(颓丧地坐下) 〔他望她一眼走出门去。

〔突然响起欢快的鞭炮声和乐声。

她 (望着窗外，无望地)新娘子进门了!穿的是红色丝 绒旗袍，戴的是银色的项练，鬓角插了一朵花，新郎 站在她身边，非常幸福。

〔他难以举步。突然传来东西的撞击声和孩子的哭 声。毛毛拉着哭哭啼啼的松松上。

毛毛(意外地发现爸爸)爸爸!爸爸你要上哪儿?他们家

打架了。

他 怎么回事?

〔她闻声从家走出。 她 松松，怎么了?

毛毛他爸爸妈妈打架。这么大的茶壶从头上飞过去把柜 子上的玻璃打破了，是他爸爸扔的。他妈妈就扔板 凳，这么大的板凳打在了松松头上。

她 松松，头打破了吗?给阿姨看看。 毛 毛 板凳是塑料的。

松 松 呜呜——塑料的打得也很痛，呜——起了一个大包， 呜呜——

她 乖孩子别哭。阿姨给你揉揉，没关系，揉揉就不痛 了 。

毛 毛 爸爸你上哪儿?

他 有点儿公事，开会。

毛 毛 过 几 天 回 来 ?

|  |  |
| --- | --- |
|  | 〔他不知怎样回答…… |
| 她 | 毛毛，松松，咱们进屋去。  〔她与孩子们进门。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欲下。松松 妈哭嚷着上，她身上胡乱地罩着一件男人的大衣裳，泪 痕满面披头散发，手握一个小瓶，上来就抓住了他。 |
| **松松妈** | 科长，科长你管不管?管不管? |
| 他 | 什么事?你先说什么事? |
| 松松妈 | 你说管不管?你不管?你不管，我今天就死在这儿 了。这是敌敌畏。 |
| 他 | 我管，我管。你给我，把瓶子给我。 |
| 松松妈 | 好，你管就好!松松呢?松松，我的乖儿，你在哪儿 啊?(进屋)松松! |
| 他 | (随进屋，对她)快把她手里的瓶子拿过来。敌敌畏! |
| 她 | 小李小李，你干什么? |
| **松松妈** | 松松跟妈走。科长你说话要算话，你要把那个不是 东西的东西抓起来。松松，咱们走。 |
| 她他 | 上哪儿去呀这么晚了?  〔松松爸衣履不整，铁青着脸上。 |
| **松松爸** | 她呢她呢? |
| 他 | (忙拦)小张小张，怎么回事呀?有话慢慢说嘛。 |
| **松松妈** | 追到这儿来打啦!好，我们拼了! |
| 她 | (拦住松松妈)小李! |
| 他 | (拦住松松爸)小张! |
| 松松妈 | 大姐，你放手放手! |
| **松松爸** | 科长，你放手放手! |

〔她和他使劲地分开松松爸、松松妈，并把他们按在 椅 上 。

她 别别，小李。干吗呀?坐下坐下。 他 小张小张，干吗呀，坐下坐下。

她 毛毛，把门关上。

〔毛毛把爸爸放在门外的旅行袋拿进来，关门。 **松松妈** 别关门，我们母子俩要走。

〔他示意她拿下松松妈手中的瓶子。

她 小李，想开点，夫妻吵架不记仇。来，喝杯水顺顺气。 (想用杯子换下松松妈手中的瓶子)

松松妈 不，不!(紧紧攥着瓶子) 她 去哪儿啊小李?

松松妈 (珠泪滚滚，气咽语塞)你别，别拦我，让我们……娘 俩走，我们死了，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就快活了。松

松走，咱娘儿俩去死，咱们一起去死啊…… 〔松松哇哇地大哭起来。

她 小李你胡说些什么,看把孩子吓着。 他 叫毛毛带松松到阳台上去。毛毛。

她 (拿几个苹果递给松松)给。 毛 毛 我还有一点作业。

她 到阳台上去做。松松乖，别哭了，跟毛毛到阳台上

去，啊?(把孩子们送到阳台上，返身关好阳台门)

他 小李，再别说什么死不死的了，当着孩子的面影响多 不 好 。

**松松爸** 科长你放心，那是止咳糖浆。

松松妈 (呻吟着，痛苦万状地)科长，大姐，这个不是东西的 东西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我今天就死给他看看，我反

正是活不成了。(喘不上气；痉挛地揪住自己的胸 口，欲倒)

她 小李，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小张，她是不是病了? (扶住松松妈)

**松松爸** (也有点紧张)不知道。 她 哎呀，我扶不住了。

他 (连忙上前帮忙)好象晕过去了。快弄到床上去。

(和她把松松妈扶到床上)快把瓶子拿过来。 她 手指头僵了掰不开。

**松松爸** 掐人中吧，掐人中就能醒过来。 她 你会掐吗?

松松爸 试试，我看别人掐过。(伸手要掐)

**松松妈** (一下子坐起来)你要掐死我呀!(手一松瓶子掉到 地上)

她 (忙拾起)看看是不是敌敌畏。 **松松爸** 是止咳糖浆。

**松松妈** 那你喝了，喝了!你说是止咳糖浆那你喝呀! 他 (对她)快收起来。

〔她将瓶子放到柜顶上。 **松松妈** 我反正是活不了几天了。

〔 众 一 惊 。

**松松妈** 我这里(指胸口)有一个瘤，是癌。 他 医生诊断了?

松松妈 有这么大一个。(伸出一个拳头)就在这儿，我活不 了多久了。科长，大姐，你们给我作证，这个癌是他 气出来的。

她 可别这么说呀，且不要说是不是癌还不一定，即使

是，那癌形成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 **松松妈** 我的癌不复杂。

她 医生怎么说?

松松妈 不用医生说我就知道，是他气出来的。

**松松爸** (明白了)这种癌呀，我满身都是，也是你气出来的。

他 都少说一句好不好!听我说，小张，小李，以后闹矛

盾，千千万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干，你看刚才把松松 吓的!孩子天真单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母相亲相 爱，又爱他，这样他才感到幸福。做父母的怎么能忍 心伤害自己的孩子?

她 《家庭百科》这本书读过没有?我们家有，你们可以 拿去读一读。

他 大人在孩子面前要保持威信就不能失了体面，要让 他感到我们总是正确的。我和毛毛妈就很注意，要 干仗了就让毛毛到同学家去做作业或者去打醬油买 醋什么的。

〔她提醒地清了一下嗓子。

他 (立即改口)不过，我们不大吵架，这不过是打个比

方。为什么要吵呢? 松松妈 岂止是吵，他还打。

松松爸 谁打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松松妈 打了人还不承认，刚才一巴掌掮过来，打得我眼冒金 星头发晕。

松松爸 夸张。我只是推了 一 下，好男不跟女斗。(对他)她

也是找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她就这么贱。

松松妈 我贱?那糟贱自己老婆的人贱不贱?你骂老婆是婊 子，你是什么?

**松松爸** 你是什么你是什么? **松松妈** 你是什么你是什么?

〔两人分别抓起身边的物件要打。

他 住手!都给我放下!砸了你们的家还要砸我的家 呀?坐下!坐下!再这样我可就不管了。到底是怎 么回事?你们一个一个地说。

**松松妈** 阁王爷

(同时)这个 不是好东西，你看他那张 的

**松松爸** 母夜叉

脸，我硬是咬得 肉

他 一个一个地说一个一个地说。小张，你先忍着，让小 李先讲。都放平和一点，小李，注意啊。

松松妈 (俨然打官司的劲头)今天科长关心，大姐这样忙的 人也在，科长你是领导，大姐你是文艺人，你们公断。 我跟他头不顶一块天，脚不踩一块地，来世变猪不跟 他同槽，变牛不跟他同栏，我要离婚!我早就要离 的。已经摔坏了五套茶杯、两个茶壶、一个暖瓶、一

个闹钟，价值二百多元。今天他又摔了一个茶壶。 松松爸 前两套是你摔的啊。

他 (按住)小张，现在是小李讲，等一下有你发言的机 会。小李，拣主要问题讲。

松松妈 讲主要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茶壶是花了二十块零八 角买的，景德镇的，紫花金线盘飞龙，平时我都不让 松松摸，摆在柜子上是个装饰。可是这个家伙一下

子就抓起来象扔砖头一样地扔出去。 他 到底为什么?

松松妈 为什么?我们要离婚。别人劝我们，说离婚要是能

上光荣榜你就离，这事挺丑。我想也是，就又和好， 和好了又去买茶壶。他说，干脆买个贵的，吵架的时 候要摔想想是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就会舍不得。是他 说的，可是今天他还是摔了， 一摔就是二十块零八 角 。

他 小李小李，弄了半天到底你们为什么闹矛盾还没说 清楚。这样，不要带感情色彩，尽量冷静客观，讲事 实 。

**松松妈** 好，讲事实。他是个阎王爷。 **松松爸** 你是个母夜叉。

他 (按住松松爸，对松松妈)讲事实。 松松妈 这就是事实，铁的事实。

他 (耐心地启发)是这样，小李，事实就是事情发生的实 际情况，开始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你怎么样，他怎么 样 。

**松松妈** 我知道，他怎么样，他是阎王爷，就是这样。

他 不能这么说，阎王爷不过是个结论，要证明这个结论

是否正确还必须要有事实，因此你还是讲事实。 **松松妈** 我讲了呀。

他 那不是。(还准备启发)

**松松爸** 科长，你别跟她讲这套，她这个人没知识。

**松松妈** 你有知识你有知识!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写信，“小 李我爱你”你写成“小李我受你”。你有知识!

**松松爸** 你呢你呢?“我吻你”写成“我忽你”。

她 好了好了，别翻老帐了。(对他)让小张说说吧。 他 好，小张你说。

松松爸 我不会七扯八拉，就是她买了一件衣裳，我说这件衣

裳不好看，她就吵起来。

**松松妈** 你只是说不好看吗?你说我象一头花豹子，还是母 的 。

他 小李，听他说。小张，你是不是这么说的呀?这可不 大好。

**松松爸** 怎么能怪我呢?你们看象不象花豹子? **松松妈** 你说是母花豹。

**松松爸** 你把外面的衣服脱了，让他们看看。你脱呀。 他 小张，不要这样，这和主要问题无关。

松松爸 怎么无关呢?事情就是由衣服引起的。

**松松妈** 衣服怎么了?你当我不敢脱，你当人家都和你一样 土包子。脱就脱!(脱去男人的上衣露出一件色彩 奇艳款式奇特的裙衣)怎么样?这衣服又怎么样呢? 还是削价的，便宜。要是不能穿商店里会卖吗?

**松松爸** 我不说你叫人家说。三十几岁的人了，脸皮儿都起 了皱，还穿这样的衣裳。象什么象什么?

**松松妈** 就是好看就是好看!我一打扮走出去谁不说我象没 结婚的姑娘。你就是怕我太漂亮了被别的男人追。

**松松爸** 别不怕丑了。

**他** **安静安静!关于服装问题我不太内行。毛毛的妈妈**

是艺术工作者，对美比较有研究，我们请她谈谈。

她 (郑重地，循循善诱地)小张，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一个

前提，那就是小李买新衣服并没有错。同意吗? **松松爸** 那要看买什么样的新衣。

她 爱美之心人人都有，我们妇女对美丽的服装更是具 有特别的兴趣，做丈夫的应当理解这一点。同意吗?

**松松爸** 谁说我不同意?我还给她买过裙子呢，你问她。

**松松妈** 你买的裙子丑死了，穿在身上象条母牛。 **松松爸** 你自己长得象母牛。

**松松妈** 好哇，一会儿象花豹，一会儿象母牛，你把我当动物 园的啦!

她 呃呃呃，不要扯到枝节上去了。其次，说到服装的美 和丑这便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是说各人的口味不同。比如小李，你喜欢鲜艳

热烈，所以你觉得这衣裳美。 松松妈 对对对对。

她 小张呢，喜欢淡雅朴素，所以你就觉得这衣裳丑。 松松爸 就是就是。

她 这就是说你们的审美标准不同。这是正常现象，因 此你们的意见都有道理都可以存在，完全没有必要 强求一致，更不得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人人都按 自己的爱好去装点打扮，我们的世界才会千姿百态 生趣盎然，姹紫嫣红美不胜收。

**松松爸** (早就耐不住了终于插进来)大姐，你说的都对，可我

就是气不顺。我是她丈夫，她穿衣服是给我看的。 她 不，不光是给你看的。

**松松爸** 可她总该听听我的意见吧?她不但不听，反而说：

“我是穿给野男人看的。”科长，大姐，你们说说，我听 了这话怎么能不动手。

他 小李这是气话。 松松妈 就是。

**他** 不过这话也不该说，夫妻间吵架最怕说这种伤感情 的话。本来事情不大，你一句我一句弄得不可收拾。 比方刚才小李穿出这件衣裳，小张你不喜欢，你就不

该说什么母花豹。你换换口气，说，这件衣服挺不错 的，不过你穿淡雅的衣裳更加美。这不就吵不起来 吗?

她 小李你也是，小张给你买一条裙子你怎么能说穿上 象母牛呢?那不伤他的心吗?你应当说：只要是你 给我买的都好。

**松松爸** 她哪会说这么甜心的话哟。 **松松妈** 你会说吗?你会说吗?

**她** 小李，不是我批评你，女人哪，应该温柔一些。电影 《牧马人》里的李秀枝记得吧?(拉到一边体己地)男 人们哪，都喜欢李秀枝，有时候倒在怀里撒撒娇发发

嗲矛盾就解决了。 **松松妈** 可是他骂我。

**松松爸** 你也骂我啦。

他 (严肃地)都不对，骂人是不文明的行为。

她 还有打人，你们打了吧?打人更不文明。(眼睛扫到 他脸上)一巴掌也不能打。

他 (哪敢不赞同)对对，一巴掌也不能打。 **松松妈** 我要离婚。

**松松爸** 你以为自己是个宝，我要把你搂在怀里含在口里? 离就离!

她 离婚的滋味不是好受的，人说离一次婚脱一层皮。 **松松爸** 我不怕，只要离婚!刀山火海我敢闖。

他 坐下坐下，不要意气用事。离了婚孩子怎么办?松 松怎么安排?还有整个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

果细胞都被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还怎么能安定? 松松妈 他不让我安定。

|  |  |
| --- | --- |
| **松松爸** | 谁不让谁安定? |
| 他 | 不要光指责别人，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不同意你 们离婚。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嘛。 |
| 松松妈 | 怎么没有?我要穿这件衣裳，他偏不让我穿，我说好 看他说丑，不可调和! |
| 他 | 不，这不算，这不是人生的大事。 |
| 松松爸 | 大事上谁不调和?前途永远是光明的，共产主义一 定要实现，全国人民都调和。可是两口子在家哪有 大事，都是小事，小事我们没法调和。 |
| **松松妈** | 以前我穿衣服很素净，是他说女人穿鲜艳点显得年 轻。 |
| **松松爸** | 可是你不喜欢鲜艳的衣裳。 |
| **松松妈** | 可是听了你的话我改穿鲜艳的衣裳。 |
| **松松爸** | 可是为了迁就你我要素净的。 |
| **松松妈** | 可是为了迁就你我要鲜艳的。 |
| **松松爸** | 我现在喜欢素净。 |
| **松松妈** | 我现在喜欢鲜艳。 |
| **松松爸** | (无比苦恼地)唉，怎么就踩不到一个点儿上呢? |
| **松松妈** |  |
|  | 科 长  这是怎么回事?(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大姐 |
| 她 | (突然地)你们做鱼搁不搁醋? |
| **松松爸** | (摸不着头脑)搁醋? |
| **松松妈** |  |
| 他 | (已经调整过来，转话题)小张，小李，小事就不必说 啦。我问你们，你们是自由恋爱吧?这说明婚姻基 |

**松松妈**

松松爸

他 她 他

**松松爸** **松松妈**

他 她

**松松爸**

松松妈

**松松妈**

她

**松松爸**

他

础是好的。这是其一。

不是的不是的，我当时根本就不愿意结婚。是因为 他，他不老实。

(气急败坏)我是被你勾引的。我就想结婚吗?你今 天说要吃酸话梅，明天说要吐酸水，动不动就“哇 ——”(做呕吐状)吓得我只有结婚。

算了算了，不要算历史的旧帐了，要向前看。既然结 了婚就应当安定团结。这是其二；第三，要各自多做 自我批评，掌握三少三多：少想对方的缺点，多想对 方的优点；少想自己的委屈，多想自己的过失；少批 评自己多批评别人。

(纠正地)少批评别人多批评自己。

第四，求大同存小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第五，克服 困难共同努力，为建立和睦美满的幸福家庭而奋斗!

小张小李，不能再做傻事了，明白了? 明白了。

那好，请回去吧。

这本书你们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哎 。

(拉住她的手)大姐，你有科长这么好的丈夫真是太 幸福了。

嗯，是的，是很幸福。

科长，你和大姐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定向你们学 习 。

哪里，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松松爸 松松妈

我们走了。

〔他和她送松松爸、松松妈出门。突然不约而同地想 起，都停住。

**四** **人** **孩** **子** **!**

她 我去我去。(进屋打开阳台门)松松。哟，都睡着了。 他 快弄进来，当心着凉。

〔四人急忙把两个睡得迷迷糊糊站立不稳的孩子弄 进屋。

**松松妈** 松松，走了，回家去了，咱们走。

松松(迷迷糊糊)妈妈，我不去死。

**松松爸** (心疼地扑上去)哎呀我的乖儿子，爸爸的心尖子， 来，爸爸背你。科长，大姐，我们走了。

**松松妈** 吵闹你们了。 **她** 快回去吧。

〔松松一家出门。他与她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风 波平息后都感到疲倦，坐下。屋外，松松爸与松松妈 停下来。

**松松爸** 他妈的二百五! **松松妈** 他妈的大傻帽。

**松松爸** 对外人怎么能咧着大嘴什么都说呢? **松松妈** 你还不是什么都说了。

**松松爸** 我爱你，我受你，人家要笑我连个爱字都不会写。 **松松妈** 我呢，你把我忽你也说出去了。

**松松爸** 还有结婚前的那些事——天老爷，他明天到单位里

一说，叫我怎么见人?

〔他和她在屋里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她 真滑稽。

他 滑稽透了。

她 我们演了一场戏。

他 我也当了一回演员。 她 你演的真不错。

他 你演得也很好。 她 你是主角。

他 你是配角。

她 你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劝别人不要离婚。 松松爸 他们在笑我们，你听。

他 你还要别人学李秀枝。(学她)“看人家李秀枝多温

*柔”。*

她 你呢，(学他)“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当安定团 结”。

他 我是这样儿? 她 一点儿不夸张。

〔两人乐不可支地笑出了眼泪。

**松松爸** 他们笑得好开心哪!妈的，真后悔!

**松松妈** 我们是傻子，把什么话都对人讲，给人当笑料。

**松松爸** 人哪，什么时候也别把真的掏出来。你知道人家怎 么看咱们?以后有事咱们在窝里打窝里斗，出了门 一致对外。(背着孩子与妻子下)

他 唉，嘴都说干了。(倒水) 她 给我也来一杯。

〔二人喝水，情绪渐渐恢复平静，若有所思，不约而同 地叹息，目光相遇，苦笑。

。

她 我们都很会做假。在外人面前扮演了 一对模范夫

妻 。

他 我们必须得这样，在人家眼里我们是模范夫妻，所以 ***们******到这******要******调****。****我******为***了***别人***

戏。

她 你不觉得不安?

他 难道你这是头一次?(苦涩地一笑)生活中我们经常

做假。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得不隐瞒的一部分真情，

有许多事对外人是怎么也说不出口的。 她 岂止是对外人。

他 夫妻间也未必都讲真话，不能说，说了这个家就维持 不下去。

她 可是，如果在家中，在夫妻之间都不能坦诚相见，那

么做一个人，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真实的呢?

他 你要真实?

她 是的，我要真实。

他 那好，我告诉你，我希望你死! 〔她一怔。

他 你一死这个倒霉的婚姻就体面地结束了。

她 (反倒有了兴趣)你没想到过象奥赛罗那样伸出双手 掐住我的脖子?

他 掐你的脖子?你明明知道我连鸡脖子也掐不断还掐 你的脖子?我真恨你，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我一个 男子汉就这么听你的摆布?(骄矜地站起)我想让你 尝尝被丈夫甩掉的滋味!(拎起旅行袋)好了，不说

了，我该走了。 她 你还没听我说。

他 别说了，真话伤人，还是说几句假话和和气气地分手

的好。哦，把那瓶敌敌畏给我。

她 干什么?

他 拿出去扔了。

她 (取小瓶)不，我不给你。 他 你担心我?

她 (嗅了嗅小瓶)这是什么? 他 给我看看。

她 不不，不管是什么,还是扔到垃圾筒里保险。(将瓶 子丢到楼下)

他 你好象真怕我出事。

她 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见他显出被打动的样子，进

一步要求)别走了。(走近他，伸出双臂打算拥抱) 他 别别，别让我起鸡皮疙瘩。

〔她无望地坐下。

他 再见。(开门走出) 她 (突然)回来，回来! 他 我一句也不想听了。

她 我是说公共汽车早就收班了，你看看表。 他 (看表)倒霉!

她 还是回来吧。

〔二人复入室内，对坐，都有些尴尬。 他 (无所谓的样儿)怎么睡?

她 (瞥他一眼)架折叠床。

他 (忿忿地)好，架折叠床!(拿出折叠床，不无讥诮地)

要不要在中间拉个帘子? 她 (沉着地)好吧。

〔二人把床单当帘子拉起来。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他 谁 ?



〔松松爸的声音：“是我。” 他 (对她)赶紧收起来。

〔二人收床收帘子，开门。

〔穿着短裤背心的松松爸走进屋。 他 又怎么啦?

**松松爸** 唉 。

他 怎么回事?又吵了? **松松爸** (摇头)没有。

她 她把你撵出来了? 松松爸 (摇头)不是。

他 那是怎么啦?

**松松爸** 唉，还是实话实说吧，她不让我上床。

他 这种事情别人就不好帮忙了，你求求她。

**松松爸** 我不求她，大丈夫宁死不屈。(一个寒噤打了一个嚏 喷 )

他 快回去吧，死不了要感冒的。 **松松爸** 大姐，把你家折叠床借给我。

她 (为难地对他)借给他?

他 夫妻吵架劝和不劝散，我们借床给你不太合适。

**松松爸** 我不向她投降，与你们无关。给我。(拿起折叠床，

又打嚏喷)谢谢了。(下) 她 我们怎么办?

他 睡沙发。 她 帘子呢? 他 拉上。

〔二人重拉帘子。敲门声又起。 他 谁?

〔松松妈的声音：“是我。”

〔二人忙收帘子。她开门。 她 怎么了?

**松松妈** 大姐，完了完了。 她 又怎么了?

**松松妈** 他在外面有女人了，第三者! 她 是吗?他承认了?

**松松妈** 这种事他能主动承认?是我看出来的。 她 你怎么看出来的?

松松妈 大姐，他，他不肯上我的床呀! 她 是他不肯上还是你不让他上?

松松妈 是他不肯上。(伤心)他往折叠床上一睡，背对着我。 大姐，男人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有了外心了，一定是有 外心了，第三者!

他 小李，不要瞎猜疑，先回去睡觉，明天再好好谈。 松松妈 明天你们去把床要回来，就说你们家要用。

他 行，要回来，我们家真是要用呢。 〔 松 松 妈 下 。

她 别拉帘子了，说不定待会儿又敲门。

〔他开始为自己安排睡处，颇为难，两个单人小沙发，

接拢了象婴儿的摇窝，拉开了中间又空出一档。 她 (递一凳)把这个放中间。

〔他又搁凳，凳立着太高横下太矮。

她 呃，等等。(由书桌里拉出抽屉)这个高度怎么样? (倒扣出其中杂物，将其翻扣于地)行吗?会不会压

塌了?

他 (不理睬，兀傲地为自己抓了一条被单)那好，睡吧。

*楼*(拉*外*窗*人*)*，是那酒意闲珊的告别。*

他 新郎新娘在门口送客，他们也要睡了。

**一****分别躺下**，黑黑暗晴**悄**无元，户吉**地**下米。楼外路

上有汽车驰过的声音，显得更寂静。 他 喂，睡着了吗?

〔她轻轻翻转身体，不语。他悄悄地坐了起来，慢慢 地走到她的身边，端详着她，正欲伸手去抚摸时，她 倏地睁开眼睛坐起来。

她 (严厉地)你要干什么?

他 (被吓了一跳)你没睡着?我，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看

看，我好象很久没认真看你，已经感到陌生了。

她 现在看清楚了? 他 看清楚了。

她 请回你那边去吧。

他 (悲哀地叹息)这哪象个女人!(返回自己的睡处)

她 (后悔)我好象太过份了。(起身，轻手轻脚地走向 他 )

他 (冷冰冰地)你想干什么?请回你那边去。(给她一 个后背)

她 (受挫后返回)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别别扭扭疙 里疙瘩怎么就接不通!明明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 却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唉，夫妻关系真是一门深奥 的学问。恋爱时的新鲜感和激情往往使双方忽略了 相互之间的差异，结婚后这差异便使他们格格不入

无法和谐。

他 (气恼地坐起来)还让不让人睡了?明天我还要上

班!还要去做那些小科长要做的事。 她 好好，不说了。(躺下)

他 哼，把人家弄起来她倒睡了。(不堪烦躁地拉开窗 帘，抽烟)楼里的人都睡了，新婚夫妇也睡了，正是最 消魂的时刻，如胶似漆如火如茶。(转眼轻瞥自己的 妻子，不由得缓步向前，围床慢绕，目不转睛)你仍然 很美，这很可怕。好多女人到了这个年龄都发胖了， 一身肉滴里嘟噜。

她 我也不行了。(尽量不引他注意地把被单往身上拽) 他 不，还看得过去。

她 是吗?

他 当然不能跟少女比罗。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全 身放射光芒，我几乎被照晕了。

她 是吗?

他 是的。(贴近她，扯开她身上的被单) 她 要不，你睡在这儿，我去睡沙发。

他 (按住她)两个多月七十多个夜晚，我冷清清地独自 睡在这张双人床上。我叫毛毛跟我睡，这小子说，跟 你睡不舒服，双人床不是给两个男人准备的。

〔她内心斗争了一下，拘谨地挪动身体给他让出半边 床 。

他 别，没那意思。两个多月的光棍都当了，还熬不过这 一 夜?

她 那我睡了。(一头倒下) 他 睡得着吗?

她

他 她 他

她

他 她

他

她

他

睡不着也得熬着。

〔何处一声暗响，又传来几下莫名的声音。两人侧耳 细听。白天淹没在喧扰中的轻微响动在黑暗中凸现

出来，昭示出阕寂宁静掩蔽下的骚动与不安。 什么声音?

楼上还是楼下?也在吵架?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把这面墙打开看看，都在搭 积木呢。

搭积木。(似叹似吁地哼唱起来) “搭积木咱俩在一起，

红红绿绿多美丽 …… " 〔他渐渐和入歌声。

(合唱)“搭什么,搭房子，

小小的门小小的窗， 还有一个尖尖的顶， 拉起手来不说话，

咱俩走进房子里。”

你仍唱得不错。这是爱情吗?这只是一个男女二重 唱。

当初我们认为这就是爱情，毫不怀疑。结婚的那一

年，激情仍然很充沛，经常唱歌，连吵架拌嘴都挺好 玩。后来是孩子占据了生活的中心，奶瓶子尿片子 长痱子长包发烧打针出麻疹百日咳，简直顾不上别 的 。

后来孩子大了，你有闲心了，这个家就箍不住了，是 你先在家中制造矛盾。

她 又来了又来了。休战!我们已经吵得够多了。 他 你的责任大。

她 你的责任也不小。 他 二八开。

她 五五开。 三七开。 四六开。

他 地

〔毛毛突然爬了起来，睡眼惺忪脚步踉跄地走到他们 中 间 。

他 她

毛 毛

他 她

毛毛，怎么啦?

尿尿。(说着迷迷糊糊地往前走)

呃—上哪儿尿，小便上这边儿，哎呀，瞧你迷糊的。

〔她把毛毛带入屋内背角。少顷，毛毛闭着眼由她扶 着歪歪斜斜地走到床边。

毛毛(躺下去之前突然睁开眼)爸爸，你不是说去开会吗?

他 噢，明天去，睡吧。 毛毛明天早晨叫我上学。

他 哎。

〔二人把毛毛的被子拉好，刚转身，毛毛唱起来。

毛毛(发呓症唱)“带来了我的烦恼——” 她 睡吧，你有什么烦恼。

〔 毛 毛 睡 去 。

她 (百感交集地看着儿子)毛毛都是个小小伙子了，瞧 他身上的肉多结实，还是主力队员、清道夫。

他 你舍得他吗?(从背后搂住她的双肩)

她 (僵直了身体)我舍得。

他 我也舍得。(将她往床边带) 她 (欲挣脱)不，我舍不得。

他 我也舍不得。

她 呃，毛毛又醒了?(趁他看毛毛之机，泥鳅似的从他 的怀抱中溜出来，跑向沙发)我喜欢睡在这儿，这儿 很舒服。(将身体蜷缩在沙发中)

他 (恼羞成怒，抓起枕头)好，那你就呆在这儿吧!(狠 狠地把枕头砸到她身上)

她 (躲闪，身体一歪)哎呀!

〔抽屉被压塌了。她狼狈地倒在地上。他将她从地

他 不 无 快 地)我要睡了。(上床,暗中观察她的动 作 )

〔只见她拉开抽屉，把两个沙发拉到一起，然后别别 扭扭地把身体塞进去。

他 (苦恼地仰天长叹)唉，这也是夫妻。也就是我跟你 过了这么多年，换个人试试。说出去人家不会相信， 你连个主动热烈地拥抱和亲吻都没有，哪个男人受 得了啊?

她 对不起，我情绪来不了。

他 (起身，激烈地)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做夫妻呢?你 回来干什么?这不是活受罪吗?

她 我，在外面，呆不住。这两个多月，我象丧家之犬，这 里呆两天那里混几夜，没有落脚的窝。朋友毕竟只 是朋友，他们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事，谁也不可能把别 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还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那眼

光几乎要把我背上的皮给揭下来。

他 你知道厉害了?你知道丈夫和家庭对于一个女人来

说是多么重要了吧?

她 我想毛毛，想这间屋子。 他 不想我?

她 不，想的。我想只要有一个丈夫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我就理直气壮，谁说什么我都不怕，就象在安全岛避 风港里一样。

他 (淡淡地一哂)安全岛避风港我还是可以充当的。 (很豪壮地)男人嘛，就是以保护女人为天职。我可 以尽丈夫的义务。

:

她 我当然，也会尽妻子的义务的。(仍然避着那张床)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别勉强我。

他 我勉强你?哈，你可真能黑白颠倒，咱们是合法夫 妻，我的要求是受法律保护的。

她 你不是要离婚吗? 他 现在还没离。

她 可是我不行，这你知道，一直都很勉强。

他 你一直都是这样地折磨我，折磨得让我说不出口。 她 可是你根本不爱我，让我怎么跟你亲热?

他 我不爱你?说出去谁信?

她 你爱不爱我，只有我心里最清楚。我甚至感到你对 我怀着恶意，你希望我倒霉希望我碰壁，那样我就可 以在你面前伏伏贴贴。我不是个走红的歌唱家，我 老了。走到台上，不扭摆吧下面嚷：下去下去。扭摆 吧我又做不出。你根本不理解我的苦。我还得争取 自己的观众，我没有一天松懈过，没有一次演出疏忽

过。当观众向我鼓掌的时候，我自豪极了，我知道我 是个有用的人。可是一回到家中所有的光辉都熄灭 了，你挑剔我刺激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在一些琐 事上让我无所措手足，丧失自信心。我拿回了钱你 也不高兴。

他 这都是你的胡思乱想。

她 不，我清楚极了，你内心深处在嫉妒。 他 嫉妒?嫉妒谁?

她 嫉妒我。

他 笑话，嫉妒，你把我看成了一个小人。不信你出去问 一问，我是怎样向外人介绍你的。

■

她 那只是在口头上，而在内心深处却是另外一回事。 你想压我一头，可我偏偏不肯低头。你要我做李秀 枝，我偏偏不做李秀枝。我在精神上比你强，你制服 不了我，就恼恨我，你用轻蔑的态度伤害我，连钱也 得罪了你。

他 (被她激怒)你是用钱来炫耀自己。我不需要它，不 需要它，不需要它!(抓过钱包把钱扔到地上)

她 他

(伤心地)这是凭劳动挣来的!你这样轻贱我的劳 动 。

你处处想显示比我强，我受不了!我不爱你，你又何 尝爱我呢?你把我当安全岛避风港，这是你刚才亲 口说的，你要我给你丈夫能有的一切，却不付出妻子 应当付出的，你连起码的交换意识都没有!

她 (酸楚地艰难地承认)我自私，我是自私，我知道。

他 你从来不体谅自己的丈夫。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

苦。那天，我带毛毛去买衣裳，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

己的时候简直大吃一惊，我怎么是这个样子?脸皮 松垮垮的，头发稀朗朗的，胸塌着背驼着，活象个大 烟鬼。我记得我过去是很英俊的，象达式常，眼睛比 达式常还要亮。我这才意识到十二年过去了。这十 二年我过得怎么样?我窝囊透了!

她 别说了。

他 不，我现在想说。

她 我现在想睡觉。(毅然地)我现在愿意，来吧，(向他 伸出手)来吧。

他 (后退)感情都伤透了才让我上床。你知道你手上拿 什么吗?拿着刀!你是在用刀扎我的心哪!

她 (扑倒在他面前)我对不起你，我说过我对不起你。

他 (仰起头吃力地呼吸)缺氧，空气好象兑了水，氧份不

足。其实，无所谓对不起对得起。我看不起自己，好 多次我去酒席上陪客，你以为这是他们看得起我吗? 不是，那只是因为我能喝几口，让我去是为有冠心病 的庞老太婆代酒。喝完了，打着酒嗝，我想哭，我想 到自己不过是她的酒囊。酒囊你知道吗?一个盛酒 的皮口袋!

她 (无比同情和心痛地抱住他)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了解

你，你聪明，有才干，你比那些指使你的人强得多! 他 强又有什么用?我只能是提着包在别人后头转。

她 你为什么不把苦恼对我说?为什么硬要在我面前强 撑着?

他 因为我是个男人。

她 不可以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 你走出去看看，一切都已定了型，象积木一样，改变

形状就装不进盒子里去了。

她 把积木从盒子里倒出来，重新组合。 他 人不是积木。

她 (失望地从他身边走开)现在怎么办?离，还是离吧。 好在你还有个李秀枝。

他 那是故意气你的，用你的话说，叫强撑着。不离，不 能不离吗?

她 几个钟头前我想和好你想离，现在我想离你又不离。 就象小张他们说的，踩不到一个点儿上。

他 如果别人问：你们为什么要离婚?我们怎么回答?

她 (辛酸地戏谑)就说我们烧鱼一个不搁醋一个要搁醋，意

见不一致。(尽量理智地)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最好的 年华……不过我们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路，还有明天，向 前看。(唱)“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 ”

他 (无可如何地哀号)结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会儿 咱俩都很穷，买了二十斤糖，其中主要是很便宜的现 在孩子们都不吃的硬块糖，只有两三斤价格贵一点 的高级奶糖。新房已经布置好了，头天晚上我们进 去摆糖果，擦洗好盘子，把便宜的硬块糖和高级奶糖 混在一起往盘子里装。夜深了，我们又冷又饿，我叫 你吃块糖，随手拿了一块高级奶糖。你不要，你说奶

糖这么少，挺寒磷的，留给客人吃吧。 〔《搭积木》的乐曲在他们身边萦回。

她 (边哭边嚷)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我们都不 是十二年前的我们了!回不去了!(把他从身边推

他 你就是这么讨厌。

她 是的，我就是这么讨厌!睡吧，熬了一夜，我困了。 他 还睡什么,天都亮了。

她 啊，快叫毛毛起床。

他 糟了，庞老太婆要的材料还没整完。 她 啊，快叫毛毛，我去煮牛奶。

他 毛毛，毛毛。 〔毛毛起床。

毛 毛 几点了? 他 七点二十。

毛毛(急得欲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慌忙地找书包)笔 盒呢?笔盒不见了。

他 别急别急，想想搁哪儿啦?

她 昨天做作业之后收了没有? 毛毛噢，在阳台上!还有作业本。

〔三人忙乱地冲向阳台。毛毛终于收拾好了书包。 她 牛奶，牛奶，快喝。

毛 毛 来 不 及 了 。

他 (给钱)到外面买几个包子。

〔毛毛向外跑。 她 毛毛再见。

毛 毛 (突然停住)你们今天在家吗? 〔他、她不解。

毛毛你们不是要搭积木吗? 他

……搭积木? 她

〔毛毛点头不语。

他 毛毛，快走吧，别迟到了。

〔毛毛出门又止，返身。 (诧异地)怎么了毛毛?

〔毛毛认真地、严肃地注视着他和她。 (忐忑不安，心中发虚)毛毛，怎么啦?

毛 毛 (清晰地)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他 她 他 她

**—** **—** **剧终**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等

人 物

|  |  |
| --- | --- |
| 路 华 | 阿 荣 |
| 鲁大成 |  |
| 童阿男 | 林媛媛 |
| 赵大大 | 罗克文 |
| 陈 喜 | 林乃娴 |
| 洪满堂 | 胖 妈 |
| 通信员 |  |
| 解放军战士若干 | 曲曼丽 非 非 |
| 春 妮 | 老 K |
| 阿 香 | 老 七 |
| 童 妈 | 短打甲、乙 |
| 周德贵 | 美国记者 |

修女甲、乙

卷发女人及其丈夫 资本家及其女人

戴眼镜的及其女人

卖冰淇凌的 卖馄饨的

舞女

银元贩子 擦皮鞋的

过路群众若干

英国兵、美国兵、日本兵

女学生、阿男爹及示威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仲夏。南京路。 〔夜雾潆蒙。

〔炮声依稀。

〔童阿男悄悄出现在街头工事里。回头， 一声唿哨， 林媛媛奔上，惴惴不安。

**童阿男** 林媛媛! **林媛媛** 童阿男!

**童阿男** 你怎么才来?

**林媛媛** 我妈把我关在房间里，亏了娘姨帮我逃出来的。学

生会的人呢?

**童阿男** 早跟周老伯欢迎解放军去了，我特地赶来等你的。 **林媛媛** 那赶快走吧!

**童阿男** (止步)前面有人! **林媛媛** 是不是解放军?

**童阿男** 不清楚。

**林媛媛** 是不是我妈?表哥? **童阿男** 不像。

〔两人躲进工事。少顷，复又探出头来。

**林媛媛** 童阿男，我怕! …… ·

**童阿男** 怎么,你后悔了?

**林媛媛** 我怕撞见他们，妈一定会把我送到美国去的。 **童阿男** 那先到我家去躲一躲。

**林媛媛** 我不。你看，这些慰劳品，我一定要亲自送到解放军 手里。

〔一阵枪声。 **童阿男** 嘘——蹲下!

〔三两匪徒，簇拥着穿国民党军服的老开，鬼鬼祟祟 地走来。

**老** **开** 当心有人盯梢。

老七(从大楼里迎出来)马处长!

老 开 嘘——从现在起，我的代号，K。

老 七 K 先生，请吧!小舢板准备好了。笃定!马上送你

出黄浦江。

老 开 计划变了，美国人要我们蹲下来。 老 七 蹲下来?

老 开 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

路上，发霉、变黑、烂掉!(进大楼) 老 七 好!

〔匪徒们随老开进大楼。

〔童阿男跃出工事，跟踪。林媛媛追上。 **林媛媛** 快走吧!

**童阿男** 不!这批脚色来路不明。林媛媛，我望风，你快去联 络解放军。

**林媛媛** 你 一 个人 … …

**童阿男** 我会对付，你快去。

〔“媛媛 — - ”

**林媛媛** 表哥来了!

〔他俩又躲进工事。

〔西装笔挺的罗克文，一手提着提琴匣，一手拎着旅 行皮箱过来。后面随着林乃娴，她身着旗袍，脚穿高

跟鞋，胖敦敦的。 **林乃娴** 克文，看见没有?

**罗克文** (耸耸肩胛)眼睛一眨，连影子也不见了!

**林乃娴** (呜咽起来)……找不到囡因，我什么都完了! **罗克文** 姑妈，你别哭，你一哭我的心更乱了。

**林乃娴** 你真是个书呆子，连一个女孩家都看不住!

**罗克文** 我不相信表妹她真有勇气抛开我们，投到共产党怀 抱里去。她的歌声已接近西洋水平，她已经看见自 己艺术的顶峰，难道她愿半途而废，从此虚度一生

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 **林乃娴** 废话少说好吧!快去找找吧!

〔阿男探出身来。 **童阿男** 喂，此路不通!

**林乃娴** (失色)啃，吓死人啦! **罗克文** (神定)哦，原来是你。 **林乃娴** 什么人?

**罗克文** 学生会的。一个穷学生，码头上扛过箱子，南京路上 擦过皮鞋。

**童阿男** 怎么,皮鞋要擦吧?

**林乃娴** 好像是因因的同学?

**童阿男** 高攀不上，是两个学校。(跳出工事)

**林乃娴** 对了，是在一个会里的。那天反饥饿是你领着因因 去参加游行的!

童阿男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拉回去了。

林乃娴 因为她肚皮不饿。小阿弟，不瞒你说，在这乱世当 口，我家因因又不见了。

童阿男 是吗?

林乃娴 是的，你要是看见…… 童阿男 对不起，我没看见。

罗克文 姑妈，跟这种人搭讪没好处。

童阿男 林太太，还是回家保险!共产党来了，不会碰你们一 根汗毛的!

林乃娴 讲这话，说不定你也是个共产党? 童阿男 还不够资格。(进工事)

罗克文 共产党要这种人?!姑妈，走! 童阿男 喂!(罗走近)当心吃流弹!

〔这时，匪徒走出大楼。他们换上解放军服装。

短打甲 什么人?举起手来! 罗克文 老，老百姓，不要开枪!

短打甲 我们是解放军，不要惊慌。 罗克文

(大惊)啊!解放军!(忙回头跑)

林乃娴

短打甲 跑什么,回来!(走近)怪不得，一个戴眼镜，一个穿 高跟鞋，都不是好东西!

〔老开和老七出现在大楼门口。

林乃娴 先生，我们是安分守已的人家……(认出老七)哎呀， 你不是丽丽舞厅的老板么?请你说句好话吧!

老七 噢，林太太。同志，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好老百姓。 老 开 哼!太太?老子就是来革你们的命的!(丢眼色) 短打乙 (指箱子)这是什么?

罗克文 (拒绝)箱子。

短打乙 小赤佬，里面一定是子弹。 罗克文 谁说的，是钱!

〔短打乙夺过箱子。 短打甲 (指提琴)这是什么?

罗克文 梵娥琳。 短打甲 什么?

罗克文 这叫小提琴。

短打甲 一定是机枪!(抢走) 罗克文 野蛮!

林乃娴 克文算了，走吧!(拖罗克文下) 〔老开率匪徒们走去。

〔童阿男突然出现在老开跟前，挡住他们去路。

童阿男 (张臂)哎呀，解放军，辛苦了!我是来欢迎你们的。 老 开 你是? ……

童阿男 学生纠察队。

老 开 那我们会师了!

童阿男 会师了。请，去办事处休息吧? 老 开 用不着，我们还有任务。

老 七 解放军同志还有事。 童阿男 喂!那边有地雷!

〔老开等改变方向。 童阿男 那边也有!

老 开 那，请你带路。(见童阿男转身，猛不防一拳打倒阿 男，短打甲上前将阿男打昏)

老 开 搞干净，塞进阴沟洞里去。不然，我们在南京路上的 计划，就前功尽弃!

〔老开、老七跑下，短打甲、乙将阿男拖下。少顷，“阿 男!童阿男!”

**林媛媛** (奔上)童阿男，阿男——(进大楼) 〔陈喜率班长赵大大及战士上。

**林媛媛** (出)解放军同志，反动派跑了。我的同学童阿男也 不见了!

**陈** **喜** 八班长，追!(进大楼搜索) **赵大大** 是 !

**林媛媛** 我也去!

**赵大大** ( 一愣)子弹不长眼睛，把你打伤了，咱可赔不起。

(顿足)不要来!(下) **陈** **喜** (出)回来，你回来!

〔林媛媛跑远了。 “三排长，陈喜!”

〔地下党员周德贵，带连长鲁大成和指导员路华上。

**鲁大成** 那几个散匪呢? **陈** **喜** 溜了!

**鲁大成** 这帮土匪，在南京路上和我们打游击了。(拔出枪)

周老伯，看我抓活的!(下) **路** **华** 那两个青年学生呢?

陈 喜 女的跟八班长追去了，那个叫童阿男的不见了。

**周德贵** 不见了?快走!

路 华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迎接 了解放；搜索残匪，你又亲自带路，够辛苦了，你休息 吧 !

**周德贵** 怎么?你们看我周德贵年老了是吧?不中用了是 吧?同志，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和英国人打过仗，

冲过锋，二十五年前，我就是个兵了。闲话少说，(招 手)跟我来吧!

**路** **华** (向陈喜)走!

**通信员** (上)报告：紧急命令!

**路** **华** (接过命令)快到前边去，请连长回来!(通信员跑 下)

**赵大大** (奔上)报告：发现一个妇女，起先见我害怕，后来向 我要箱子，说她的箱子给抢了。

路 华 (惊)什么箱子?什么人抢的?好好请她过来。(赵 大大喊了一噪子)别粗声粗气的，叫上海人害怕。

**赵大大** 是。(润润嗓子)喂，大嫂，别害怕。过来，过来，俺们 指导员请你。

〔林乃娴胆战心惊地走来，抬头见一排解放军站在跟 前，忙又回头。

**赵大大** 回来，解放军你怕什么?

**林乃娴** 不怕，一只箱子，小意思，算了。

路 华 请别走。一只箱子，什么形状?

**林乃娴** (比划着)不大，里面……里面 ……

路 华 什么人抢的?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

**赵大大** (冲出一句)说啊，是不是穿我这号衣服的?

**林乃娴** (点头)是的，他，他说是解放军! **赵大大** (大惊)什么?

**林乃娴** (退缩)长官，真的，是解放军。

**赵大大** 解放军会抢东西?你—— 〔林乃娴吓得后退。

**路** **华** 你别走，我们要调查清楚。

**林乃娴** (心惊胆战)算了，当兵的，拿一点总是难免的。不过

一只箱子，哪位长官捡到了，请打个招呼。(由手提 包内取出一迭钞票伸向路华)喏， 一点小意思，给弟 兄们喝杯老酒。(见路华在笑，于是又加两根金条) 那，那，就算我慰劳慰劳各位劳苦功高的将士们吧!

路 华 收回去吧。告诉你，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 兵，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林乃娴** 不要不好意思，上海滩当兵的我见过不少，拿两根条 子算不得啥!

**赵大大** (来火了)走!你把解放军当成什么人啦?! 〔林乃娴怦地一跳，旋即满脸赔笑，走了。

**路** **华** 赵大大，你干什么? **赵大大** 这是什么作风!

**路** **华** 这是入家的习愤。

**陈** **喜** 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

路 华到了这儿，只好学着忍受点。

陈 喜 我看这是故意在破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名誉! **赵大大** 我去把她抓回来!

路 华 不要妄动。没调查清楚，我们这样做，反而会把事情

弄糟的!入城守则怎么学的?

〔通信员领着鲁大成、周德贵回来。

**鲁大成** 指导员，什么事? 路 华 有新任务!

**鲁大成** 好哇!上海解放，我正愁没仗打，舟山，还是台湾? 路 华 南京路!

**鲁大成** 什么意思?(看命令，失色)什么?叫我们站马路? 路 华 对，就在这儿站岗放哨，守卫大上海!

周德贵 (上前握住鲁大成的手)好极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鲁大成**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打仗在行，站马路，还是头一回 哩!

陈 喜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解放，当然要由我们来站几 天，看看大上海到底是什么玩艺儿!

**鲁大成** 你少啰嗦，(示命令)这是叫你来看玩艺儿的? 〔战士甲奔上。

**战士甲** 报告!在阴沟洞里发现一个青年学生。 路 华 人呢?

**战士甲** 来了。

〔战士抬一副担架上，林媛媛跟在后面。 **周德贵** (上前)阿男，阿男!

**童阿男** (苏醒)周老伯!……那个特务……马处长……把我

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昏迷) 路 华 赶快送医院!

〔战士甲、乙护送童阿男下。林媛媛跟下。

周德贵 连长，指导员，那个马处长，就是当年在南京路上杀 害阿男父亲的凶手。现在，他又在南京路上潜伏下 来了!

**路** **华** 同志们，看来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哩!胜利了，

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鲁大成** 有党的领导，有工人阶级的支援，站就站，走!

**赵大大** 上哪儿?

**鲁大成** 我说你跟我一样，脑子里是少根弦儿嘛。站马路!

〔他们迎着朝霞，朝着欢迎的腰鼓声走去。

**——幕** **落**

**第** **二** **场**

南京路。

华灯初上。

〔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海报《白毛女》和美国 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门口附近， 一阵腰鼓声过去。

〔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

〔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 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 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阿 荣 夜报看哦!要看到美国赤佬在吴淞口吃败仗；要看 到解放军演出《白毛女》,要看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夜报来哉!要看到游园会今朝 开幕有特别精彩节目，欢迎参观，欢迎白相……

非 非 (在阴暗处)影戏票要哦，《出水芙蓉》;画报要哦，好 莱坞明星照片；夜总会，买一送一……(见阿荣，伸出 手指，弯了弯)晚报!(见阿荣过来)共产党给你多少 钞票?

〔阿荣无意理睬。

非 非 (拦住)今朝晚报，我统统包销!

**阿** **荣** 滚开!

非 非 看见吧，(拍拍钞票)钞票!

阿 荣 (推开)送给阎罗王去吧!(走) 非 非 晚报!我要看好莱坞消息。

阿 荣 你听好：(大声)要看到美国赤佬吃败仗，要看到解放 军演出《白毛女》,要看到游园会有特别节目……

〔非非捏拳，无可奈何。阿荣高喊过去。 〔 老七奔上 。

老七 非非，不妙，解放军把住游园会门口，混不进去! 非 非 看我的，摆点噱头嘛!

老 七 不行，碰着一张熟面孔，真见鬼，万万没想到，塞进阴 沟洞里的小赤佬爬出来， 一跃变成解放军了。就是 他在游园会门口站岗!你看，过来了!

非 非 (起腿)阿哥，你让我走吧!

老 七(抓住他)挡一挡，我去和老开碰碰头。今晚非把这 个小赤佬扳掉不可。不然——

〔见阿男着解放军军装追来。老七溜走。

非 非 (嬉笑迎上)解放军同志，敬礼!你们赶走了外国赤 佬，消灭了反动派，替我们上海人出了口气，你们劳

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吸支烟。 〔童阿男将非非推开。

非 非 (迎上)请接受我对你十二万分的敬意!(塞过去两 张电影票)好莱坞的，我请客。还有明星照片，(照片 在阿男眼前一闪一闪)背后还有歌曲。(扭动身腰， 唱起黄色歌曲)

童阿男 好极了，跟我走一趟!(一把抓住非非衣服) 非 非 自己人，这算啥?!

**童阿男** 这张传单，谁撒的?(示手中传单)

非 非 什么?传单?(念)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请当心! 哎呀，我不知道!

**童阿男** 刚刚从你跟前跑过去的人呢?戴鸭舌帽的? **非** **非**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童阿男** 不要装佯!你当我这个解放军是洋盘?走!你们是 穿连裆裤的!

非 非 同志饶命!不是我，是他。(遥指)喏，那边 —

〔童阿男一回头，非非脱手逃逸。 声 “童阿男!”

**童阿男** 有，班长!等一等，我去对过跳舞厅去抓个阿飞。 **赵大大** (一 怔)什么,跳舞厅?阿飞?回来!这个浪荡兵!

〔赵大大正欲转身，两个修女悄悄走来。见赵大大， 忙站住。赵大大见修女打扮，愕然。手摸枪托。两 个修女见状失色，忙掉头走。赵大大松了一 口气。 修女见他无所作为，便从他身后飘然而过。边走边 向赵大大划十字，彬彬施礼后，匆匆跑走。

〔卷发女人抱着大包小包礼物走过，见赵大大，向她 身旁男人示意。

**卷发女人** 啃，这个兵，好黑!咯咯 ……

〔回头，向赵大大献上一只小狗熊。不在意， 一个 小钱包落地。

**赵大大** 回来!(还小狗熊，挥手)去吧。 卷发女人 啃，这个兵好厉害啊!(下)

〔赵大大转身，见地上钱包，捡起。 赵大大 喂，喂……

〔“夜来香要哦!”“买夜来香!”卖花的大辫子小姑娘

阿香，走近赵大大身旁，拦住他的去路。

阿 香 夜来香，要吧?(赵大大躲开)请赏光，买一支吧! (赵大大背身)花是香花，你看看，有白兰花，栀子花， 茉莉花，黛黛花，还有夜来香。请你随便拣一支吧! 不相信，你拿一支回去，放在房间里，插在枕头旁边， 到夜里保你特别香。你太太一定喜欢!

**赵大大** (不知所措)小大姐，你，你站远些好不好!

**阿** **香** 不要你钱，你闻闻好吗?(把花送到赵大大面前) **赵大大** 走开!(捂鼻)

阿 香 唉!解放军同志，做好事，买一支吧!你能买我一支 花，就叫我阿香少饿一顿饭，少挨一顿打。你不晓得 我卖花的苦衷，我是借了印子钱来做生意的。家里 妈妈还在等我回去开伙仓，难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 一个卖花的阿香吗?

〔赵大大给她说得有些同情了。

**阿** **香** 买一支吧!(上前将花向赵大大军衣小口袋插去)

〔这时，镁光灯一闪，一美国记者持照相机过来。那 记者若无其事。镁光灯又是一闪，操英语说：“谢 谢!”扬长而去。

**赵大大** 回来，不准跑!(正欲追去)

〔非非伪装醉汉，跨狐步，摇摆过来，直向赵大大身上 撞去。赵大大推开，非非就势倒在地上。

赵大大 (边把非非扶正，边喊着)抓住他!抓住他! 〔谁知赵大大刚撒手，非非复又倒向他怀中。

〔其时，童阿男追来。 **童阿男** 班长，出什么事了?

**赵大大** 快上去把那个外国记者捉住，把照相机缴下来!

**童阿男** 班长，这就是那个阿飞! **赵大大** 快去，他对准我拍照!

**童阿男** 是!哈罗!(追去)

**赵大大** (不解)阿飞?阿飞? … …

非 非 ……对，我姓非，叫非非。我是码头工人。

**赵大大** 码头工人?(同情地)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夫 上 )

非 非 谢谢，今天解放了，我心头痛快，喝了几盅。真是这 个……(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赵大大** 快拉走!把他送到家里! 非 非 再见 … …

〔非非向赵大大，一个立正，又一个飞吻：“格得拜!” 三轮车夫拖非非下。

〔童阿男推记者上来，后面跟着看热闹的。

**童阿男** 走!堂堂美国记者，偷偷摸摸做啥!班长，是不是 他?

**赵大大** 是他。把照相机交出来!

**记** **者** 你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外国记者要照相机!这是违 背国际公法的。你知道吗?

**童阿男** 公法?现在是什么皇历?此地是什么地方?难道还 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谁叫你胡乱拍照!你这是 破坏我们军事岗哨，破坏我们游园会!你该当何罪? 〔 群众哄然 。

记 者 什么?游园会?笑话!我奉劝诸位，这完全是骗人

的把戏!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洗脑筋 …… **赵大大** 住口!

记 者 你们的民主呢?自由呢?可怜，连一个人说话的权

利都给剥夺了!

**赵大大** 现在，就是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记** **者** 我要控告!向联合国控告!

**赵大大** 联合国?哈哈!新鲜!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哩! **童阿男** 照相机拿来，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端正枪柄)

**记** **者** (愕然)怎么?你们要开枪?要用武力?你们的约法 八章到哪儿去啦!我希望大家说句公道话，我希望

今天在南京路上能听到真正自由的声音! 〔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拉赵大大到一旁。

**戴眼镜的** 适可而止吧!美国人不好惹。现在贵军解放上海

之初，立脚未稳，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

卖冰淇凌的 (身穿美女牌冰淇凌背心)喂，眼镜朋友!不要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吧!胆子放大些，走开

点!天塌下来有解放军顶着! **群** **众**·还有我们上海人。

〔一位资本家在提心吊胆。

**资本家** 不要闹僵了，上海滩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不 做生意，上海人吃什么?

**卖冰淇凌的** 放心，要饿，不会饿到你们这帮资本家头上的!

**资本家** 我是替大家担心，再闹下去，上海滩真要坍了!

〔周德贵背着修电灯的工具包，由人群中站出来。

**周德贵** 怎么?上海滩要坍? **童阿男** 周老伯。

**周德贵** (走近戴眼镜的)看样子这位是好心肠的先生，这位 是大老板是吧?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吃一条黄浦 江的水对吧?那么在外国人面前，枪口为啥要对准 自己人?胳臂为什么要朝外弯?我们上海人，过去

在这些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做牛做马有百多年 了，对吧?今朝我们解放了，对吧?站起来了，对吧? 那么把胸脯挺起来!把奴隶腔收起来!拿出中国人 的派头来!只要我们大家团结牢，上海滩就决计不 会坍!美国狼，快滚蛋!

〔群众呼应 ……

**童阿男** (挥舞拳头，唱起)“团结就是力量”……

〔于是，歌声的浪潮把美国记者包围起来。

周德贵 (走近记者)记者先生，听听，南京路自由的声音! 〔记者走投无路，到处受到歌声的撞击，没有办法， 只好举起双手，走到赵大大和童阿男跟前。

记 者 请你们维持秩序!(献出照相机)其实，我们之间完 全可以和平解决。

**赵大大** 走!上军管会。

**记** **者** 军管会?我没兴趣。

〔歌声又起。 记 者 走吧!

**赵大大** 去哪儿? 记 者 军管会。

**童阿男** 那个阿飞呢?

**赵大大** 送他上三轮了!

**童阿男** 哎呀，他们是联党的呀!

**赵大大** 是吗?哼!你注意岗哨，我就回来，走!(押记者)

**记** **者** (走，又回身)解放军先生，请你们不要得意，你们可

以红的进来，但是，不出三个月，就叫你们趴在南京 路上完蛋!

〔记者狼狈而下，人们笑声四起。

卖冰淇凌的 喂!美国赤佬，棒冰来哉!(一支棒冰朝美国人 掷去)

周德贵 各位，游园会快开幕了，请大家入场吧! 〔人们涌向游园会去。

童阿男 (上前)周老伯，你的话说得太好了!

周德贵 阿男，当心，敌人一心一意想破坏我们的游园会，我 们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童阿男 是，到我们连去坐坐吧!

周德贵 不了，电灯厂派我到游园会值班，怕今晚线路出毛 病。再见!(下)

童阿男 再见。

戴眼镜的 (擦去头上的汗珠，上来拍拍童阿男肩膀)小战士， 好险哪!

他的夫人 怎么,游园会还去吗?

戴眼镜的 唔，应付应付吧!免得叫共产党难堪。(下) 资本家 我看美国人的话有道理。

他的太太 听说白毛女真怕人，是个鬼魂!还是去看《出水芙 蓉》吧!

资本家 对，美国人回来，不好办。向后转! 童阿男 喂!你这算什么话?

资本家 对不起，你我桥归桥，路归路，大家不来去。(下) 童阿男 我看美国人的阴魂附在你身上了!

〔曲曼丽拎着腰鼓，挽着罗克文一路找上来。 罗克文 曼丽，你说媛媛在哪呢?

曲曼丽 走吧，刚才还和我在一起打腰鼓的。 罗克文 她天天在打这个……腰鼓!

曲曼丽 回头她还要去游园会参加演出《白毛女》呢!……

**罗克文** 赶快找她去。(由小口袋里取出小木梳梳头，不小 心，两张入场券落地)

**童阿男** 喂，入场券掉了。(拾起入场券)

**罗克文** 对不起，我没兴趣……原来是你?……嗨，没想到

(摇头)当兵了?可惜!(走) **童阿男** 回来!

**罗克文** (习惯地举起双手)你，你 …… (又放下手) **童阿男** (命令地)拿回去!

**曲曼丽** (接过入场券)我看你啊，思想真有点落后。走吧! (挽克文下)

〔林媛媛手上拎着一只腰鼓，由一边走来，见童阿男， 轻步走到童阿男背后，将童阿男手中晚报抽去。

**童阿男** (转身)媛媛。

**林媛媛** (热烈地与童阿男握手)想不到，你也是个解放军了。 让我仔细看看，真好看!

**童阿男** 林媛媛，马路上不要这样!

**林媛媛** (笑)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 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童阿男** 我也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我想，你现在是个大演员

了，名字也登报了，还会认识我这个当小兵的童阿男 吗?

**林媛媛** 别刺人好吧。(低下头来)我现在不过在《白毛女》里 客串，跑跑龙套，合唱合唱。

**童阿男** 报上不是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游园会的独唱表演么? **林媛媛** 那是在闭幕式上。反正也没什么了不起。

**童阿男** 可是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们的演出很重要，连我们 解放军也在为你们出力。

林媛媛 是吗?

童阿男 当然啦!

林媛媛 那你肯来看我们的演出吗?今晚是开幕式，据说市 长也要来，我心里很紧张。阿男，你来好吗?(见童 阿男犹豫)你来我会好些。

童阿男 我很想来，不过现在我有任务! 林媛媛 什么任务?

童阿男 替游园会站岗放哨。

林媛媛 我们就在游园会里演出，看看戏又有什么?走吧! (拉童阿男膀子)

〔罗克文迎面走来，曲曼丽隐去。 罗克文 媛媛!

林媛媛 表哥? 〔 静 场 。

罗克文 媛媛，你跟我回去。媛媛，你听见没有，姑妈在等你! 林媛媛 等我演完戏再说。

罗克文 我反对你参加这种演出，这不是歌剧，不是音乐，是 一种胡闹!

林媛媛 (着急)表哥，你不要说了好吧!

罗克文 我要说，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 是……

童阿男 (大声)住口!罗克文!你不要做美国人的应声虫! 罗克文 什么?你 … … 我不想辩论!(挽住林媛媛膀子)媛

媛，你醒醒吧，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就完了! (拉林媛媛走)

童阿男 不准你拆台，你想破坏游园会么?你这样做，小心上 敌人的当!

〔林媛媛抽出手来躲到阿男身后。

罗克文 什么?你居然和他站在 一 起!(抱头)我找姑妈去。 (奔下)

林媛媛 表哥，你等等，你回来……(惊慌起来)阿男，你看怎 么办?

童阿男 (决然)挺起胸膛，参加游园会的演出。

林媛媛 那你送送我，我还没吃晚饭哩。 童阿男 好 !

〔陈喜走来。

童阿男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约我。 陈 喜 谁?

林媛媛 排长，你好!(鞠躬) 陈 喜 哦，我们见过。

童阿男 排长，她 …… (缺乏勇气)

林媛媛 (连连点头)我……我想 …… 陈 喜 什么事?尽管讲吧。

林媛媛 我想请阿男陪我吃点晚饭，然后送我去游园会演出。

陈排长，你同意么? 陈 喜 (对阿男)你看呢?

〔阿男丢个眼色给林媛媛。

林媛媛 同意吧!你能同意，那真是莫大的幸福。 陈 喜 既然如此，只好同意喽!

林媛媛 (雀跃)你真好!谢谢你。(握手)

陈 喜 (向阿男招招手)过来!帽子戴正，风纪扣扣好。你 是个解放军，大方些，别叫上海人笑话!要钱用吗?

林媛媛 不需要 …… 陈 喜 小心影响!



**童阿男** 是 !

**林媛媛** 谢谢排长。

〔林媛媛挽童阿男下。

〔曲曼丽注视着他们的背影走去，未提防碰上陈喜。 曲曼丽 (马上应付)陈排长，你好!(热情握手)不认识了?

我是中华的，庆祝“七一”大游行，我们在一起搞过宣 传，你还到我们学校做过报告，讲过故事，忘了?

**陈** **喜** 记得记得，可惜把名字忘了。 **曲曼丽** 我叫曲曼丽，你有本子吗?

**陈** **喜** 有。(掏出本子，曲曼丽为陈喜签名)

**曲曼丽** 今晚游园会，我们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 **陈** **喜** 我不会跳舞。

**曲曼丽** 随便得很，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有表演的，有讲故事 的。我们欢迎你再去讲故事，好吧?你能去，那一定 增加许多光彩!

陈 喜 (笑笑)是吗?

曲曼丽 当然喽，来吧，这是你们宣传教育的好机会，难道你 愿意错过吗?

陈 喜 好吧!

**曲曼丽** 热闹得很，还有电影明星呢!我在门口等你。(一扬 手)一会儿见!(下)

陈 喜 再见!(也下意识地跟着扬了扬手) 〔通信员上。

**通信员** 三排长!有人来看你。 陈 喜 谁 ?

**通信员** 嫂子，春妮儿。(招手)老班长。

陈 喜 咋呼什么!就说我不在这儿，叫她去连部。

**通信员** (一把抓住陈喜)什么话，媳妇来了不接接，瞧你还害

羞呢!(喊)老班长，三排长说他不在这儿。 陈 喜 你干什么 ……

〔炊事班长洪满堂(人们叫他老班长)挑着一副菜担， 领着春妮走来。春妮手上拿着一根支前扁担和一个 红布包袱。

**洪满堂** 喜子，谁来啦?瞧你们俩，还不好意思哩，过去! 〔通信员噗哧一声。

陈 喜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正规些好吧! 洪满堂 唔?倒怪严肃的!

陈 喜 本来嘛，这么多眼睛在瞅着咱们。(走近春妮)你，你 来了，来干什么?(春妮低着头)

洪满堂 废话，来干什么还用你问!来相你的!(春妮含羞地 笑笑)

**陈** **喜** (着急)别嚷嚷好吧，小心影响!(走近春妮)你拿根 扁担干吗?扑扑楞楞的，打着人怎么办?

洪满堂 干吗?人家是支前模范，上海解放有她一份功劳! 扁担还没有放下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春** **妮** 大叔，别说啦!

**陈** **喜**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洪满堂** 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去逛逛大上海。

**陈** **喜** 我带班。

**洪满堂** 我准你假。

**春** **妮**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他的工作。 **洪满堂** 这么说，倒是我老头儿错了?

**春** **妮** 大叔，别说啦!

陈 喜 老班长，别叫我为难。

洪满堂 不成，千里姻缘，我引的钱，到了还是我不对。 春 妮 大叔，别生气嘛。

陈 喜 敬礼，好吧。(护送他们走去)

〔阿香喊着：“阿男，阿男!”奔上。见童阿男不在，又 奔向游园会门口。

〔赵大大回来。阿香又急忙奔回。

**阿** **香** (见赵大大)解放军，请问阿男呢?我有要紧事找他

商量，他在哪儿? **赵大大** 你是他什么人? **阿** **香** 我是他姐姐。

**赵大大** 他在游园会门口站岗。 **阿** **香** 他不在了。

**赵大大** 不在了?(看望)

**阿** **香** (默然泪下)解放军，(向赵大大猛然跪倒)请你救救 我吧，救救我吧!

**赵大大** (忙扶着)什么事?站起来说。

**阿** **香** 印子钱，今天期满，有人在追我，逼我，打我……

**赵大大** (见阿香口角淌血，忙拉起)你起来，有我在这儿，谁 敢打!

〔老七又换了装束上。

**老** **七** 同志，你好!这是我的家务事，请原谅。 **赵大大** 家务事?她是你什么人?

**老** **七** 我家老板的干女儿。(对阿香伪善地)阿香，过来，过 来，来，肚子饿了吧?阿哥陪你去，老板在旅馆里等 你吃晚饭。

阿 香 我不饿。(不断地抖索)

老 七 不要怕，过来，老板那儿我多说两句好话。印子钱我

去替你垫，只要你把那个人找来，一切都好说。(一 把抓住阿香辫子)看你往哪儿跑!(一掌把阿香打倒 在地，再打……)

**赵大大** 不准动!(推开老七)再动老子揍死你!

老七 好，好!今天看在这位解放军面上，饶过你。阿香， 你心中有数!(速去)

**赵大大** 小大姐，过来。(给阿香手巾，抹去口角血斑)他到底 是你什么人?对你为什么这么狠?

〔阿香失声悲泣。 赵大大 告诉我赵大大。

阿 香 不能说，实在一言难尽……

赵大大 你说好了，没有你弟弟，我照样替你报仇。 阿 香 (摇摇头)我怎么能连累你同志呢!(走) 赵大大 上哪去?

阿 香 找弟弟。

赵大大 等等。(从口袋内掏出一手绢包，塞在阿香手里)这 钱，你先拿去用。

**阿** **香** 我不能要。 **赵大大** 拿去吧!

**阿** **香** 这 …… (欲跪) **赵大大** 去吧。

〔赵大大目送阿香慢慢走去。

〔《白毛女》中喜儿“北风吹，雪花飘”的歌声，轻轻传 来。

〔赵大大带着愁闷的心情向前走去。陈喜上。 **赵大大** 看见阿男没有?

陈“喜 陪女同学吃晚饭去了。

赵大大 陪女同学吃饭?还了得，非关他禁闭不可!(拔腿) 陈 喜 回来，马路上小点声好吗?是我批准的。

赵大大 能准吗?排长!

陈 喜 你呀，脑子里少根弦，领导上海兵就得放灵活些，得 讲究点情面，大炮筒子不能解决问题!

赵大大 我，我还有意见哩! 陈 喜 有意见回去提!

赵大大 是!我带班去。

陈 喜 算了，黑不溜愀的，靠边站站吧!

赵大大 (扭头走去，见鲁大成、路华过来，敬礼，闷头下)

鲁大成 (目送赵大大走出)什么意思?陈喜! 陈 喜 有 !

鲁大成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

陈 喜 情况?没啥，一切都正常。

鲁大成 照你看，南京路太平无事啰? 陈 喜 就是，连风都有点香。

鲁大成 (惊讶)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陈 喜 (嘟哝)风就是有点香味!(走去) 鲁大成 你!你 … …

路 华 (自语)连风都有点香…… 鲁大成 不像话!

路 华 是啊!南京路上老开果然可恨。但是，可恼的倒是 这股熏人的香风!

鲁大成 这种思想要不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呆! 〔爵士乐声荡漾，霓虹灯耀眼欲花。

——幕落

**第** **三** **场**

当 晚 。

部队驻地。

〔只见一幢洋房，院落幽静。

〔背景中霓虹灯光仍隐隐显显，乐声恼人。 〔黑影中，赵大大在蒙头睡觉。

[路华打着电筒走来，手电光落在赵大大床头。鲁大 成跟上。

路 华 谁?大大吗?赵大大! 〔赵大大不作声。

**路** **华** 睡觉不把鞋脱了，也不把被盖好啊?(动手为他盖 被、脱鞋)

**赵大大** (突然坐起)指导员，我睡不着!

**路** **华** (开灯)你，你怎么啦?(摸赵大大上额)不舒服?手 有些凉，是不是病了?

**鲁大成** 我叫卫生员去。

**赵大大** (激动)指导员 ……

**路** **华** 怎么?出什么事了?赵大大，你尽管说。

**赵大大** 让我到前方去吧!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南京路我不 想呆!

**路** **华** 为什么?

**赵大大** (不服气的口吻)我……脸黑!

鲁大成 脸黑?脸黑就不能站岗，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 算个什么问题?(走出，到窗口又探出头来)脸黑怎 么的?脸黑说明你行军打仗太阳晒的，说明你健康， 光荣!(下)

**路** **华** 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挺胸前进的，到南京路反 倒垂头丧气了?

赵大大 我有气!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简直乱七八 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 了?别说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呢!没有我这

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上也嫌我脸黑! **路** **华** 谁说你脸黑?

赵大大 排长，说我是大炮筒子，童阿男这个上海兵我不会 带。刚才他和女学生去上馆子，我反对，可是排长他 反批评我脑子里少根弦!

路 华 嗄!怪不得童阿男这么晚还没回来，是他批准的。

**赵大大** (点头)今天晚上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我带班，可排长

说他要亲自出马，说：“你黑不溜愀的靠边站站吧。” **路** **华** 连部今晚不是准他假了吗?不准他去!

**赵大大** 他说有政治任务，讲故事。 〔通信员上。

**通信员** 指导员，你的房子腾出来了，也打扫好了。 **路** **华** 床呢?

**通信员** 都安置好了，是老班长亲自动手的。指导员，你房让 了，床也让了，你自己怎么办?

路 华 · 哪儿都可以。今晚把我的铺就统到这儿来。赵大

大，怎么样?今晚我们俩做伴儿，欢迎吗?对了，小 鬼，我们把三排长的被子抱过去。回头你再去找找 童阿男。看见三排长叫他回来休息。

〔路华和通信员把陈喜的被子、洗脸用具抱走。 路 华 赵大大，等着啊，我一会儿就来啊!(下)

〔陈喜唱着小调回来，掏出一双花花袜子，解绑腿。 **赵大大** (跃起)别唱了好吧!再唱，脑壳都要炸了!

**陈** **喜** (笑笑)你这个人啊，脑袋瓜子就这么古板，怪不得上 海人见你就有点怕。(又唱起来)

**赵大大** (耐住性子)排长，我，我有话想和你拉拉。 **陈** **喜** 有话改天再拉吧!

**赵大大** 不成，我憋不住了，要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陈** **喜** 你呀，部队到了南京路，就算你的意见多，什么事总 不顺眼，这还行吗?

**赵大大** 指导员说了，今晚要你在家休息，我去带岗。

**陈** **喜** 行吗?这种场合，算了，还是靠边站站吧!唔? **赵大大** 什么?(立刻叠被子，打背包)

**陈** **喜** 打背包干啥? **赵大大** 上前方!

**陈** **喜** 谁批准的?

**赵大大** 报告已经送给连部了。

〔陈喜听了心不在焉，走向内室。 〔院子里传来敲门声。

陈 喜 (在内室)谁?赵大大，去看看。

〔大大放下背包，出门一看是阿香，十分诧异。 **赵大大** 阿香? ……

阿 香 阿男在吗?

**赵大大** 他还没回来。 **阿** **香** 那，我走了。

**赵大大** 什么事?和我说一样。要不等他回来，叫他去看你。 **阿** **香** 来不及了，同志，钱，你拿回去吧。

**赵大大** 为什么?

**阿** **香** 我用不着了。

**赵大大** (一把抓住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说吧! **阿** **香**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能出来一下吗? **赵大大** 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阿香出院子，赵大大回宿舍背枪，随去。陈喜拎着 一双老布袜子出来。

**陈** **喜** 唉!再见了。

〔布袜扔出窗外。洪满堂走过院子，捡起袜子，扔进 屋里。

陈 喜 (见袜)怎么,还不愿走?好，靠边站站吧!

〔袜子扔至角落，拿过小镜子梳头。 〔春妮上，双手捂住陈喜眼睛。

陈 喜 谁?一定是春妮!松手，松手嘛!别打打闹闹的，给 部队见了多难看!瞧，有人来了。

〔春妮夺下陈喜手上的梳子，藏在一边。

陈 喜 给我，快给我!你还这么淘气，看你还跑。(追) 春 妮 坐好，不准动!

〔陈喜无奈，端正坐下。

春 妮 (走近)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两年前，就是 今天，我们在干吗?

陈 喜 干吗?我在干民兵，你在闹支前。 春 妮 还有，想想看?

**陈** **喜** 忘了。

**春** **妮** (刮了陈喜一下鼻子)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 里干什么?

陈 喜 (似乎记起来)唔，我们今天成的亲。

春 妮 (甜蜜回忆)那天晚上，我们俩也是面对面坐着，没有 一句话，可心里感到多么高兴。第三天，天刚蒙蒙 亮，我就送你参加了部队。自那以后，心就跟着你走 了……你倒好，一过江，信也不写了……

陈 喜 人家忙嘛。

**春** **妮** 再忙，写信的时间总有的，托人带个口信也好呀!这 颗心，跟着你担了多少惊怕!(过分激动，泪珠滚出)

陈 喜 你看你，别这样，叫人家看见!

春 妮 我高兴。喜子，今晚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陈 喜 要去，这是任务。

春 妮 不能带我去看看?

陈 喜 你?我一个解放军，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 像话吗?

春 妮 (觉得陈喜讲的字字有道理)别怪我，喜子。见了你， 一步都不愿离开。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喏，把 这两个鸡子揣着，饿了好垫垫饥。(将鸡蛋往他新军 衣口袋中塞)

陈 喜 (忙躲闪已来不及了)你看，你看，把新军装给弄脏 了。(将两个鸡蛋掏出扔在桌上)

春 妮 (忙用绣花手绢给他揩拭军衣)看!干净了吧? 陈 喜 (闻闻手)糟糕，手上也有味了!

〔春妮用手绢替他揩手。

春 妮 哟，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给陈喜手绢)把它带

着。

陈 喜 算了，够腥的了。(将手绢丢一边) 春 妮 好，都怪我!(瞅他一眼)

〔游园会里的乐声阵阵传来。 陈 喜 糟糕!(急不可待)

春 妮 (见陈喜衬衣破了袖子)看，我不在跟前，就不知道照 看自己。来，缝两针。

陈 喜 算了，没时间了。

春 妮 几针就行了。(捡起他床上的绣花针线包)这还是我 给你的针线包?一直带在身边?

〔陈喜点点头，春妮满意地看他一眼。替他缝袖子。

陈 喜 春妮。 春 妮 嗯?

陈 喜 你出来一直没有回过家? 春 妮 没 。

陈 喜 你不想妈妈? **春** **妮** 想 。

陈 喜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春** **妮**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一切听你 的。

陈 喜 情况你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 **春** **妮** 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想看看你就走，可又好

像有许多话要说。 陈 喜 什么话?说吧。

春 妮 守着你，又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说。(笑了) 陈 喜 春妮，我看你明天就走吧，好不好?

春 妮 你这话是真的?

陈 喜 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

我回家看你。

春 妮 喜子，你，你…… 陈 喜 就这样，好吧!

〔游园会乐声在催促。

陈 喜 不行，我要走了。(站起来) 春 妮 你等等。(跟着站起来)

陈 喜 来不及了!(一把将线扯断)

春妮(提着断了的线和针，黯然)你……陈喜!

陈 喜 (停步，回头)春妮，怎么啦?我句句都是好话，我不 能上哪都把你带在身边，特别在大庭广众面前。不 回去，你在屋里待着，可别上街，好吗?瞧你，别生气

了。我就回来!(招招手)回头见!(下) 春 妮 陈喜! …… (捂脸扑到陈喜床上)

〔路华抱着一床军用被子回来。见状，沉重起来。捡 起鸡蛋、手绢，走到春妮跟前。

路 华 怎么?春妮 … … 春 妮 (抬头)没啥。

路 华 两口子吵嘴了?是不是他欺负人?

〔沉默片刻。老班长走过院子，停立。 春 妮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路 华 (解说)陈喜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倘若他有不

是的地方，别在意他。他的心对你还是好的。 春 妮(将针线交给路华)你看，他把线扯断了!

路 华 (愕然)什么 ……断了?是真的?他人哪?

春 妮 到游园会去了。

路 华 (起来)我找他去。

春 妮 指导员，不要去，别妨碍他工作。

路 华 (回头)万万没想到。春妮，别难过。

春 妮 我不难过，我担心他……指导员，你和他很要好，在 你给我的信里经常表扬他，你告诉我，你很欢喜他， 他聪明、能干、战斗勇敢、做事伶俐，而且还是个好党 员。这些我都相信，我春妮但愿他，别辜负党对他的 培养。

路 华 春妮，你也是个好党员。我老实告诉你，陈喜的情况 我们本来有些了解，在他思想深处隐藏着虚荣、爱面

子的毛病。但不知来得这么凶，露得这么快 …… 春 妮 好了，指导员，(把针线包交给路华)这，交给你。

路 华 (接针线包)要走?你不能走。你走了，比打我骂我 还狠!

春妮，你不能走!

〔春妮忍住泪，咬着下唇，低着头向外走去。洪满堂 手持旱烟管走来，春妮见他，又走回。他们三人低头

不语，只听得老班长的旱烟管滋拉作响。 〔鲁大成怒气冲冲上。

鲁大成 老路，刚才我到各班去转了一圈。 一、二排情况不 错，你看，一排的决心书，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可倒 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要求离开南京路!还有童阿 男，跟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些

兵，这……都是些什么兵! **洪满堂** 这儿还有个好样的呢!

**鲁大成** 什么?(费解)

**洪满堂** 陈喜嫌春妮跟不上趟了! **鲁大成** 啊 ?

**洪满堂** (捡起老布袜)瞧，甩啦!

**鲁大成** 好哇!(接过布袜)香风吹进骨髓来了!(把布袜装 进兜里)他人呢?(走)

**路** **华** 连长，别走，我们三个人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支委会。 **鲁大成** 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先把陈喜找回来整他一顿。

通信员，通信员!

**路** **华** 连长，整一顿，怕不解决问题吧?

**鲁大成** 任务这么紧，凭他胡闹下去，三排非趴在南京路上不 可!(对路华)这些人早整一顿早好了，都是叫你惯

的!

**洪满堂** 连长!

**春** **妮** 同志们，都怪我春妮不好，叫你们大家不和睦。(走) **路** **华** 春妮。

春 妮 (回头)我看清楚了，这里工作很重要，像在前线打仗 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工作，一定像过去

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奔下) 〔 沉 默 。

**洪满堂** 就让她这样走了?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 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 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怎么都不吭气 啦?搭拉着脑袋干啥?不然向上级打个报告，要求 把我们这伙人撤下来吧……

鲁大成 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激奋起来)我 当班长的时候，你就是个老兵，我们这个连的底细， 你还不清楚?你说，我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炮弹 没挨过?什么阵地没守过?撤退?不错!原先叫我 们站马路，我思想没扭过弯来，可是，既然来了，钉子

|  |  |
| --- | --- |
|  | 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党和上级领导，打不退这 股资产阶级香风我就不姓鲁! |
| **洪满堂** | 对啦，这我就放心啦!  〔童阿男越墙进院子，见室内有人说话，站住谛听。 |
| **鲁大成** | 我的意见，要打退这股香风，先把童阿男遣散回家， 不然部队有危险，说不定陈喜就是给上海兵带坏的! |
| **路** **华** | 上海兵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新鲜血 液，个别有缺点是难免的。 |
| **洪满堂** | 怎么说人家是个新兵，又是个孩子，还是苦人家出 身。 |
| 鲁大成 |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上的 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这些资产阶级女学生一块 儿混?趁早送走，免得影响大家! |
| **洪满堂** | 送走阿男，我反对!我的意见，先把陈喜找回来好好 整 一 顿! |
| 路 华 | 遣散回家，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童阿男是我们的 基本群众，他不被我们争取改造，就要被资产阶级争 取改造，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童阿男，说明我们在南 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打思想仗，不能简单化。好 在问题刚刚露头，防微杜渐不算晚。咱们按照毛主 席的指示做，发扬三查三整精神，借借东风，从阶级 教育着手，来个敌前练兵，怎么样?我看马上行动起 来，老洪去劝劝春妮，连长去找陈喜，我去找童阿男， 嗯? |
| 鲁大成 | 好吧! |
| 洪满堂 |  |
|  | 〔通信员上。 |

**通信员** 报告，童阿男没找到!(悄悄走近鲁大成)连长!赵

大大叫一个大辫子给拖走了! **鲁大成** 你胡扯什么?他会干这种事? **通信员** 真的。不信，你去看。

**鲁大成** 乱了套了，带我走!(走进院子，见一个黑影)谁? **童阿男** 报告，童阿男!

**鲁大成** 你不错呀!肯回来!(耐住性子)好了，进屋吧，伙房 给你留着饭。

**童阿男** (解释)一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吃晚 饭，把她送进游园会，我又不好推辞!

鲁大成 不好推辞就不推辞了?你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 穿上军装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就要懂得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就不能打胜仗……

**童阿男** 连长，何必大惊小怪呢!我不过到国际饭店吃吃而 已!

**鲁大成** 嗬?好大口气，到国际饭店吃吃，还“而已”?国际饭 店是咱们去的地方吗?

**童阿男** 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得，为什 么我去不得?

**鲁大成** (被问得一时难以回答)嗬，了不起!还一大套呢! 你是来革命的还是来和人家比享受的?

**童阿男** 革命 — — 当然啦!(嘟哝地)连国际饭店都不能去 啦?!

**鲁大成** 好吧，你去得。国际饭店、咖啡馆、跳舞厅，你都去

得，你去吧!你呀，好好想想吧，这样下去怎么配穿 这套军装!(与通信员下)

**童阿男** (愕然)怎么,不要我了?开除了?(进屋，遇见路华)

指导员，我走了。 **路** **华** 你往哪去?

**童阿男** 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感情地) 你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还会回来。再见!

**路** **华** 站住!回来!

**童阿男** 唔，对了。(将搭在肩上的军装送到路华跟前)你的 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悄悄走去)

**路** **华** (愕然)阿男，你回来!老洪，把这套军装保存好。 (冲至门口)童阿男!……(下)

**洪满堂** 这，这说走就走啦!

**—** **—** **幕** **落**

**第** **四** **场**

林乃娴家小客厅。

〔沙发、钢琴。钢琴盖上放着放大的林媛媛相片、花 瓶；罗克文在弹琴，情绪似愤似泣。

〔林乃娴回来了。

**林乃娴** **克文，克文，罗克文!**

〔罗克文转身。

**林乃娴** 你倒轻松，一个人弹起琴来了。囡囡呢? 〔罗克文摇头。

**林乃娴** 我不是叫你到游园会门口去等她么?唉!你呀，真 是饭桶!怎么办，要是没有囡因，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解放军的文工团里我也厚着脸皮去过了! 〔罗克文抬头。

**林乃娴** (摇头)音息全无。告诉你，外面风声很紧，好像又要 打仗的样子。

**罗克文** 是吗?打就打吧!打得越大越好，最好把这世界打 个精光!

**林乃娴** 克文，你发疯了是吧!

**罗克文** 反正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安排的。它使我空虚，叫 我痛苦!它夺去了我心爱的一切!(垂头又弹琴)

**林乃娴** 你不要再弹了好吧!要弹死人啦!我给公安局打个 电话去。

〔曲曼丽上。

**林乃娴** 噢，曼丽小姐。 **曲曼丽** 林伯母，你好。

**林乃娴** 真是稀客，怎么有空来?

**曲曼丽** 路过，看见你们家还没有熄灯，我就闯进来了。密斯 特罗，这么晚了，还没回去睡觉。

**罗克文** 睡不着。曼丽，你来得好，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我觉

得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寂寞得很! **曲曼丽** 外面正下着大雨。

**罗克文** 我喜欢在雨里散步，把我淋个够，淋个痛快!

曲曼丽 你别小资产情调好不好?把你的罗曼蒂克调子收敛 收敛。你应该振作起来，跟上时代，不然真要请你去 改造改造。

**罗克文** 你?在学校里不过 … … 现在竟摆起革命家的派头

了!

**曲曼丽** 密斯特罗，何必呢?我不过是为你好，你是有希望

的。你是个艺术家，你要爱惜自己。我看你成天愁 眉不展，我心里也为你难过、担心。好了，别生我气， 我们还是好朋友，把手伸过来，我是来向你告辞的。

**罗克文** 上哪去?

**曲曼丽** 最近解放军在我们学校里招募女兵，不久我就要到 前线去。

**林乃娴** (大惊)是吗?你妈怎么舍得! **曲曼丽** 当然反对。

**林乃娴** 这样说，真要打仗啦?

**曲曼丽** 大家都这样讲，你们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林乃娴** (惊慌起来)我家媛媛怎么样?解放军会不会把她招 去?

**曲曼丽** 很难说。刚刚在游园会她和我商量过要到南京去， 投考军政大学；并且要和她另外一个男朋友一起去!

**林乃娴** 天啊!她走了没有?

**曲曼丽** 还没有。刚才我在马路上还看见她，那个男朋友还 在她身边!

**林乃娴** 克文!赶快!

**罗克文** 好的，找回来，我们马上动身去美国。曼丽，请你带 路。(挽曲曼丽下)

**林乃娴** 你们等等。胖妈，把囡因的雨衣、雨鞋拿来，还有羊 毛背心。

胖 妈 (上)太太，心放宽点，小姐会回来的。 林乃娴 不是你心上肉，当然说得轻巧!

胖 妈 现在世界不同了，有解放军，小姑娘不会出毛病的。 不像我小时候，在南京路上给人家拐去当养媳妇!

**林乃娴** 胖妈，政治方面闲话少讲讲好吧!我做人，向来是吃 饭困觉，不问天下大事的。(走)

胖 妈 噢，太太，有封信。(给信)

**林乃娴** (拆信，失色)胖，胖妈!(拎着信好似拎着炸弹一样) 胖 妈 太太，怎么啦?

**林乃娴** 信从哪来的?

胖 妈 一个戴大礼帽的人送来的。

**林乃娴** 这两天小心点，门窗关好，听说解放军要开走!

**胖** **妈** 恐怕是谣言吧? **林乃娴** 你懂啥，讨厌!

〔前门电铃响。 **林乃娴** 胖妈快去看看! 胖 妈 谁呀?

声 “我呀，胖妈，快来开门。快点!” 胖 妈 太太，小姐回来了。

**林乃娴** 快去开门，快点!(胖妈下。扪心自白)我的上帝!

(收拾东西)

〔少顷，林媛媛缓步走来。 **林媛媛** 妈，我回来了。

〔林乃娴不理。 林媛媛 妈，那我走了。

林乃娴 (忙回头)因囡，我的心肝，你不要再伤我的心了，好 吗?(拖住林媛媛)告诉我，你这一向在什么地方? 和什么人在 一起?在做什么?你是妈惟 一 的贴心 人，妈为了你，和你爸爸分开住，你不能再欺骗我了!

**林媛媛** 妈，你怎么啦?要是我有什么不轨的行为让天雷打 死!

林乃娴 (捂她嘴)别瞎说!看，身上淋得稀湿，赶快淋浴换衣 服。毛背心套上。

**林媛媛** 等一等。妈，你看谁来了?(向门外)你进来，来!

(拉童阿男进屋)

〔童阿男有些尴尬，林乃娴一惊。 **林乃娴** 是你?

〔童阿男扭头要走，媛媛上前拦住。

林媛媛 妈，你欢迎吗?是他送我回来的。我要他今晚在我 家住一夜，你同意吗?我想你会同意的，是吗?(停 顿，林乃娴不表示态度)不然，我送他回去。阿男，

走。

**林乃娴** 囡囡!

**林媛媛** 答应了?那请你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好吗? 〔林乃娴无可奈何，站起。

**林媛媛** 可怜的妈妈，去吧。 〔林乃娴被她推下。

**林媛媛** 阿男，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坐?(推童阿男坐 下)喏，吃糖。

**童阿男** 林媛媛!我好象在做梦，我走了!

**林媛媛** 你把我送回来，结果把我一个人留下，过意吗?你喜 欢听音乐吗?(童阿男点头)

林媛媛 (开收音机)梦幻曲……你听，静静地听，它会把你带 到银色的世界里去!唉，阿男!告诉你，我现在正走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想彻底离开这个家庭，游园 会，打腰鼓，我也觉得疲倦。你能再助我一臂之力 吗?

〔童阿男一时无从说起，苦笑。

林媛媛 真的，我能像你多好，当上解放军，背上枪，在南京路 上巡逻。特别是夜深人静，大地在沉睡，黄浦江水静 悄悄，只听见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在行进。阿 男!你在想什么?是疲倦了，还是不舒服?我送你 去休息好吗?

**童阿男** 媛媛，我想告诉你件事，我希望你给我力量。我已经

不是解放军了! **林媛媛** 真的?为什么?

**童阿男**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 〔静场。

**林媛媛** 你打算怎么办? **童阿男** 进厂，做工去。

**林媛媛**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童阿男点头)也好!那我们

到南京去! **童阿男** 做什么?

**林媛媛** 投考军政大学。

**童阿男** 投考军大?(一线希望)我够条件吗?

**林媛媛** 当然够。走吧阿男，现在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投 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你想，军政 大学，读书、唱歌、骑马、打仗……而且我们俩又在一 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童阿男** (握手)林媛媛。这是你的真心诚意? **林媛媛** 真心诚意。

**童阿男** 林媛媛，谢谢你给我指明了出路。

**林媛媛** 定了? **童阿男** 定了!

**林媛媛** 改天我来接你。(握手)

〔林乃娴上。

林乃娴 好了，该休息了!胖妈，带客人休息去。 〔胖妈带童阿男下。

林乃娴 囡囡，你与阿男到底是什么关系? 林媛媛 (想了想)朋友关系。

林乃娴 因因，我求你，听妈一句话，以后不要和他来往好吗? 不然我只好死在你眼前!

**林媛媛** 妈!你怎么啦?

**林乃娴** 你要知道，解放军在上海蹲不长，说是要拉女学生到 火线去开仗!

林媛媛 妈，这话是谁说的?

林乃娴 不用问，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和姓童的解放军来 往 。

林媛媛 好。那你答应我一件事，你给我一笔钱，明天送他到

内地去。 林乃娴 为什么?

林媛媛 他现在已经脱离上海解放军，想到内地去。

林乃娴 (大惊)什么?他脱离解放军了?你还把他藏在我家 里，还要给他钱!因因，你闯祸了!赶快叫他离开我 的家门!

林媛媛 妈妈，你听我说—— 林乃娴 你不去，我去。

林媛媛 妈妈! 林乃娴 走开!

〔罗克文匆匆回来。 罗克文 媛 媛……

林乃娴 克文，你来得正好，你和你表哥说。 罗克文 姑妈，什么事?

林乃娴 我想，还是请她的朋友自己来说。 林媛媛 (拦住)妈!

〔林乃娴正推开媛媛，阿男上。静场。 童阿男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

罗克文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里干什么?半夜三更，弄得我 们全家不太平!

〔童阿男走，林媛媛挡住。

林媛媛 表哥，你懂得礼貌吗?客人是我请来的。

罗克文 媛媛，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

我们向来和兵不来往的吗?

**林乃娴** 而且是个开小差的兵，他们要是找来— **林媛媛** (激出泪珠)你们不要侮辱人!

〔童阿男欲申辩，结果扭头奔下。 **林媛媛** 阿男!

**罗克文** 媛媛!(挡住她去路) **林媛媛** (泣) ……

**罗克文** 媛媛，(走近)我真为你担心!难道你真愿不顾一切 地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 要你有本钱，有本领，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 的大门。你跟这种人走，真叫人费解。(温情地)媛 媛，你要爱惜自己，要冷静下来。听你表哥一句话， 你赶快回来，回到学校去，埋头练声吧!这两个月 来，我很苦恼，很空虚!我好像失去了最心爱的东 西!惶惑得很，现在惟一能和我做伴儿的，是我的琴 房。可是天知道，连我惟一仅有的这块小天地，也有 些不太平了!夜里经常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警告

我当心抓去改造! **林乃娴** 是吗?

**罗克文** 我在想，阿男到这儿来，是不是与我这件事有关?

**林乃娴** 我的天!怪不得，你看!(给罗克文看黑信)有人在 劝告我们。

**罗克文** (看完信)阿男一定是当局派来调查我的! **林乃娴** 我的好女儿!咱们赶快走吧!

**罗克文** 姑妈，我们赶快离开上海，趁早走的好。媛媛，走吧!

**林媛媛** 讨厌!讨厌!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我们一刀 两断!(愤然奔下)

罗克文 媛媛!(倒在沙发里) 林乃娴 因因!(追下)

**—** **—** **幕落**

**第** **五** **场**

〔紫竹调的乐声，把人们带进公园的一个僻静的角 落。

〔一列红绿灯在树丛中穿过。 〔游园会已近尾声。

〔阿香不安地在靠椅前走动，片刻，赵大大走来。

**赵大大** 好了，这儿什么人也没有，就我一个当兵的，和你一 个卖花的。

**阿** **香** 我，我总觉得后面有个人在追我，我有些怕! **赵大大**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说吧。

阿 香 不过这件事，只能你知道，我知道，不能让第三个人 知道。阿香死了事小，连累你们解放军，我良心过不 去。

**赵大大** 我保证!

**阿** **香** (四顾)有个人，今天半夜，要逼我去香港，卖给个大 老板。

**赵大大** 为什么?

**阿** **香** 为了抵押欠债。后来那个大亨说，除非叫我弟弟去 苏州河见一面，这债才能了……

**赵大大** 大亨?大亨是什么玩艺儿?

阿 香 就是大好佬，大流氓。听说他和美国人有来往。 赵大大 (一把抓住阿香手腕)他在哪儿?你带我去看看。

阿 香 放了我吧，我是冒着性命危险来告诉你这件事的。 你千万要替我瞒着。不然我全家人性命都完了!求 你做做好事，告诉我弟弟，今晚千万不要回家!(走)

赵大大 不行，我赵大大不能眼看着他们把你带到香港去，他 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在南京路上打你的那个

人?(顿足)说啊! 阿 香 我怕 …… (躲闪) 赵大大 (厉声)你回来! 阿 香 放我走吧!

赵大大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门大。 阿 香 不，你是个好人i

赵大大 走吧，(抓着她手)你指点一下，我不会让人知道是你 说 的 。

阿 香 有人来了。(挣脱跑开)

〔赵大大正回头，通信员带着鲁大成上。

鲁大成 哈哈，赵大大，你真有两下子。花花绿绿的，地形倒

选得不错呀! 赵大大 连长 ……

鲁大成 少啰唆，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怎么办?

赵大大 现在我要马上去南京路找个人!(走) 鲁大成 是嘛!有人在等你是吧?

赵大大 (点头)有人在等我，有要紧事情!

鲁大成 嗨，赵大大，赵大大!想不到你的魂给南京路上一条 大辫子勾引去了!怪不得指导员说你这两天总是神 魂不定，愁眉不展。起先我不信，我想，你赵大大肚

子里有什么货还能瞒住我，我以为你和我一样，看不 惯南京路，要求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闹了半天，我这 个连长还蒙在鼓里打呼噜!你是个老同志，我真为 你难过，为你担心!你也替我想想!你知道，我这心 里……你是个党员，我们现在的全部精力都要集中 到站马路这任务上来!可是你 ……

赵大大 连长，我知道打从来到南京路，思想有不少毛病。现 在我明白了，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要检讨，我 要求上级给我批评。

**鲁大成** 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你还是个好同志。走吧! **赵大大** 不过，今晚你还是让我跟她去一趟!

**鲁大成** 怎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个你!——赵大大! **赵大大** 有 。

**鲁大成** 你的报告我批准了。

**赵大大** 连长，请你把报告退给我，我哪儿也不去了。

**鲁大成** 好嘛，你马上回去打背包，马上离开南京路到前方 去!

**赵大大** 连长!前方在这儿，这儿有情况。

**鲁大成** (见赵大大态度挺严肃，一怔)什么情况?

**赵大大**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阿男的姐姐，她说今晚有人逼她 去香港，咱们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鲁大成** (又一怔)你为什么不早说?(稍一思索)快去把她找 来!

**赵大大** 是 ! ( 下 )

**鲁大成** 这么说还是我脑子里少根弦!(对通信员)你怎么汇 报情况的?

**通信员** 我……我也不大清楚!

**赵大大** (上)她害怕，跑没了，我们赶紧到她家里去!

**鲁大成** 不，我们把情况向上级汇报，马上处理!走!(三人 下)

〔雨珠点点。童阿男茫然走来，猛听后面有人喊：“童

阿男!”他转身消失在树荫丛中。 路 华 (奔上)童阿男，阿男!

阿 荣 (跑来)解放军同志，你看见阿男没有? 路 华 我正在找他。

阿 荣 刚刚我碰见他阿香姐，她要我告诉阿男，叫他今晚不

要回家!

路 华 什么意思?

阿 荣 叫他好好当解放军，替阿香姐报仇! 路 华 (一怔)报仇，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 荣 不清楚。

路 华 你带我到她家看看好吗?

阿 荣 好!(阿荣带路华下，童阿男随后出现) 童阿男 姐姐找我?报仇?糟糕!(走)

〔林媛媛奔上。

**林媛媛** 阿男，你别生气，我向你赔不是!刚才你走后我和家

里闹翻了，阿男，我们马上走吧!

**童阿男** 媛媛，你稍等等，让我回家去一趟。 **林媛媛** 阿男!你不要再犹豫了!

**曲曼丽** (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媛媛，让他回家去一趟吧，等 游园会结束后，还来得及，放心吧!我替你们搞车 票，送你们上火车!

**林媛媛**·好!那后天在老地方见面，再见! **童阿男** 再见!(奔下)

曲曼丽 媛媛!你的行为真叫我感动，你啊，真像暴风雨中的

海燕!(挽林媛媛膀子下) 〔大雨倾盆，灯火闪闪。

——幕落

**第** **六** **场**

苏州河畔。

〔子夜，稠雨迷漫。海关钟响12记。 〔棚户，路灯，大厦的剪影。

〔童阿男家。

〔路灯下， 一个挑馄饨担的过来。

〔童妈手中拿着香，提着一串长锭。

**卖馄饨的** 深更半夜，才回来?

**童** **妈** 到关帝庙，求个签，签倒是个上上签。 **卖馄饨的** 还是为了阿香的事?(童妈点头)

〔卖馄饨的过去。

〔童妈进屋，点香。至门口化长锭毕，回屋磕头。 〔短打甲跟踪，窥探，短打乙跑上。

短打乙 过来 一个解放军! 短打甲 阿男吗?

短打乙 像，马上动手!

短打甲 不，太招摇，叫阿香带他上小舢板!(两人下) 〔阿荣领指导员路华上，后面跟着通信员。

**阿** **荣** 指导员，到了，这就是阿男哥家。 〔刚好童妈拎着小包袱走出。

阿 荣 童妈妈，有人找。指导员，这就是童妈妈。这位是南

京路上的指导员，阿男的上司。 童 妈 长官!

路 华 童妈妈，你老人家好?(两人进屋，通信员站在门外) 阿 荣 指导员，我领报去，发好报再来接你。再会!(下)

童 妈 长官请坐。

路 华 童妈妈，我姓路，你就叫我路同志吧!

童 妈 好，路同志，坐，坐。这么晚了，同志来有什么事?

路 华 阿男今天回来过没有? 童 妈 没有。

路 华 好像阿香去找过他? 童 妈 是呀。

路 华 找阿男干么?

童 妈 说起来同志不要见笑，我们是穷人家，只指望阿男这 孩子今晚能回来一趟，想想办法，救救急。

路 华 老人家，有什么紧急事情，和我讲也一样；我是阿男 的好朋友。

童 妈 (支吾)有笔印子钱压在头上，日子有些过不下去了。 路 华 印子钱?呵!有多少?

童 妈 (忙掩饰)没多少。(转身提小包袱)同志请坐坐，我 就回来。

路 华 童妈妈，你这干什么?

童 妈 这是他爹的一件皮背心，我想……

路 华 (接过童妈手中包袱)我这儿有些钱，(送过去)你看 够吗?

童 妈 不，不，怎么能要你的钱。

路 华 老人家，收下。这，不是我的……是阿男的。

**童** **妈** **阿男的?**

**路** **华** 是阿男每月积蓄下来的津贴费，我替他保存的。(将

钱塞在童妈手中) 童 妈 真的?

路 华 真的，阿男让我带给你的。

童 妈 (泪珠夺眶)真没想到，阿男他能积蓄钱，他能想到 家!能想到他快要活不下去的姐姐!同志，这是救

命钱哪!我要给解放军磕头!(跪下) 路 华 (忙扶起)童妈妈，你不要难过!

童 妈 我……我高兴，我喜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碰

着你们这般好同志。嗄，请坐一坐，我去叫碗餛饨你 吃 。

路 华 童妈妈，我不饿。阿香她出了什么事了?

童 妈 就为了还不起这断命印子钱，有人逼她去香港。 路 华 什么人?

童 妈 是个跳舞厅老板，叫老七。 路 华 这人在哪里?

童 妈 苏州河小舢板上，在等阿男回来。老七讲，只要能跟 阿男这孩子碰碰头，见见面，说什么往事就一笔勾销 了。我正担心孩子回来出差错。现在好了，不用他 回来了。好了，阿香有救了……你坐坐，我就回来。 (出门)

路 华 (十分纳闷)老七怎么敢逼阿香去香港?这是个什么 人?为什么和阿男见见面，往事就一笔勾销了?这 倒有些蹊跷!往事?什么往事?为什么要到苏州河

的小舢板上去?奇怪!通信员! **通信员** 有!(进屋)

**路** **华** 打电话给连部，说这儿有情况! **通信员** 是!(下)

〔这时阿香推门进来。 **阿** **香** (大声)弟弟!你快走!

**路** **华** (转身，见阿香呆若木鸡)你，你是阿香吗?(见阿香

点头)你妈告诉我，有人要逼你去香港? **阿** **香** 是的，同志!你，你到这儿干什么?

**路** **华** 我和阿男是好朋友，好同志。眼前阿男离开了自己 的岗位，一切，你跟我说一样。

阿 香 快走吧!求你告诉阿男，千万千万，今晚不要回来 了!有人要暗害他!

**路** **华** 什么人?老七?

**阿** **香** 听说，还有个人叫老K!

**路** **华** 老 K? 他在哪儿? **阿** **香** 在苏州河上。

**路** **华** 你带我去。

**阿** **香** 不行，他们人多。他们原本来要我把阿男骗回来，他 们想借我的手来杀害我的亲弟弟!(哭)我差一点上 他们当。……同志，请你告诉我弟弟，叫他好好当解 放军，只要阿男当好解放军，我阿香会有出头的日子

的!你快走吧!(转身) **路** **华** 阿香，你上哪去?

**阿** **香** 我决定跟他们去香港。

**路** **华** 回来，你不能往火坑里跳。

**阿** **香** 放我去吧，死了我一个阿香不要紧，我不能连累弟 弟，连累你们。同志，快走吧!

〔路灯下，老七指挥着短打甲、乙、丙。

**老** **七** (翘翘大拇指)动手!

〔短打甲、乙、丙，冲进屋内，吹灯，与路华厮打起来。 **阿** **香** (奔出)解放军同志! …… (老七捂住阿香嘴)

**短打乙** (指倒在地上的路华)昏过去了! **短打甲** 啊!上当了，不是阿男!是军官! **老** **七** 糟——装麻袋!

〔“卖五香茶叶蛋”声传过来。

**老** **七** 有人，来不及了。(对阿香)你去联络解放军，好，把 她掼到苏州河里去!

〔匪徒将麻袋套住阿香，抬走。

〔路华挣扎起来，追出。少顷，童妈妈端着一碗馄饨 回来。

童 妈路同志，(点灯)人呢?(喊)路同志，唉!真是馄饨不

吃就走啦!(回身见童阿男站在门口)阿男!

**童阿男** (迎上)妈!

**童** **妈** (放下碗抓住童阿男)我的好儿子，快给妈看看! **童阿男** 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啦?

童 妈 好了，没事了。亏得带回来这笔钱，你阿香姐有救

了。等明早，妈就把债还清了。 **童阿男** 钱?谁送来的钱?

**童** **妈** 阿男，你怎么了?不是你托路同志带的钱来家么? **童阿男** 我的钱?

**童** **妈** 是呀，你看。(取钱给童阿男看)这是笔救命的钱哪! **童阿男** 姓路的?是什么人?

**童** **妈** 说是南京路上的指导员。你的上司 **童阿男** 啊 ! 是 他 ?

童 妈 是啊，他说这些钱是你积蓄下来的津贴费。

童阿男 妈，他人呢?

童 妈 刚刚还在。阿男，你怎么了?

童阿男 我，我……(奔走，又回，坐下)

童 妈 阿男，你得罪人了?闯祸了?啊? 童阿男 妈，我对不住他!(抱头)

阿 荣 童妈妈!童妈妈!(见童阿男)阿男!不好了!老七 把阿香摔进苏州河啦!

童 妈

啊 ! 童阿男

阿 荣 亏得指导员，他跳下去把阿香救起来了。 童阿男 带我去!

阿 荣 是!(正欲动身，路华抱着阿香回来) 童 妈 阿香!

路 华 (忙将阿香放在躺椅上)还来得及，快送医院。 路 华 你?阿男!(伸开双臂，欲昏倒)

童阿男 指导员，我没脸见你……指导员，你上哪儿去? 路 华 追老七!

童阿男你负伤了，让我去!

路 华 你脱下了军装，离开了连队，又没有带枪，你去干什 么?

童阿男 我去报告连长!

路 华 已经有人去了。你还是在家里好好想想吧!(追去) 童阿男 妈妈你照应阿姐。指导员!(追下)

〔“连长!到了。在这儿。”鲁大成率陈喜、赵大大等 人上。通信员将他们引进童家。

通信员 这是阿男妈妈。

鲁大成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赵大大** (到阿香跟前)阿香，怪我不好，我来迟了。

**鲁大成** (对陈喜)我的三排长同志，瞧见了没有!南京路太 平无事了?

**陈** **喜** (支吾)没想到 …… (低头)

**鲁大成** 没想到的事多着呢!赵大大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赵大大** 连长，我留下干吗?

**鲁大成** 我说你跟我一样，脑子里少根弦，马上护送阿香进医

院! **赵大大** 是!

**鲁大成** 剩下的跟我走!

**—** **—** **幕** **落**

**第** **七** **场**

〔部队驻地，院子里，小树林丛中平添了 一幅标语： “欢迎大会”,陈喜及八班的战士们面前，堆着花生、 糖果，但每个人都肃然端坐，严阵以待。

〔半晌，鲁大成走来。

鲁大成 怎么啦?像泥菩萨似的，这像欢迎的样子?开斗争 会的架势嘛!(命令)陈喜，叫你们排的人吃糖，吃花 生，听见没有?这是任务。

陈 喜 (啜着嘴，机械地看着大家)吃，想吃的就吃。 **鲁大成** 不想吃的就不吃啦?你带头。

陈 喜 我，吃不下。(见连长在瞪眼，便对赵大大下命令)赵

大大，你是班长，你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赵大大**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还联欢，我想不通! **鲁大成** 想不通也得通!指导员的话当耳边风了。

**赵大大** 我欢不起来嘛!

鲁大成 欢不起来也得欢!(停顿)这是支部决定，你们当儿 戏!陈喜，你搭着脑袋干吗?兵跑了，你逛公园；兵 来了，你搭着脑袋!你这个排长啊……大家听着，我 指挥，唱支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发音)向，向，向 …… (音总是发不准，总是在向上飘，逗得大家都捂 着嘴在噗哧噗哧发笑)严肃点，赵大大，你起个头。

**赵大大** (猛然发出雄壮之声)向前，向前，向前…… **鲁大成** 起步 — — 走!向前 … …

〔于是，在连长指挥下，响亮地唱起歌来。

〔路华上，他头上还裹着纱布，笑着欣赏连长。连长 回头。

鲁大成 (边指挥边和指导员说话)来了吗?(路华点头) 路 华 连长，你真有两手啊!

鲁大成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更要使上点劲欢迎他!人呢? 路 华 一头钻进伙房就不出来了。

鲁大成 那还是我去请吧!

路 华 不用，我把童妈妈、周老伯他们请来了，我们先欢迎 童妈妈、周老伯。

**鲁大成** 好!(向大家招呼)大家跟我走，欢迎童妈妈去。

〔连长指挥着战士们唱着歌走出树丛。老班长走来。 **路** **华** 怎么样了?

**洪满堂** 不行，说什么也不出来。 **路** **华** 你没本事!

**洪满堂** 算了，我弄点东西给他吃，今晚就跟我睡一起，明天 一早跟大家一块儿出出操，上上课，就下了台了。

路 华 不行，不能那么随便。今天咱们请了他妈妈和周老 伯一起来，我是有打算的，请他们来玩玩，讲讲话。 上海兵的脾气，我稍微摸到了一点点，爱面子。好 了，今天我们不把他当成欢迎对象，让他和我们一起 欢迎他妈妈，你看怎么样?啊?

洪满堂 指导员，你呀，可真会摸人的性子。 路 华 你告诉他，说他妈妈和周老伯来了。 洪满堂 (翘大拇指)你行!(笑着走下)

〔院子外面一阵锣鼓声。通信员跑上。 **通信员** 指导员，客人到了。

**路** **华** 请到这儿坐。

〔少顷，鲁大成引童妈妈、周老伯走来，路华迎上。

**童** **妈** (将一盒礼物送给路华)指导员，收下吧!这是一点

心 意 。

路 华 童妈妈，我们心领了。礼物带回去，留给阿香吧。

童 妈 不，指导员，我没有别的报答解放军，这点东西是



**周德贵** 礼轻情义重，指导员，收下吧。

**童** **妈** 还有这钱，我用不着了。 **路** **华** 不，不，童妈妈……

**童** **妈** 我都清楚了，阿男都讲了。指导员，没有你们，多少 钱也救不了我阿香的命啊!我报答都来不及，怎么 肯花你的钱呢?

**路** **华** 童妈妈，如果你不把我当外人，就请你收下，算我们 全连给阿香的住院费吧!

**鲁大成** 这笔钱，是指导员的一点残废金，他要你收下，就收 下吧!

**童** **妈** 指导员，同志们，这叫我说什么好!(拭泪) **鲁大成** 童妈妈，你别难过。

**童** **妈** 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流泪不语，边拭泪边回 忆着)阿男爹要活在现在，该多喜欢!(老班长领童 阿男上) ·

路 华 童妈妈，阿男的父亲也叫反动派杀害的吗?

童 妈 (点头)唉!早先他阿男爹和周老伯一道在厂里，为 了和外国人斗争，给反动派打死在南京路上!

周德贵 提起南京路，同志们，老话说不完了!我周德贵活了 五十年，亲眼看见英国海盗，东洋鬼子，美国赤佬在 南京路上奸淫烧杀，横冲直撞!几十年来，单单倒在 南京路上的革命同志和工人兄弟就无其数!从跑马 厅到黄浦滩的块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的烈士的鲜 血，有的资本家说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镑、银镑堆起 来的!我说，不!是我们劳苦大众双手开出来的! 是烈士们用鲜血铺出来的!我记得那年 ……

〔倒叙。

〔一列着英格兰花衫军衣的英国兵，敲打着军鼓，耀 武扬威地走来。戴瓜皮帽、拖着辫子的人们纷纷回 避、鞠躬、逃散。

〔一个拉黄包车的没来得及鞠躬，给英国兵刺了一

*刀!*

〔于是，“打倒列强”的歌声起来，红旗满天飞舞。几 个衣衫褴褛的工人，手挽手向英国兵走去，英国兵开 枪，工人一个个倒下。最后剩下一个工人，由血泊中 站起。他就是阿男的父亲——童阿大。童阿大挥动 着一面大红旗向英国强盗冲去。

〔雪花飘零，童妈妈身背着幼小的童阿男，手牵着阿 香，慢步走来。

童 妈 (画外音)有一年冬天，东洋人打来了，他爹和周老伯 被厂里开除，整年整月不回家，我只好身背着阿男， 手牵阿香，流落在南京路上沿路讨饭。 ……事过几 年，阿男爹回来了，我们全家团圆了，谁知道花旗兵 又打来了!

周德贵 那年夏天，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重新占 领上海。我们工人联合各界同胞，配合你们解放区 打胜仗，发起游行示威，罢工斗争，我和阿男爹也参 加了。正当阿男爹带着群众向美国兵冲过去，谁知 国民党侦缉队长上来了，他，就是现在潜伏在南京路 上的老K!

〔一支疯狂的美国进行曲传过来。 〔童阿大离开童妈妈转身奔去。

〔一伙儿吱吱喳喳的美国兵，从吉普车里倾倒出来。 一群男女学生，包围着美国兵，呼喊口号：“美国狼快 滚蛋 …… "美国兵摇头晃脑不以为然。 一个女学生 冲上去，给一个美国兵抱住，女学生与他厮打，美国 兵用刀将女学生刺倒。

〔童阿大带着群众上来，老K 带着警察上来，警笛四 起，开枪，童阿大倒地。周德贵上来抱起阿大，群众 四散。童阿大又从血泊中站起来，身上鲜血斑斑，屹 立不动。周德贵带领群众逼上，老K 惊逃。童妈妈 奔上，抱着童阿大……

**周德贵** 阿男爹就这样英勇牺牲在南京路上!我不会忘记， 那年我与童妈妈去收尸的时候，童妈妈一手领着阿

男，一手拉着阿香，哭倒在血泊之中。 **童阿男** (奔到妈妈膝前大恸)妈!

**童** **妈** (抚着童阿男的头发)总算盼到了解放，盼到了你们! (对童阿男)解放军肯要你，这是你阿爸前世修来的， 妈万没想到你会办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 你死去的爸爸!

周德贵 不要叫你爸爸的血白流，要牢牢站在你爸爸鲜血淋

过的地方，让它在你面前开花结果。

**路** **华** 同志们!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

把父辈为她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 来!

〔通信员抱着童阿男脱下的军装，隆重地走到连长跟 前。

**鲁大成** (接过军装)你脱下这套军装，是指导员替你把它保

存下来，又亲手把它洗干净，希望你回来再穿的。

**路** **华** (接过军装)这军装，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把它换来的!

现在，你把它穿上吧，穿它一辈子! 〔童阿男接过军装，热泪盈眶。

**赵大大** (走近童阿男，把冲锋枪送过去)欢迎!欢迎你回到 班里来!

〔鲁大成和战士们热烈鼓掌。

〔童阿男捧着枪和军装，捂头悲恸。

鲁大成 好啦，咱们又是同志啦，对我有意见尽管提。我这个 人哪，就是性子躁，那天我不过说了几句气话，你倒 当了真。好了，是我的错，八班长，回头开个会，让阿 男提提意见，我也来参加做做检讨。

**童阿男** (反而抽泣起来)不，是我，是我错了。我对不起大 家，我对不起你……

洪满堂 (过去给童阿男擦了擦泪)看你，(塞一个大苹果给童 阿男)给!

赵大大 走，换军装去。(领童阿男下， 一部分战士热情地拥 下 )

**鲁大成** 童妈妈，周老伯，你们今天给我们上了堂很好的政治 课，不仅对大家，对我这个连长教育也很大。看来，

我们往后得经常请你们来上上课，是不是指导员， 啊?

**路** **华** 对，我赞成。

**鲁大成** 周老伯，我们是南京路上的子弟兵，你就担任我们解

放军的政治教员吧! **周德贵** 那不敢当，不敢当!

**童** **妈** 指导员，连长，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路 华 童妈妈，你放心吧!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的对待他。

周德贵 走吧。

**洪满堂** 别忙，晚饭好了，在厨房里。不是别的意思，就想请 你俩尝尝我洪满堂手艺灵光勿灵光。走，咱俩还得 先来两盅。

**周德贵** 那我去弄两个熏鱼头。

**洪满堂** 鱼头?我这儿有香干炒大蒜，小葱拌豆腐，走!

〔童妈妈道谢，鲁大成、路华和余下的战士送他们走 下 。

〔剩下陈喜一人默默地坐在一角。 〔少顷，鲁大成和路华回来。

路 华 陈喜，(见陈喜不语)童阿男归队了，你不去照看一下

么?(见陈喜仍不语) **鲁大成** 说话嘛!

陈 喜 调我去学习吧! **鲁大成** 排长不想当了? **陈** **喜** 当不好。

〔老班长叫着陈喜名字回来。

**洪满堂** 三排长，阿男的军装都换好了，你快去照应照应，带 他一起过来吃晚饭。你也来陪陪。

**鲁大成** 打退堂鼓了，想“伸腿”!

**陈** **喜**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洪满堂** 学习?到哪里去学习?你就好好在南京路上学习学 习吧!你呀，同志啊!思想没扎根，一阵香风差一点 把你脑袋瓜吹歪了!(走，听陈喜说话又站住)

陈 喜 干吗都朝我使劲?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 为什么对阿男客客气气，对我就这么……

**鲁大成** (勃然打断陈喜的话)对你就要严格，要批评!

**路** **华** 你还觉得委屈吗?以为连长在你面前小题大作吗? 不!你的思想深处已经发霉了，已经出现腐烂的斑 点了!虽说才露头，但不马上给你指出来，它马上就 会遍布你的全身!

〔陈喜不禁为之一震，瞠目若惊。

**路** **华** 对我们支部，对我们全连来说，你的问题要严重得

*多!*

**洪满堂** 你呀……同志，好好想想吧!(下)

鲁大成 不要再捧老皇历过日子了!是么,你自以为只要能 打仗，思想上有些小毛病没关系，无所谓，别人给提 点意见，不过下点毛毛雨，你头一歪，根本听不进! 现在好了，来到南京路，气候、雨水都合适了，叫香风 一吹，暴芽露头了。就成天价遛马路，逛公园，再不 拿出个小本子，签名啊，留地址啊，这是干什么?让 女学生一捧就昏了头!因此，让阿男随便离开岗位， 你“纰漏”搞大了!老K 的线索就从你们的位置上滑 掉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怎样看法。我和指导员交 换过意见，认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把毛主席的话牢 牢记住，反正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

**通信员** 报告!连长电话!

**鲁大成** (走，又回，掏出洗好补好的布袜子)你啊，赶快把那 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吧!还是它结 实，耐穿，穿着它，脚底板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

能推倒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照样能改造南京路! **通信员** 连长，司令部电话!

**鲁大成** 希望你的检讨从这儿开始，(指布袜)就从这上面找 找思想根源吧!(下)

〔陈喜捧着自己丢下的老布袜。

路 华 不要以为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了，就万事大吉了。对 我们革命者来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 步。你以为花花绿绿的上海滩太平无事了?是安乐 窝?不!这是战场，是另一种战场!敌人没有睡觉! 美帝国主义的阴魂还不散，他们乘着香风，驾着烟 雾，飘飘忽忽，时刻出现在我们周围，形形色色，从各 个方面向我们攻来。老K 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敌人 一刻也没忘记暗算我们。而你呢?想放下武器，举 手投降!

陈 喜 举手投降?(瞪着路华，十分吃惊)

路华不是吗?你摔掉老布袜，瞧不起赵大大!撇开春妮， 扔下针线包，这与童阿男脱下军装，放下枪支，有什 么两样?

陈 喜 组织上给我处分吧!

路 华 处分要能解决问题倒好办了。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 这一战斗的意义：要么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么我们 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两三 天来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才慢慢懂得一点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真理。虽说在入 城前我都看过了，学过了，但吃了不少苦头，才理解 一点毛主席话里的深情厚意……我也有错误，没有 把三排的工作做好。

陈 喜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路 华 (掏出针线包)春妮临走，叫我把针线包藏起来，我想 还是还给你好，它跟着你行过军，打过仗，立过功。 记得有一回，我负了伤。你用它缝过我被子弹打穿 了的军装。 ……拿去吧，里面还有封信是春妮给我 的，说不要给你看，我想你应该看看。

〔陈喜接过针线包，拿信看，灯光暗。有一聚光灯照 着他 。

春妮的声音：“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 为陈喜。我们俩从两小无猜，到参加革命，没有发生 过一点口角。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好爱人，真是幸福。 婚后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 立战功时，欢喜得我啊，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往 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 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 的布袜扔掉了，那绣着一双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 娘时，背着人偷偷给他缝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 ……指导员，他是把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把解放区 人民的心意给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 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 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了! … … 我真为他的前途担 心!指导员，我知道，你一直对他很好，你拉他一把 吧! … … "

〔陈喜呜咽一声扑在桌子上。

鲁大成 (匆匆回来)指导员，刚才司令部来电话说，虽然老七 落网，老K 对林家还是没有松手，他们想利用林媛媛 的关系继续瓦解我们部队，把童阿男搞走!(警报声 起)好嘛，天上地下都配合上了!(对陈喜)革命还没 有成功，同志，还得好好干!通信员!(通信员闻声 上)通知所有岗哨，严加警戒!(通信员应声下)

〔赵大大带领战士全副武装过场。 〔童阿男武装跑步上场。

**童阿男** (向陈喜)报告!童阿男前来报到! **陈** **喜** 跟我上岗!(二人跑下)

**鲁大成** 刚才电话上司令员说，游园会是一场新旧上海的政 治斗争，现在敌人十分惊慌，担心三个月内在南京路 上孤立我们、腐蚀我们的计划全部落空。敌人想进 一步使用各种手段来破坏游园会，因此市委指示我 们，必须保卫游园会善始善终。我们连的任务 ……

**——幕落**

**第** **八** **场**

南京路。 花店门口。

〔非非站在一角等人。

〔少顷，曲曼丽拎着提琴走来，将提琴匣塞在非非手里。

非 非 你要的两张火车票。(把车票交给曲曼丽)

**曲曼丽** 东西在里面，把指针对到九点半，你手脚干净点! 非 非 老 K 在游园会等你!

**曲曼丽** 知道!

非 非 有人盯梢。 **曲曼丽** 我会对付!

非 非 (会意)曼丽，等着我!(进花店) **曲曼丽** 非非!快点!

〔陈喜不介意地走过来。

**曲曼丽** 陈排长。 **陈** **喜** 曼丽。

**曲曼丽** 你看，多巧，我们俩又碰面了。

陈 喜 真巧，今晚游园会有什么新节目?

**曲曼丽** 嗯……今晚是游园会最后一天，有唱歌…… 陈 喜 有唱歌、跳舞、划船，还有讲故事，对吗?

**曲曼丽** 对，对，还有林媛媛的独唱表演，你能去吗? 陈 喜 是吗?我 … …

**曲曼丽** 你去不大方便吧? **陈** **喜** 没问题!

**曲曼丽** 不怕人家说你闲话?(改口)当然，你陈排长能去，那 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你的故事讲得真是太好 了 。

**陈** **喜** 是么?这回要讲一个最精彩的。 **曲曼丽** 太好了，那我在老地方等你。

陈 喜 不，我想和你一道走。

**曲曼丽** 唔，哦……有人托我买一束花，送给林媛媛。然后， 我还要去约个人。

陈 喜 嗄，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

**曲曼丽** 会场上见好吗?不要失约，我要听你讲最精彩的故 事。

陈 喜 好，一定把最精彩的先讲给你一个人听。

〔曲曼丽笑着进花店。赵大大走过来。卷发女人卷 着大包小包礼物过场。

卷发女人 啃，巧。(向他身旁男人示意)这个兵，好…… 赵大大 好黑是吗?

卷发女人 好威武啊!

赵大大 回来，(取出小钱包)这个钱包，是你的吗?

卷发女人 啊呀，是的。谢谢，谢谢你啦!(向赵大大竖大拇 指)这个兵，真崭!(下)

陈 喜 注意!提琴匣子，东西可能在那里面! 赵大大是!

陈 喜 问问阿香，他们到花店干什么?

**赵大大** 我看，先把那个女妖精抓起来算了……

**陈** **喜** 别打草惊蛇!主要目标是老K。告诉阿男，叫他准 时赴约，一刻也不要离开林媛媛的身边!

**赵大大** 是!排长!要是阿男不愿去，我代表代表算了!

陈 喜 靠边站站吧!这种事你代表不了。我先走一步了。 (下)

〔曲曼丽和非非走出花店，曲曼丽手拿花束向左走 去。

〔非非手提提琴匣向右走去，赵大大突然站在他面 前。

非 非 解放军同志，你好!你辛苦了!今天我是特地来拜 望你，向你表示敬意。你解放了我，你又把我从醉生 梦死中扶起来，使我重见天日，重见光明。你真是 ……(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 人民好喜欢…… ”

**赵大大** 住口!(指提琴匣)打开看看!

非 非 提琴，哦!你要听小提琴?好!(打开琴盒)

〔赵大大拿过提琴，没有发现什么。 非 非 需要的话，可以奉送，算我慰劳。

**赵大大** 不!今天我慰劳，一回生二回熟，走!去喝两盅!

非 非 改天吧!(佯作酒嗝) ……改天奉陪 …… (晃动起来)

**赵大大** 怎么?又喝醉了?(猛喝)站起来!(笑笑)嘿嘿，你 还当我是洋盘?三轮车!

〔阿荣手臂上扎一块“人民纠察队”臂章跑来。 **阿** **荣** 有!阿飞，认得我吧?

**赵大大** 你替我好好招待他，回头我就到! **阿** **荣** 是!(对非非)走!

赵大大 (对阿荣，指指提琴匣子)当心! 阿 荣 晓得!(押非非下)

〔阿香送走客人，见赵大大。 阿 香 赵大大同志!

赵大大 你好! 阿 香 你好! 赵大大 忙吧?

阿 香 忙。赵大大同志!你别走!(进店)

〔一忽儿，阿香捧着纸匣和一束花出来。

阿 香 我第一次领到工钱，买了样东西，不知你喜欢不? 赵大大 什么东西?

阿 香 你自己看。(给纸匣)

赵大大 (看看里面是件花衬衣)挺好看，给谁的? 阿 香 你猜?

赵大大 嘿，猜不着。

阿 香 我要送给一个人，一个顶好顶好的人。

赵大大 噢，你忙，想叫我替你送去，对吧?你告诉我地方，保 险送到。你笑什么?高兴的，嘿嘿，你呀，阿香，嘿 嘿，还不好意思哩!

阿 香 我是送给一个穿军装的。

赵大大 穿军装的多得很。张三?还是李四? 阿 香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赵大大 (抹汗)又是天边，又是眼前，可真复杂啊!谁的? 阿 香 你的!

赵大大 我?(汗珠如豆)阿香，我看你思想有问题!(走) 阿 香 (慌张起来)别见怪，这是我妈说的，要我……

赵大大 你妈说的也不行，你是你，我是我，稀里糊涂要我穿

你的花衬衣，什么意思?(走，又回头)问你，刚才那 个阿飞进去干什么?

阿 香 买花!

赵大大 后来呢?

阿 香 后来，开开提琴箱子。 赵大大 干吗?

阿 香 噢!他拿出一盒松香交给一个女学生。 赵大大 后来呢?

阿 香 后来，女学生把松香放在花里! 赵大大 什么花?

阿 香 白玫瑰。 赵大大 后来呢?

阿 香 后来那个女学生把花拿走了。 赵大大 再 见 ! ( 走 )

阿，香 看你!出了什么事了?

赵大大 (回)告诉你，南京路还不大太平，要提高警惕，别光 想着花衬衣，懂吗?(走)

〔阿香连连点头进店内。 **童阿男** (上)报告!

**赵大大** 童阿男，你马上去游园会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 开她!

**童阿男** 班长，我真不想再看见她! **赵大大** 不!这是任务!(耳语) **童阿男** 好!(下)

**赵大大** 对，我也买一把花，买一把红玫瑰!

**——暗转**

〔在马路上咖啡店门口，老K 提着箱子，遇曲曼丽，对 对表，走去。罗克文醉意十足。

**曲曼丽** 密斯特罗!

**罗克文** 曼丽，能见到你就很高兴。现在只有你使我觉得最 亲近。走，跳舞去。

**曲曼丽** 你不是从来不跳舞的吗?密斯特罗，你醉了。 **罗克文** 人生难得几回醉。

**曲曼丽** 我知道，一定又是为了林媛媛。告诉你，她没有走， 还在上海。

**罗克文** 在上海?你不要寻开心了。

**曲曼丽** 真的，今晚闭幕式上有她的节目。那儿热闹得很，听 说市长也要来参加!我带你去玩玩，顺便和媛媛见 见面好吗?

**罗克文** 那谢谢!不过，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 **曲曼丽** 你看!这是什么?

**罗克文** 哦，美啊!(吻花)曼丽，我现在非常需要它，你能成 全我的好事，我再一次谢谢你!

**曲曼丽** 我早替你准备好了，我想你应该有勇气，把它送上舞 台，献给林媛媛，这样才能表达你对她的诚意。

**罗克文** 那当然!我一定鼓起勇气……曼丽，我的心有点跳，

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与曲曼丽下) 〔赵大大和童阿男悄悄跟上。

**赵大大** 看见没有，花转到罗克文手上去了。 **童阿男** 嗯 !

**赵大大** 喏!(给阿男花)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可不能惊动 曼丽小姐!

**童阿男** 笃 定 !

〔 阿 男 追 踪 。

**—** **—** **暗** **转**

〔游园会一角，林媛媛歌声伴和琴声习习传来。 〔童阿男捧着一束花走来，站在长椅的一角。

〔少顷，罗克文捧着一束花走来，站在长椅的另一角。 他俩相觑半天，尴尬得很。之后，两人只好背对背地 坐在一条长椅上。

〔 静 场 。

**童阿男** 贵姓?

**罗克文** 罗。责姓?

**童阿男** 童。巧，想不到在游园会上……

**罗克文** 在一条长椅子上 …… **童阿男** 又见面了。

**罗克文** 又见面了! 〔 静 默 片 刻 。

**童阿男** (赞叹地)这歌声真动人啊! **罗克文** 真动人!

**童阿男** 是林媛媛在表演吗? **罗克文** 不知道!

**童阿男** 你是来给她献花的吗? **罗克文** 献花的!怎么样?

**童阿男** 你看我这束花好看吗?红色的! **罗克文** 讨厌!

**童阿男** 它象征着前途光明，远大；象征着幸福和安宁，不妨

我们交换一下…… **罗克文** 不必多此一举!

**童阿男** 换一束吧!你不要错过天机良缘，而一失足成千古 恨!

**罗克文** 什么?笑话!请站远点!我不想和你站在一起!

**童阿男** 看来，你对我还是有不少成见。我相信事实会判明 一切的。我希望你不要听信谣言，上了坏人的当。 你该醒醒，不要再糊涂了!为什么一定要到美国去 呢?为什么你不去参加游园的行列，把你的小提琴 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罗克文** 又来了，请你不要向我宣传。再见!(站起，走) **童阿男** 罗克文，你站住!

**罗克文** 你想干什么? **童阿男** 想和你再谈谈。

**罗克文** 天哪，现在我没有空。(转身) **童阿男** 罗克文，你不要走。

**罗克文** 那你走开!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童阿男** 我不能离开你，今晚我对你们有责任!我要保护你

们的安全!你知道吗? **罗克文** 无稽之谈!(走去)

〔前面传来一阵热烈掌声。 **童阿男** 罗克文，你回来，回来。

〔有人在喊：花!花!

〔童阿男看看手中的花，闪至树丛中。 〔曲曼丽上。

**曲曼丽** (轻轻喊着)花!花!(招手)媛媛，来!这儿来坐坐 吧!真没想到，今晚头一档节目就是你的独唱。(林

媛媛走来)你唱得太好了。多糟糕，有个人要给你献

花，看，到现在连影儿还不见，这个人真是开玩笑! 林媛媛 算了!都是自己人，曼丽，你替我办的车票呢?

曲曼丽 放心!都办好了。(掏出车票)喏，两张。 林媛媛 谢谢你，曼丽，快给我……

曲曼丽 等一等。最后，你不是还要参加大合唱吗?(林媛媛 点头)合唱以后不是还要谢幕吗?

林媛媛 这些，我都不想参加了，等阿男一到，马上就走!

曲曼丽 谢幕以后，市长不是还要接见吗?市长接见，这多光 荣!等接见完了再走，还来得及……不过你空着两 只手好意思吗?我去把送花的人找来，你等我! (下)

〔片刻，童阿男走到林媛暖面前。 童阿男 花!请你收下!

林媛媛 (雀跃)阿男!原来是你 …… (接过花来) 童阿男 喜欢吗?

林媛媛 是你的，我都喜欢!没想到，你已经在等我! 童阿男 对!在等你。

林媛媛 这说明你对我……是很坚定的!好了，马上我们俩 就要展翅高飞了!

童阿男 不过，我不想飞了，我要回到大地上来，老实告诉你： 我不走了!

林媛媛 别开玩笑了，车票都买好了，你看!(给他车票)我们 马上就走!

童阿男 现在，我们哪儿也不能去!(将车票撕碎) 林媛媛 你!疯啦?

童阿男 不!清醒了，我归队了。我觉得，我认识你是个错

误。

**林媛媛** 既然如此，请你走开!

**童阿男** 暂时我还要和你坐在一起。

**林媛媛** 何必要和错误坐在一起?(走)

**童阿男** 请你坐下别动!我知道，你不会谅解我，会恨我，骂 我，什么我都可以承担。告诉你，指导员的话提醒了 我，南京路苦难的声音唤醒了我，我不能忘记过去，

更不能愧对未来，我要从歧路上回头向前! **林媛媛** 你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

**童阿男** 你现在是不会明白，不过将来也许你会明白的。革 命要我们脚踏实地的进行工作，进行斗争，敌人还在 我们身边，我们却还在做虚无缥缈的幻梦!

**林媛媛** 你说什么?敌人在身边? 〔罗克文喊声：“媛媛”!

**童阿男** 罗克文来了，你替我马上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退 入树后)

〔林媛媛持花呆立，罗克文上。

罗克文 媛媛，终于又见到你了。可惜我晚了一步，没有能在 热烈的掌声中，把花献给你。(将她手上的花扔掉) 呶!你看这束花多美!(给缓缓)走吧，我陪你去见 市长。

〔林媛媛挪动步子。 〔童阿男跃出。

**童阿男** 好了，(向媛媛)谢谢你，把你手上的花交给我! **罗克文** 你 … …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走开!

**童阿男** 媛 媛 ! 快 给 我 ! **罗克文** (挡住)别睬他!

童阿男 给我!里面有炸弹!

〔媛媛一惊，花跌落地上。阿男捡起，从花束中取出 一块松香大的东西。

童阿男 这是什么? 罗克文 不，不知道。 林媛媛 那是什么?

童阿男 定时炸弹!哼!也许你是他们的同伙!难道你真要 炸死林媛媛，炸毁游园大会，在南京路制造惊人事件 吗?

罗克文 不!不!我，我，这是别人给我的!快!快扔掉!

林媛媛 阿男，你自己小心! 童阿男 你们躲开!(奔去)

林媛媛 阿男!

童阿男 不要来!

林媛媛 (惊恐)万一，他有什么意外 ……

罗克文 (自责)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但愿他……

罗克文 我去看看。 林媛媛 不，让我去。

〔童阿男声：“有危险，不要过来!” 〔罗克文与林媛媛相偎在一起。

曲曼丽 (上)哎呀!你们真热乎啊!呆着干吗?我们 一 同去

散散步。咦!花呢? 罗克文 狗特务!

曲曼丽 密斯特罗，可不好开这种玩笑!媛媛!我们走! 罗克文 问你，花里放了什么东西?

曲曼丽 放了东西?噢，密斯特罗，你啊!真是忘恩负义! 罗克文 走，公安局去!

**曲曼丽** 站开!(出枪，向童阿男方向走去) **罗克文** 抓特务!(拦上)

〔曲曼丽开枪将罗克文打倒。 **林媛媛** (急扶罗克文)抓特务!

〔曲曼丽正欲放枪击林，侧面飞来一枪，正中曲的手 腕，枪落。陈喜抢步前来，脚踏曲曼丽落地的手枪。

陈 喜 曼丽，没失约吧。我按时到达。可惜稍晚了点。别 忙，我的故事快完了，说时迟，那时快，话说，解放军 一枪击中她手腕，顺手就夺下她手中枪。解放军把 枪顶住她胸口，那曼丽小姐，便乖乖地把手举起来

了。怎么样?精彩吗? 曲曼丽 精彩!

陈 喜 最精彩的还在后头。(童阿男上) 童阿男 报告!炸弹引信卸掉了。

林媛媛 阿男!罗克文负伤了。 童阿男 什么?

陈 喜 赶快送他进医院? 〔童阿男下。

陈 喜 听到没有，连你们的炸弹也失灵了，你们的老K 也难 逃法网了。

**曲曼丽** 老 K? (冷笑)你们休想见到他!(警报声)听见没 有?陈排长，美国飞机就到你们上空了。你们唱吧! 跳吧!嘿!骗人的游园会闭不了幕啦!

陈 喜 好吧!我们且听下回分解，请吧!(押曲曼丽下) — — 暗 转

〔医院走廊。 〔宁静、肃穆。

〔林媛媛坐在长靠背椅上，长时间地等待着。护士甲走 过。林媛媛起立。

**护士甲** 林小姐，现在你不能见他。

**林媛媛** 让我见他一面，也许能增添他一份力量。 **护土甲** 他一直在昏迷中，现在正在输血。

**林媛媛** 输血?

**护士甲** 安静些，不要过分感情用事。 〔护士甲下。

〔林媛媛凝望着手术室的门，良久，泪花……路华拎 着小皮箱和提琴匣轻步走来。见林媛媛便坐下。林 媛媛回身，见路华，低下头来。

路 华 (打破僵局)贵姓林，叫林媛媛吗?我们在解放上海 的那天晚上见过面，在南京路上你也来欢迎我们。

〔林媛媛视线转向窗外。 路 华 见到表哥了吗?

**林媛媛** (摇头叹息)万万没想到，但愿他平安无事。 路 华 不要难过，医院会尽力量使他恢复健康的。

**林媛媛**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的表哥，而且过去确实有过亲密 的友情，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 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 现在我才明白一点，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 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恰好堕落到自私自利的泥 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我知 道，我不该在这种时候向你说这些不该说的话，但是

我抑制不住自己，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路** **华**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倒希望你对我们解放军提些 意见。

**林媛媛** 不要使我难堪吧，指导员。我很惭愧，对阿男，对解 放军，我有过错。

路 华 这是很难免的。 一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总要经受 一些波折。在南京路上，我们认识你和你的一家，使

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林媛媛** 我从阿男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路 . 华 嗬 ?

林媛媛 真的!阿男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 的。而表哥呢?他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 怕的!

**路** **华** 很有意思。不过，我要和你辩论了。我说他的灵魂

会变的，会和他的生命一样可贵起来的。 **林媛媛** 你相信他?

路 华 相信。刚才为了游园会的安全，他不是起来与敌人 搏斗，付出了代价么?要相信时代，革命的时代会让 所有爱国青年都变好起来，你自己不是也在变么?

林媛媛 我?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恨我为 什么生长在上海，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 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路 华 家庭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主要的 在于自己改造的决心。

**林媛媛** 我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往哪儿走。(泣) **路** **华** 一切从现在开始吧!

〔林媛媛望着他。

路 华 你还应该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不要埋怨家庭，不要埋 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母亲、表哥、家庭，就万事大 吉，就算很革命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恕我率直一 点说，你不能割断历史和环境，他们和你精神上有着 割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

两断的。你应该有勇气，参加革命行列，在改造自己 的过程中去改变环境，这才是你真正的生活道路!

〔 沉 默 。

路 华 在革命队伍中，有许多出自污泥而不染的女革命家、

女英雄，我想，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两个认识认识。 **林媛媛** (神往、声音非常小的)谢谢你……

路 华 我想，别人能做到的事，你林媛媛也能做到。当然你 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林媛媛羞笑。

**林媛媛** (少顷)你还是帮助我离开上海吧!种田或者做工都 行 。

路 华 嗬!这么大的决心哪!为什么把你的钢琴丢了? **林媛媛** 音乐，(笑笑)太抽象!

路 华 (笑起来)这可把我难住了!不过!人民需要的，你 可没有权利把它丢弃，对不对?我看音乐是好东西， 我就很喜欢听音乐。聂耳不是用音乐来唤醒民众， 激励青年的吗?(唱起)“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你听，他在号召人民起来战斗!不是很具体吗?

林媛媛 认识你，感到很幸运，这些话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 过。真想不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指导员，你 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路 华 现在，你应该马上回到游园会去，闭幕式上不是还有 你的节目吗?回去，用歌声跟敌人斗争，号召人们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用歌声鼓舞人们建设新上海，建 设新中国!

**林媛媛** (热泪涌出)我去，我马上就去。

〔这时手术间门开开，护士甲陪童阿男出来。 **路** **华** (迎上)怎么样?

**童阿男** 他很好。

**护土甲** 他苏醒了。

**林媛媛** 是你 … … (与童阿男热烈握手)

**童阿男** 他在叫你的名字，还提起那只小提琴。 **路** **华** 全都在，先去看看他吧!

〔路华挽林媛媛进手术间。 〔林乃娴上。

**林乃娴**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 **护士甲** 嘘!(摆摆手入内)

**童阿男** 他很好。

**林乃娴** 你也在这儿?我林乃娴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

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哭)

**童阿男** 林太太!

**林乃娴**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 万万像你这样的人是少见的。你回去，请告诉那位 救罗克文的解放军，我向他磕头。没有他，我家克文 不知要闯出什么样的滔天大祸。解放军中有这种 人，我从心里佩服。

**童阿男** (实在无话可答，只好连连点头)好吧，再见!(下)

〔护士甲将罗克文的病床推出来，后面跟着路华、林

媛 媛 。

**林乃娴** (迎上)克文!

〔罗克文露出一丝微笑。

护士甲 真亏那位解放军救了他，还给他输血。(将罗克文推 下 )

**林乃娴** 指导员，共产党伟大，我服了!那位同志叫什么名

字?我一定要拜望他。 路 华 他叫童阿男。

**林乃娴** (失色)什么,童阿男?

路 华 媛媛，闭幕式在等着你，再见!(下) 林媛媛 妈妈!我走了。(下)

**—** **—** **暗** **转**

**第** **九** **场**

〔景同七场，是转过年来的秋天，节日气氛。阳台上 挂下一幅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小树丛中，陈喜在缝制一双棉手套。 〔老班长悄悄走来，向陈喜招呼。

**洪满堂** 喜子，有人来送行啦! **陈** **喜** 谁 ?

**洪满堂** 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 **陈** **喜** 她根本不会来。

**洪满堂** 你呀，小喜子，你当人家像你呢。(见春妮拎了一篮 苹果走来)你看，这是谁来了?

陈 喜 春妮!

**洪满堂** 好了，我们的心意算尽到了，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 下 )

陈 喜 你真的来了。 春 妮 意外么?

陈 喜 没想到。谁写信告诉你的? **春** **妮** 指导员。

〔沉默。陈喜继续缝制手套，春妮拿过陈喜手中的针线。 春 妮 谁的?

陈 喜 阿男的。

〔沉默。陈喜倒了杯水端给春妮。 春 妮 线。

〔陈喜在背包内掏出春妮送给他的针线包，走到春妮 跟前。

陈 喜 给 。

〔春妮看着针线包。

陈 喜 指导员又把它还给我了，给。 〔春妮拿过针线包丢在地上。

陈 喜 你看你，你看你，(拣起针线包拍拍，吹吹)人家是准 备带到前线去的。

〔陈喜抽出一根线交给春妮。

**陈** **喜** (鼓起勇气)春妮，你批评吧，你骂吧!现在你能骂我

一顿才痛快。

春 妮 谁跟你来讨债的! 陈 喜 我心里 … …

春 妮 你的心真狠! 陈 喜 怎 么 ?

春 妮 为什么连个信都不给，就偷偷走了。 陈 喜 我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

春 妮 怕我扯你后腿?

陈 喜 到了朝鲜彻底向你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和 立功喜报一起捎给你。我想这样做，也许会使你更 加谅解。

春 妮 我恨死你了!(依偎在陈喜怀中，泪)

陈 喜 南京路一年多的生活教训，够我用一辈子的。请相 信我陈喜，到了朝鲜一定会对得起党，对得起连队，

对得起你春妮同志!

春 妮 谁要你发誓赌咒的。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比我 好。去吧，美国鬼子打来了，你能走在前头，我也感 到光荣。只是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太短，太少 …… (赵大大上)赵大大别走!(揣苹果)

赵大大 排长，你看! 陈 喜 给你，你就吃。

赵大大 是，(咬一口)好甜哪，嫂子。 春 妮 赵大大，你和喜子一起走啦?

赵大大 唔，我和排长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了 南京路，现在又要一起去跨鸭绿江。嘿，放心，到了 朝鲜，我们俩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春 妮 你真好。(童阿男上)

童阿男 报告排长，一切准备完毕。 陈 喜 好。

春 妮 (持手套)阿男，套套看，你排长的针线活儿怎么样? 童阿男 谢谢你，敬礼!

**春** **妮** 不用谢我。

童阿男 排长的活儿是你亲手教的，现在排长又把活儿教给 了我。(掏出针线包)看，我把它带到朝鲜，好叫我常 想起你春妮嫂子。

〔 鲁大成上 。 **陈** **喜** (口令)立正!

〔陈、赵、童三人并排站着。

**鲁大成** 不错，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的!童阿男，来，你连长

说话像唱大花脸，猛一听怪吓人的。 **童阿男** 开头吓了我一跳，往后就会想你的。

**鲁大成** 开头你也吓了我一跳。(从皮挎包里拿出一双布鞋

来)坐下，把这双鞋换上。 **童阿男** 连长 … …

鲁大成 这双鞋，还是我当战士的时候，有一回在战场上，我的班 长从脚上脱下来送给我的。之后，他就光着脚朝敌人冲 去。战斗结束，他牺牲了，我就一直留着没舍得穿 …… 现在你去抗美援朝，把它穿上，去打美国鬼子!

**童阿男** (捧着鞋子)连长，我一定不忘记你对我的教导。 〔一群战士拥着指导员回来。

路 华 阿男，你要走了，我们连、我们党支部没有别的可以

赠给你，现在在你临走的时候，向你宣布一件事，上 级批准你入团了。

〔在场人热烈鼓掌。

**童阿男** 指导员，我还很不够。

**路** **华** 同志们，事情是这样：(取出三张破碎的和一 张完整的 入团申请书来)一年前，阿男曾写过一张申请书，在背 后，他写着：“我忘了南京路的过去，我还不配成为一 个战士。”结果把它撕了。事隔三个月，他又写了一 张，在背后又写着：“我为什么要躲避南京路?在南京 路跌倒，应该在这里站起来。我缺乏勇气，虚荣心、爱 面子，我没有资格入团。”结果也把它给撕了。又隔了 三个月，他写了第三张申请书，在背后他又写着：“我 还不像我们的排长，不像班长，更不像老班长，我不能 入团。”又撕了。直到写了第四张，才把申请书交给 党。在这张申请书上，他写着：“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 话，永远跟着党走，把我的青春，我的一生贡献给伟大 的共产主义事业。”党就根据童阿男同志对革命的热

|  |  |
| --- | --- |
|  | 情追求和决心，根据他的表现，批准他入团了!(大家 热烈鼓掌)阿男，这撕碎的三张，你应该把它牢牢保存 着，这是你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记录! |
| **童阿男** | (隆重地接过三张破碎的申请书)指导员，你都知道? |
| **鲁大成** | 你一张张撕，指导员给你一张张地捡，什么事他都知 道。  〔老班长激动地擦眼泪。 |
| **鲁大成** | 老洪!你干什么? |
| **洪满堂** | 拦不住了，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得南 京路在前进，我看见部队在成长，后继有人了!你们 到了朝鲜以后，有用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打个招 呼，我老班长，扛扛行军锅什么的还中! |
| 路 华 | 同志们!过去的一年，给了我们不少教育，使我们初 步懂得了，不要因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认为阶级斗争 从此结束了。不!我们面前还摆着长期的严重的阶 级斗争任务。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 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陈喜啊，(陈喜、赵大大走向 路华)你们俩是老兵， 一路上要多多照应阿男。 |
| **陈** **喜** | 是! |
| **赵大大** |  |
| **童阿男** | 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 路站完最后一班岗。 |
| 路 华 | 好吧! |
| **通信员** | (上)指导员，他们来了。  〔这时锣鼓声起，战士们拥着童妈、阿香、周德贵上。 |
| 童 妈 | (走近童阿男跟前)阿男!北边冷，把这件皮背心带 上，别忘了你爸爸在南京路上流的血。 |

**周德贵** 阿男，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替朝鲜人民报仇。 **童阿男** 老人家的话句句都记在我心上。

**阿** **香** 妈!(把衬衣匣子交给母亲)

〔童妈将匣子转给周德贵，周德贵将匣子交给老班 长，老班长走到赵大大跟前。

**洪满堂** 喏喏，叫你带着你就带着，到了朝鲜准用得上。 **赵大大** 你……

**鲁大成** 我说你跟我一样吧!脑子里少根弦。

**周德贵** 同志们，今天工会派我当代表，到你们这儿来， 一来 是欢送我们的子弟兵去抗美援朝，二来是欢迎同志 们继续站在南京路上，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 代表南京路的全体职工向你们表示最高的敬意。 (将一面绣着“南京路上子弟兵”的锦旗，展示在部队 面前)

〔路华隆重接过锦旗。

路 华 好吧，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战士，这是你 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童** **妈**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 〔礼炮轰鸣。

**鲁大成** 跑马厅烟火开始了，同志们，各就各位! 〔焰火中暗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霓虹灯闪 闪发光。

〔童阿男全副武装在站岗。

〔阿荣已是个新兵，他前来接岗。 阿 荣 报告!周阿荣前来接岗。

童阿男 我们的任务—

**阿** **荣** 坚守岗位，保卫大上海!再见! **童阿男** 再见!(阿荣走去)

〔路华背着阿男的背包，偕陈喜、赵大大走来。 **童阿男** 指导员，别送了。

**路** **华** (深情地)不!让我陪你们在这马路上再走一趟。

〔林媛媛赶来。

**林媛媛** 阿男!等等!

**童阿男** (回)媛媛，你 … …

**林媛媛** 要到朝鲜? **童阿男** (点点头)对!

**林媛媛** 你跑得真快，我真的赶不上你了。(给童阿男一个本 子)留作纪念，我在争取参加二十军文工团，也许我 们会见面!

**童阿男** 那让我们再见在前线吧!

**春** **妮** (拎着一篮苹果跑来)家乡苹果，带走吧! **阿** **香** (挥着 一 束鲜花跑来)弟弟!早点回来!

〔阿男敬礼，奔往前去。

〔林媛媛、春妮、阿香挥手送别。 〔周德贵、童妈走来，招手。

〔林乃娴和罗克文走来，招手。 〔不少欢乐的人群走过。

〔灿烂的灯光下，一列解放军，唱着歌走过。

**——全剧终**

**骆驼祥子**

梅 阡



剧中人物

祥子——二十七岁，车夫。

虎妞——三十二岁，刘四爷的女儿。

刘四爷——六十九岁，人和车厂的掌柜的。 二强子——五十多岁，车夫。

二强嫂——五十多岁，二强子的老婆。 小福子——十七岁，二强子的女儿。

大个子——三十二、三岁，车夫。

小顺子——二十二岁，车夫。 铁旦——十九岁，车夫。

小六子——三十岁，车夫。 老马——七十一岁，车夫。

小马——十三、四岁，车夫，老马的孙子。 曹先生——四十余岁，大学教授。

高妈——三十二、三岁，寡妇，曹宅的老妈。 冯二爷——五十余岁，煤铺的管账先生。

陈二奶奶——五十余岁，顶神的。

童儿——四十余岁，陈二奶奶的助手。

孙三——三十余岁，侦缉队员，后改业押店，放高利 贷。

侦探甲~—二十余岁。

侦探乙——四十余岁。科长。

侦探丙——二十余岁。 车夫甲、乙。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二五年间，夏末秋初。黄昏。(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的前夕。) **地** **点** 北京。

**人** **物** 虎 妞 小 顺 子 大 个 子 刘 四 爷 二 强 子 祥 子

二强嫂 小福子小六子 铁旦 车夫甲、乙。 **布** **景** 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

舞台所见是人和车厂的柜房。也是刘家吃饭，算账， 接待亲友的地方。有的时候刘四和虎妞不在，车夫 们也在这儿喝茶吃酒，休息聊天。

房子是北京一般旧式的灰瓦房，连三间，“勾连搭”。 纸糊顶棚。迎面是一排窗户，玻璃擦得净亮。房子 年久失修，虽然黄松檀柱，材料道地，却已显得七扭 八歪。四壁都烟熏火燎的罩着一层灰暗。

正中是双扇板门，通向外面的院落。院里种些 不大名贵的花草，如向日葵、草茉莉之类。窗前有个 丝瓜架，盘着肥厚的大叶子。通过玻璃窗，影影绰绰 看得见临街的大敞门。有拉着车的车夫们出入。

左边房门通虎妞的卧室。经常挂条大红门帘， 看不见里边的摆设。

右边一门通向车夫们的卧室(即车房)。

人和车厂对单身的车夫可以管睡，车夫们有时 为了绕近，不走车房，也从这间屋子走进走出。

室中陈设一套老式的八仙桌椅，笨重坚实。左 面靠窗根摆着个红漆长条案，其下是个长方账桌，左 右两把太师椅，上有老式座钟，破口帽筒，带棉套的 茶壶，以及算盘、皇历、钱板和一堆中式账簿子。

右边窗根是一架碗橱，堆满瓶瓶罐罐。

左墙壁下放一张双屉供桌，壁上悬一幅关云长 的画像，正襟危坐地看着《春秋》。其下有香炉蜡灯。 右墙下是个方茶几，墙上挂着四联石印的朱子治家 格言，和“忍为贵”、“和为高”之类的横批。这一切都 与主人的身分相当。他们生活得虽不怎么富丽，却 挺殷实而有根基。

**幕** **启** 刘四爷这时已上街去听书遛鸟。虎妞在门外房檐下 的小煤球炉子旁边弯腰炒菜。

这时车夫们拉早的正在收车，拉晚的正准备出门，是 交接班儿的时候，车夫们嘻笑声，吵闹声，乱成一片。

**铁** **旦** 虎姑娘，借两根洋火，一会好点灯。

虎 妞 穷鬼，连盒洋火也不买，就欠巡警罚你! **铁** **旦** 你是借不借呀?

**虎** **妞** 窗台上呢，自己拿去。咦，小六子怎么刚出车又回来啦? **小六子** 这条破带又别啦!

**虎** **妞** 补 吧 。

**小六子** 真倒霉，越穷越赶上。

小顺子把车夫的“号坎儿”搭在肩膀上轻轻地从左门

走出来，蹑手蹑脚地想从虎妞的身后溜出去。刚刚 149·

溜到门口，冷不防虎妞一个转身拿着炒菜的铲子迎 面照了过来，要打，吓了小顺子一跳，虎妞顺势一步 迈进门槛，叉腰拦门一站。

虎 妞 好小子往哪儿溜? 小顺子 (吓了一跳)嚇。

虎 妞 小顺子，昨儿的车份儿呢? 小顺子 (装糊涂)什么车份?

虎 妞 甭装糊涂，昨儿的车份儿!你还没交呢! 小顺子 (搔头)那个……那个……

虎 妞 哪个?你不是答应今天给补上吗?钱! 小顺子 昨天在“口儿上”白“泡”了一晚上，……

虎 妞 不成，人和车厂没有欠车份的规矩。不交车份，甭出 车!

小顺子 不出车?吃什么呀?肚子到这晚还“空”着呢!

虎 妞 活该!

小顺子 真不行啊?

虎 妞 说出大天来也不行!

小顺子 (成心斗)没通融?好啊 …… (卷起袖子。) 虎 妞 (迎上来)你想怎么着?

小顺子 (顺势从怀里掏出一把铜子儿来)我给。给钱还不行

吗?拿去!

虎 妞 (气)好小子，成心跟你姑奶奶耍骨头。(接钱数钱)

少一个子儿! **小顺子** 马虎点吧!

虎 妞 少废话，掏!

**小顺子** 真是阎王债，逼死人不带偿命的!怪不得你们开上 车厂子了呢!都是一个子一个子的打我们拉车的身

上抠!(掏出一个子给她丢在桌上。)

**虎** **妞** 谁抠你们啦!这叫公事公办，等会儿四爷回来，我还 得交账呢。

**小顺子** 虎妞，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听不听?昨天晚上我碰见

祥子啦! **虎** **妞** 在哪儿? **小顺子** 天桥。

**虎** **妞** (沉了沉)不是听说祥子拉车出城，叫大兵抓了伏了 吗?

**小顺子** 那是谣言。

**虎** **妞** (半信半疑)你怎么不叫他回来?

**小顺子** 我叫啦，我说祥子少见哪，你怎么不回人和车厂呀?

虎妞可想你哪，都快想疯了! 虎 妞 (耐住气)哼!你找揍!

小顺子 你猜祥子怎么说?他说：“就是那个丑八怪，她想我， 我可不想她!剃头担子一 头热，让她少做那份梦 吧!"

虎 妞 住嘴，你这缺了八辈儿的小顺子……(追打。) 小顺子 (围着桌子逃)这是祥子说的。

虎 妞 你成心，我饶不了你!(一把逮住了小顺子，在他的

大腿上拧了一把。) 小顺子 哎哟。

虎 妞 叫你认识认识你姑奶奶的厉害。

小顺子 (挣脱)你厉害，叫你再活三十岁也找不着婆婆家，破 货 !

二人再追。车夫们叫好。大个子从大门进来。 大个子 (在院里喊)大姑娘，你的菜“湖”了!

虎 妞 (停住脚，一边扬声骂， 一边去端锅)缺德的小顺子， 留神，别叫电车轧死你!

**大个子** (提着个药包入室)这小子又招惹您啦? 虎 妞 要他的车份儿他就成心跟我耍骨头。

大个子 大姑娘，等会儿炉子空下来我借您的火熬点药! 虎 妞 行啊，怎么,又抓了药?

大个子 又“寻”了一个偏方。

虎 妞 你这个喘病儿，可得好好治治，往后天一凉可……

大个子 (一阵喘哮)不等天凉他这就来劲儿了!治病，可钱 打哪儿来?奔一天，交完车份还剩几个大钱?家里 还有五口张着嘴儿呢!(掏钱) ……给您车份。

虎 妞 (不好答碴儿)等会儿你就用这火熬药吧。(收钱。) 大个子 对，我去找砂吊儿去。(提药走进车夫的卧室。)

虎妞把菜饭摆在当中的八仙桌上。然后把小顺子给 的钱数了数放在钱板儿上，翻开账本用毛笔蘸了蘸 唾液画了个什么记号。又从抽屉中捡出几张毛票， 折好，放在自己的袜筒里。

远处传来刘四爷的咳嗽声。刘四爷是人和车厂的掌 柜的，虎妞的爹，快七十的人了，腰腿还挺硬朗。大 圆眼，头剃得挺亮，颔下一绺雪白的胡子。土混混出 身，现在“改邪归正”,剥削车夫积累了六十几辆车， 开上车厂子，生活得十分悠游自在，自居为上等人。 他一手提着鸟笼子， 一手团着一对大铁球，花铃乱 响，非常威风，边走边骂地进了门。

刘四爷 这群混账拉车的，车拉回来就这么横七竖八的一扔 啊，挺尸的挺尸，滚蛋的滚蛋，把车收拾收拾好，就累 死你们啦!

**虎** **妞** (帮腔助威)本来嘛，不是自己的车干嘛心疼，哪个拉 车的不是坏疙疙?

刘四爷 (把鸟笼子挂在檐前，拿起布掸子抽打鞋上的尘土) 这群东西是又穷又懒，(朝着车房)你们哪，也就是拉 车吧，当一辈子牲口!

**虎** **妞** 不是我咒他们，八辈子也好不了!爹您吃饭吧!

**刘四爷** (不见有人答声儿，朝车房喊)喂，里边有喘气儿的没 有?出来一个半个的!

**大个子** (出来)四爷您回来了! **刘四爷** (冷冷地)啊!

**大个子** 大姑娘，我熬熬药!

**虎** **妞** 熬吧，大个子，你别多心，病病歪歪的，……我爹可没 骂你 ……

**大个子** 我知道。(冷笑了一下，端着砂吊，到窗外火炉上去

熬药，然后从另外通院子的门，走入车房。)

刘四爷 (向大个子的背影)亏他这么大个人，都成了骨头架 子了，干这拉车的一行，就是不能娶媳妇，一娶媳妇 准完。虎妞，拉早儿的车都收齐了吗?

虎 妞 齐了。

**刘四爷** 车份呢? **虎** **妞** 也齐了。

**刘四爷** 昨晚上小顺子 …… 虎 妞 刚才补上了。

刘四爷坐账桌前翻阅账簿。

虎 妞 甭查对了，没错儿，再不吃，饭可凉了。 刘四爷 (瞪她一眼)酒呢?

虎 妞 烫好了。

**刘四爷** (还是不放心)账都对呀?

**虎** **妞** (火了)告诉你没错儿就没错!甭“嘀咕”!替您管这 份穷账，您当是还有什么好处啊?钉是钉，铆是铆。 不会叫您老爷子吃一个铜子的亏!要查对就查对 吧，我先把饭收起来。(要走。)

刘四爷 (拦住)喝喝!好大的脾气，我的大小姐! 虎 妞 是嘛，饭好了，酒烫了，放着福不享，穷命!

刘四爷 得，得，吃饭，吃饭!(刚刚走向饭桌，又顺手从后门

拿起条帚来，往院里走。) 虎 妞 哪去?

刘四爷 不把院子扫干净了，我吃不踏实。

虎 妞 (夺过条帚来，扔在门后)得了吧，我的老爷子!饭要 凉了我可没工夫給热二回!

刘四爷 好吧，吃饭。(坐下喝酒。)

虎 妞 要是祥子在这儿，院子里从来就没这么脏过。

放下车把，就拾起条帚，大气儿不出，一会儿就扫得 一干二净的。

刘四爷 (不大愿意答理她，掏出包花生仁来下酒)嗯。

虎 妞 爹爹，听说祥子叫大兵给抓去了，是真的吗?这些天 您也没去打听打听?

刘四爷 打听他?干什么?他是我哪门子亲戚? 虎 妞 总是拉过咱们的车呀，老东老伙的……

**刘四爷** 你对他可真走心哪!啊? 虎 妞 (眉毛一扬)怎么?

刘四爷 (避开她的锋头)不怎么,听书看戏，少替古人担忧。

……哼!一个没出门子的大姑娘家!

虎 妞 您可别净往歪里想!大姑娘家又怎么啦?

**刘四爷** 成天祥子祥子的。

虎 妞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七十岁的老头子还在外头没正 行呢!

**刘四爷** (一拍桌子，威风凛凛)你说谁?

虎 妞 (不含糊，也瞪起眼来)有谁算谁，谁心里有病谁知 道 。

**刘四爷** (压下火来)你呀，唉，再活三十岁也没人敢要你，跟 你老子也这么说话!

虎 妞 (把嘴一撇)没人要我，我也不嫁；我要是想嫁人，可 谁也拦不住我!

刘四爷 哼，男人不吃了熊心虎胆，谁敢要你!

虎 妞 (触着疼处)告诉你，老爷子，好好的日子可别自找不 顺序，我可没招谁惹谁，凭什么没人要?做女儿的哪 点离格儿了?成天里里外外，忙上忙下，说话别亏 心，不是我呀，您开车厂子?您剩六十辆车?您也 配?

**刘四爷** 行啦，行啦!

虎 妞 没完。您老爷子成天正事不管，闲心不操，听书遛 鸟，还灌两盅猫尿!自己倒是自在了，可你哪一点儿 也替别人想想了?坐定了寻思寻思，别成心挤兑我 哑吧说话!

**刘四爷** (软下来)得啦!吃饭吧! 虎 妞 这碗饭我早就吃腻了。

刘四爷 '你呀!真是 ……

虎 妞 真什么,真金不怕火，女儿没一点对不起您这当爹 的。(伤心地)妈……死的早……没娘的孩子就是没 人疼，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

**刘四爷** (也不禁慨然动了父女之情)咳，虎妞!虎妞! … …

别哭天抹泪的啦!算是爸爸糊涂 …… 虎 妞 (止住哭)算是? … …

刘四爷 不算是?你还当我真糊涂呀?我上七十的人了还不 懂这个……

虎 妞 你懂，可就是成心装傻!

刘四爷 (哄她)闺女大了要婆婆家，可也别太心急呀! 虎 妞 (噗哧笑了)谁急了?

刘四爷 还不急呢!瞧你闹的这个样儿!老实说我也就你这 一份心思了，可是得慢慢来，找个门当户对的主儿。 咱们不能往下走亲戚。街面上谁不知道人和车厂刘 四爷，咱们是上等人了，六十辆车就是咱们的身分地 位。那群臭拉车的，连祥子在内，都给我死了那份心 吧!我开车厂子，我的女儿就不能嫁给个臭拉车的，

丢人!你明白我的意思? 虎 妞 我不懂!

**刘四爷** 不然，我就把这六十辆车劈了当柴火烧，也不能连车 带人便宜了那群下三烂!虎妞，你放心，我一定给你

找个好主儿，这是爸爸疼你，傻闺女! 虎 妞 疼我?不如疼你那六十辆车。

刘四爷 得啦，揭过去，虎妞，喂!(拿空酒瓶朝虎妞照了照。) 虎 妞 还喝呀?

刘四爷 再烫点来。

虎 妞 咱可说明白了，酒得往人肚子里喝。 刘四爷 (憨笑)瞧你说的!

虎妞到橱边去倒酒。二强子喝得醉醺醺地，从中门 闯了进来。一进门，他抖了抖袖子，跺了跺脚上的尘

土 。

二强子是人和车厂一个老拉车的，五十多岁，花白头 发，驼着背，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

**二强子** (向大门口)叫你个臭娘们管住了我?“姥姥”! **刘四爷** (叱喝地)二强子!

**二强子** (回身)四爷，大姑娘，吃饭哪? **虎** **妞** 二叔!

**刘四爷** 又喝醉了吧?二强子?

**二强子** (一屁股坐在刘四爷的对面)没醉。今天喝得不多。

咯……四哥，咱老哥俩得再喝喝，喝个痛快。

(顺手抄起桌上的酒瓶子，仰头就往喉咙里灌。) **刘四爷** (劈手夺过来酒瓶子)你他妈的真是醉了!

**二强子** 我没醉，四哥，你看我醉了吗?四哥?

**刘四爷** 什么四哥四哥的?谁跟你论哥们道弟兄来着，刘四 爷就是刘四爷!

二强子 啊，刘四爷!(从怀里掏出一块洋钱来，铛的一声丢 在饭桌上)我请客。四爷咱不能借酒撒疯儿，讲的是 个理。

虎 妞 二强子，你又跟谁呀? **二强子** 还有谁，左不是她!

**虎** **妞** 她 ?

**二强子** 我屋里的，你二婶子。 **虎** **妞** 为什么呀?

**二强子** (越说越气)怎么着，姑娘是我养活大的，我怎么说就 得怎么算。我不屈心，我好容易给孩子找了个主儿， 她不乐意!

虎 妞 你说的是小福子?

二强子 就是你那大妹子。

虎 妞 她今年才十七岁呀!

二强子 十七岁还小吗?姑娘早晚是人家的人。

虎 妞 对，这倒是个正理，乘着年轻水灵，晚办不如早办。 (说着咧刘四爷一眼。)

二强子 (得了知音)说的是啊，再说财礼，人家一出手就是二 百块!

刘四爷 财礼钱二百块?

二强子 啊!您说这娘们够多混吧!她愣说我把孩子卖了! 卖就卖!二百块现大洋也卖的值。

刘四爷 他男人姓什么呀?

二强子 姓什么?嗯，……我没深问，大概是姓赵吧。 刘四爷 大概!干什么的?

二强子 当连长。

刘四爷 是谁跑的合?

二强子 四爷，怎么是跑合呢，明媒正娶。是许六的媒人。

刘四爷 许六这小子!二强子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凭小福 子那人品，三百也值!早说，我给你找个主儿。

二强子 (不答)您想想，咱一个拉车的女儿，嫁给个当官的， 这就是往上攀哪。

刘四爷 是呀，财礼钱是二百块呢!

二强子 对，四爷，您圣明。闺女的大喜事她却又哭又闹，揍! 就是揍!

虎 妞 你刚才打你老婆了?

二强子 教训教训她，嗬，好娘们，她可跟我拼了命! 虎 妞 谁叫你打她的!

二强子 治不服一个娘们还能在街面上混?四哥您评评这个

理，是我对，是她妈对?咱穷人讲的是个志气。 **刘四爷** 那是。

**二强子** 您圣明!兄弟就服您。咱老哥俩今天得喝喝，我请

客。(向车房喊)小顺子，给你二叔打酒去。

**虎** **妞** 算了吧，小顺子出车了。

二强子 (站起，又糊里糊涂的坐下来)四哥!我是什么岁数 了?知道哪一个筋斗栽下去爬不起来呀!我得自己 疼自己，有了这二百块钱，我得乘着这个岁数吃点、 喝点，……四哥您说是不是?

**刘四爷** 有理。

**二强子** 我拉的那辆车您租给别人吧，唉!今天才算有个出 头之日了!(向窗台去找酒瓶子，凄凉地唱着：“薛平 贵也有今——天……”他忽然想起那块钱来，从桌子 上找到钱，再往外走)四哥，慢喝，我打酒去。

二强子踉踉跄跄走向门口的时候，二强嫂拉着小福 子正站在门槛外边。二强嫂四十多岁，两眼哭得红 肿，像一对铃铛。小福子，十七岁，身材瘦弱单薄，眉 眼细致匀称，朴素动人，羞怯怯地在母亲的身边，扶 着她。

**小福子** (看见二强子招呼了一声)爸爸。

**二强子** (恼羞成怒，明知理曲，不能不壮起威风来)怎么?你 们像冤鬼似地盯着我干什么?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 到哪儿!

**小福子** 爸爸，您出来，妈妈在外边跟您说几句话。 **二强子** 滚，都给我滚!有话回家说去。

**小福子** 虎姐姐，四大爷。

虎 妞 福妹妹，快进来，有话屋里说，又不是外人。

**二强嫂** (颤微微地走进来，陪着笑脸)大姑娘，您好，刘四爷 您吃饭哪。

**刘四爷** (二强嫂的礼貌使他不得不敷衍一句)啊啊，进来吧， 甭客气。

**二强子** 四爷，您别理她!你们真是阴魂不散哪!滚，快给我 回去，别再找揍!(又举起了拳头。)

虎 妞 (拦住他)二强子，在我这儿可不许动手，(拉过小福 子来)大妹妹，过来，让我看看，嚇!越出息越水灵 了。怪招人疼的，听说你要做新媳妇了?

**小福子** (红了眼圈，低下头)虎姐姐，别这么说……

**虎** **妞** 唉!也是， 一个人一个命!

**二强嫂** (忍不住地)虎姑娘，您不知道，孩子的命苦，她爹要 把她卖了!

**二强子** 卖?你再说卖。

**小福子** 爸爸，您刚才在家一脚踹在妈的心口上，妈吐了两口 血，您别再打妈了。

**二强子** 吐血?(硬咬住牙)活该!

**二强嫂** (哀恳地)福子他爹，你不能把亲生的女儿往火炕里 送，咱们受了一辈子的穷，忍着熬着就是为了孩子。 (泣)你快把人家的钱退了吧。没这点钱咱也没饿死 不是? … …

**二强子** 退给人家?二百块呀!

**二强嫂** (坚定地)三百块咱也不稀罕!

**二强子** 不成，接了人家的钱能说了不算嘛?四爷您说，街面 上讲的是个信用!咱不能做半吊子。

**刘四爷** 那是。

**二强子** 再说媒人拿一成，说了不算，怎么对的起人家许六?

**刘四爷** 许六拿一成啊?二十块，这回他小子又算“搂”上了。

**二强嫂** 糊涂鬼!别忘了这是孩子的一辈子 … … 四爷，您说 句话，劝劝他吧!

**刘四爷** 清官难断家务事，没我的份儿，我不参合。

**小福子** (跪在二强子的跟前)爸爸，您就疼疼我吧!(哭。)

**二强子** (哀痛)孩子，爸爸怎么不疼你，爸爸给你找个主儿，

总比你跟爸爸挨饿强!

**二强嫂** 你拍拍你的良心! **小福子** 爸爸! … …

**二强子** 孩子，起来，你起来!(一肚皮的悲愤与眼泪恨不得 一下子都倒出来)你是我心上的肉，爸爸不糊涂，可 是穷就把人逼死、逼疯!我拉了一辈子的车，三九的 西北风，三伏的毒太阳，我两条腿苦命的奔，可是哪 天也没混饱过，什么都是假的，窝头是真的，碰上这 个年月，你就得认这份命。你就听爸爸的话吧! ……再说许六那二十块钱也追不回来啦!

**二强嫂** (绝望)你这糊涂鬼真害死了人，孩子完了，我这条命

也交给你吧!(向前抓住二强子拼命)。 **二强子** (向后闪躲)你可别找揍!

**二强嫂** 你打死我吧，我死了心里倒干净。 ……

二强子过来就是一拳，二人纠缠起来，乱成一片。

大个子 (从车房冲出来)二强子!你不怕丢人哪!你 … … 给 我住手! …… (喘成一团，扶在门框上)我刚吃完药， 发了点汗，在屋里忍了半天了……咳……(喘哮。)

**刘四爷** (气得跳起来)二强子，我这儿可不是你打老婆的地 方!你们别不识抬举。

二强子 四爷，您给评评这个理! ……

**刘四爷** 走!带着你们的理儿外边评去!

**二强子** (被刘四爷一骂，伤了面子，一把拉住二强嫂)走!咱

们外边去，我就不信治不服你! **小福子** 爸爸，妈 … …

二强子像抓小鸡一样把二强嫂拉了出去。

**小福子** (求虎妞)虎姑娘，您快给劝劝吧! **刘四爷** 虎妞!少管闲事。

**虎** **妞** 不能见死不救呀，二强子……

虎妞与小福子追了出去。 大个子也追了出去。

外边一片吵打声、哭喊声。

**刘四爷** (稳稳当当地喝酒)这群穷鬼。

虎妞忽然跑了进来。

虎 妞 (端碗水正要跑出)不好，出了人命了! 刘四爷 人命?

虎 妞 二强子把他媳妇捶昏过去了，吐了一大片血! 刘四爷 真丧气!告诉你少管闲事!

虎 妞 你这个人哪……(下。)

门外暂时沉静了一会儿。虎妞慢慢地踱了进来。 虎 妞 完了，八成活不成了。……

刘四爷 死了臭块地 …… 大个子奔了进来。

**大个子** 四爷，借您辆旧车，我把她拉回去! **刘四爷** 她还有气吗?

**大个子** 坏了。心口都冰凉了。

**刘四爷** 不行，我的车拉活的可不能拉死的! 大个子四爷 … …

**刘四爷** 少废话!

**大个子** 喝!(蹩住了一口气，冷笑， 一跺脚)四爷，您真成! (下。)

**刘四爷** 拉洋车的有什么好杂碎。(酒足饭饱，嗽完了口，歪

在太师椅上唱着“靠山调”,声调凄凉惨厉。)

虎 妞 (点上了一盏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 一边洗涮碗筷，

感慨地)怪可怜儿的，小福子…… **刘四爷** 二百块呢!是个行市!

虎 妞 得啦，老爷子，风凉话少说两句吧。 刘四爷仍然在唱。自得其乐。

虎妞出门把洗锅水倒到院子的墙角去，正在这时，祥 子走入。祥子有二十七八岁，个子高大，筋肉坚实， 肩膀宽阔，显得非常硬棒挺脱，像一棵松树，沉默而 又有生气。 一脸天真的稚气，带着农民的忠厚与质 朴。今天他精神显然有些颓丧，慢吞吞地走进来，坐 在八仙桌旁。

**刘四爷** 祥子! 祥 子 四 爷 。

刘四爷 (朝窗外望了望)祥子，怎么空着手儿来的?车呢? 你那辆新车呢?

祥 子 丢了。 沉默。

刘四爷又哼起“靠山调”来。

虎妞进来望见祥子，像见了亲人。 虎 妞 祥子!你回来啦!

祥 子 虎姑娘。

虎 妞 爸爸，(喜不自禁)祥子回来了。

**刘四爷** 回来就回来呗，瞧你这么大惊小怪的。

虎 妞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去就是半个多月?我当你是 叫狼叼去了呢。(笑)你吃饭了吗?我们刚吃完，饭 还热忽。我给你盛碗饭去。

祥 子 我刚在城门口吃了两碗老豆腐，不饿。 虎 妞 那管什么用?吃点吧，毒不死你。

祥 子 我不吃。虎姑娘。

虎 妞 老东老伙的可别客气呀!怎么,拉上自己的新车就 不照面儿啦?

**祥** **子** 车!甭提了。(望了望刘四爷，从腰里解下个包儿

来，慢慢打开，里边是三十块钱，递给刘四爷。) **祥** **子** 四爷，你替我存着，三十块。

**刘四爷** (怀疑地望着他)这是哪儿来的?祥子? **虎** **妞** (急问)你把车卖了?

样 子 差不多是卖车的钱。

虎 妞 你疯了?挺好的一辆新车，你怎么舍的卖了?

祥 子 (愤慨地)车就是我的命，我苦苦奔了三年，省吃俭用

才买上的，我舍得卖?

虎 妞 (把虎妞问得愣住)是啊! 祥 子 ……叫大兵抢去了!

刘四爷 在哪儿? 祥 子 万牲园。

虎 妞 这两天兵荒马乱的，你还敢拉出城?

祥 子 不是，那天我把车放在护国寺，有人雇车到清华园， 人家一口价就给两块钱。

虎 妞 你又犯财迷?

祥 子 干什么说什么,拉车的能“咄”座儿吗?一出西直门，

路静人稀，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我心里也直“嘀咕”。 可是咱不能半道搁下，耍老娘们脾气。

虎 妞 (瞪他一眼)你要会耍还保险没亏吃呢! 刘四爷 碰上啦?

祥 子 一过万牲园打小道里钻出来十几个，好几杆家伙! 虎 妞 大兵?

祥 子 (狠狠地)什么大兵呀!简直就是土匪!完了!连车

带 人 。 **刘四爷** 抓伏?

祥 子 (狠狠地)绑票!他们狗打架，可硬逼着我去拉子弹， 我不心疼人，我心疼我那辆车!

刘四爷 是啊，多好的一辆车，弓子软，漆水新，雨布大帘，铜 活锃亮，九十六块，当初我卖给你卖的真便宜。你 呀，真是穷命!

祥 子 我卖力气挣饭吃，苦熬苦修的，不招谁，不惹谁，凭什 么抢了我的车?

**刘四爷** 你问我，我问谁去?傻小子，这是命!

**样** **子** 这三年就是盼着拉上自己的车……可是刚拉上没两 月……(眼圈红了，哽咽。)

虎 妞 哟，瞧你个大男子汉，还要抹一鼻子呢!是儿不死， 是财不散，车丢了，人回来就是万幸。甭难受!

祥 子 (擦干了眼泪)我非得再买上一辆不可。 一个拉车 的，拉不上自己的车简直是白活。

虎 妞 对，祥子，重新打鼓另开张，再慢慢的“积攒”,准成。 刘四爷 说了半天，这钱是打哪儿来的?祥子?

祥 子 我跟他们混了半个月，他们拿我当牲口，我天天想 跑，临了他们往山上撤，丢下一群抢来的骆驼，我就

顺手牵了三匹，他们抢了我的车，我就牵他们的骆 驼，反正我不能空着手回来，横竖一条命。

**虎** **妞** (笑)你真是个傻骆驼。 **刘四爷** 骆驼呢?

**祥** **子** 卖了。半道卖给一个养主儿。 **刘四爷** 三匹骆驼就卖三十块呀?

**祥** **子** 嗯 。

刘四爷 傻旦!拉到城里来卖给汤锅里起码值六十。

祥 子 我活了，不是让骆驼到汤锅去挨刀。叫他们到口外 放青去多好。

**虎** **妞** 对，祥子，你心眼好，准有好报。

**刘四爷** (瞪虎妞一眼，向祥子)祥子，这钱怎么办? 样 子 先存在这儿，等我“攒”够了数儿……

**虎** **妞** 再买辆新车。 **祥** **子** 非买不可。

**刘四爷** 这么办，我借给你吧，二分利，别人是二分五。

**样** **子** 我不借。我还是那个主意，万事不求人!我自己有

力气慢慢地挣，现钱买现货。 **虎** **妞** 对，我看就数祥子有志气! **刘** **四** **爷** 你少掺合!

**虎** **妞** 还不许我说话?

祥 子 四爷，我先得租一辆拉，晚上还得睡在这儿。 虎 妞 行啊，你铺盖还在里边呢。

祥 子 四爷，钱您收下，见人别提骆驼的事儿。 虎 妞 甭嘱咐，你个傻骆驼。……

小顺子冲冲地闯进来，把号坎往桌上一摔。 小顺子 他妈的，倒霉!

虎 妞 小顺子!你怎么这么早就收车啦?明天的车份 …… 小顺子 得了吧，我的姑奶奶，又是你那车份，车份!

(看见祥子)祥子回来啦?

祥 子 回来了。怎么回事儿，顺子?

小顺子 我刚出车就碰见路上过“红差”! 祥 子 “红差”?

小顺子 就是大兵押着要枪毙的人游街。喝，七八个。

刘四爷 这两天一拨一拨的可多了。叫你小子碰上啦? 小顺子 可不，大兵劫住洋车就往上绑，拉着走，上天桥。 虎 妞 是土匪呀?是抢犯?

小顺子 哼，都是年轻轻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不是工人就是 大学生。一个个真不含糊，走到热闹口儿上就演讲， 喊口号，看的人直拍巴掌。

**虎** **妞** 胆子可真不小。

**小顺子** 他们喊的我都记下来了。什么“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刘四爷** 小点声儿!你找死呀!

**小顺子** 我拉着这辆车就别提多沉了。年轻轻的，我拉他们 上天桥?我真迈不开步儿。可是枪托子不饶人，你 看叫他们给搅的!

**刘四爷** 那群捣蛋的学生们还不得毙几个!

**小顺子** 那是您说!(转向祥子)到了天桥，嘣子没给，又是一 枪托子，滚!这年头哪儿讲理去?那小伙子讲得好， 就是张大帅、吴大帅这帮土匪骑在咱老百姓的脖子 上，好人才喘不出气儿来。

祥 子 天桥应该是收拾他们坏蛋的地方。

小顺子 等我把车放回来，一路上越寻思越想掉眼泪，那小伙

子的模样儿，我一闭眼就真真的，他们犯了什么法，

有一天我不“扒”了他张大帅的皮算我白活! **刘四爷** 小顺子，你也快够上天桥的份儿了。

祥 子 上天桥也比叫这群混账骑在脖子上强! **刘四爷** 喝，祥子，你也想跟他做伴儿?

**样** **子** 1做伴就做伴! **刘四爷** 1你倒豁出去了。

**祥** **子** 活就活个干脆，死也死得利落，总比受这份窝囊气 强!

虎 妞 (喜爱地)瞧他这股傻劲儿!

祥 子 p哼，我连车都丢了，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小顺子** 你那车呢?

祥 子 叫大兵给抢去了。

小顺子 啊?叫大兵抢去了?怎么抢的?

祥 子 咳，别提了!顺子，我就是不服这口气。我祥子有的 是力气。再挣回来。

**小顺子** 好事都叫咱哥俩赶上了。走，咱哥俩好好聊聊，祥 子，洗澡去，去去这一身的晦气。

**刘四爷** 小顺子，可也有这么一说，拉上红差，就是冲喜，你要 红运高照了!

**小顺子** 歇着你的吧!走!

祥 子 对，洗澡去，退退晦气。

虎 妞 祥子，可早点回来，没人给你们等门。

二人刚要动身，大个子垂头丧气地走进来。 虎 妞 大个子，二强子他屋里的……

大个子 二强子他屋里的完了。 虎 妞 死啦?

**犬个子** 我拉着她，在半道上……就咽了气了。临死抓住了 小福子的手，掰都掰不开。唉!一个人哪 …… (默默 地走进车房去。)

小顺子和祥子也慢慢地走出去。

**刘四爷** 死了好，死了她倒享了福了。 ……虎妞，我也出去，

甭等门。 **虎** **妞** 哪儿去?

**刘四爷** 遛个湾儿。(正从钱板上把钱揣在怀里。)

**虎** **妞** (劈手夺了过来)放下，遛湾带钱干什么?您去就去， 甭带钱。

刘四爷 我上七十的人了反倒由你管着?好吧 …… (气下。) 屋里只剩下虎妞一个人了，她孤零零地感到一点寂 寞，走到桌边拿起一面镜子来照了照，强自排解地哼 起评戏来：“又来了开店的马寡妇……”唱不下去。

一个深沉的叹息：“唉!” 暗转。

舞台上灯光渐明。

是当天晚上，距前场四个钟头以后，将近十二点钟 了。虎妞换了件葱绿色的小绸袄，头发梳得比白天 整齐，鬓边插了朵草茉莉，脸上也涂抹了一些脂粉， 嘴唇上血红的胭脂，显得有几分媚气。

桌上多了一把酒壶，两盏酒杯， 一大盘酱鸡和醺肉， 还有几个不甚熟的京白梨，皮儿还有点发青呢。

虎妞一人在灯下抹骨牌，这时她正朝着飞在灯边的 蛾子出神儿，室内寂静，通车房的门儿扣上了。远处 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声：“萝贯赛梨……",“驴肉 …… ”——抑扬而单调。

祥子从大门进来，嚼着个青萝萸，直奔车房走，虎妞 回身到门口喊住他。

虎 妞 嗨，祥子，你回来啦?

祥 子 (站在门口，望着虎妞有点奇怪)虎姑娘，您还没睡

呢?

虎 妞 给你等门呢? 祥 子 门没拴着。

虎 妞小顺子呢?

祥 子 他，洗完澡先走了。我睡了一觉。 …… 虎 妞 这小子准找野娘们去了 ……

祥 子 不会，他说上东城他姐姐家去了。

虎 妞 你个傻骆驼。别傻愣着，去，把大门插上，赶紧回来， 我有话跟你说。

祥子关了院子的大门，回来还是站在门口，好像有点

心跳。

**虎** **妞** 进来呀。

**样** **子** (不得不从命，慢慢踱过来)虎姑娘吃萝萸。(把手里 半个萝萸放在桌上。)

虎 妞 我嫌辣，傻小子怎么不挑个红瓤儿的，心里美! 祥 子 辣的败火。

虎 妞 你看!(一指桌子上的酒菜)傻骆驼? 祥 子 (用眼睛问了一句)这干什么?

虎 妞 我给你接风，坐下!(斟酒)喝吧! 祥 子 我不会喝酒。

虎 妞 好心好意，不领情是不是?不喝就给我滚出去。 祥子莫名其妙，刚要转身。

虎 妞 回来!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你看。

(她端起杯来，一闭眼，灌了多半杯，举着杯)你喝，甭 等我揪着耳朵灌你!

祥子接过杯子，手直打颤，一伸脖子，干了。

虎 妞 (笑起来)对，听话的才是好孩子呢。你去了这半个 多月，不知人家心里多么惦着你呢。

祥 子 (勾起心事)倒霉，把个车给丢了。 虎 妞 今天晚上不许再提你那辆车!

祥 子 四爷呢?

虎 妞 出去了，这些日子老爷子又弄了个“外家”,还瞒着

我，当我不知道呢!哼，快七十的老头子了，……今 天不会回来，你放心。

祥 子 跟四爷说一声儿，我刚刚在澡堂子里碰见了曹先生。 **虎** **妞** 哪个曹先生?

样 子 在大学堂里教书，早先我给他拉包月的。我找好了 事由，他还叫我回去，明天就上工。拉上了宅门，买 车的事横许能快点!

虎 妞 你这小子真不懂好歹!我可不许你再去拉车，等我跟 老头子说说，叫你就在咱车厂子里管点事，也正短你

这么个人，有你吃的喝的，准比你天天跑臭脚去强。 祥 子 我跟曹先生说好了。

虎 妞 (气)地道窝头脑袋，非去出那份臭汗不过瘾，是不是? 样 子 我还想买车呢。

虎 妞 不要紧，连车带人我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

谁叫我看上了你呢?我的傻骆驼……祥子。

虎妞把门反扣上了。回身媚笑。祥子木然。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距离前幕四个多月。深冬。晚上。 **地** **点** 曹公馆。

**人** **物** 曹先生 高 妈 祥 子 虎 妞 孙 三 侦 缉 队 员 甲 、

乙 、 丙 。

布 景 曹宅的下房，挺宽绰的两间南房，左边靠墙放着一张 木板床，是祥子睡觉的地方。床上有被褥、枕头，旁 边放着个泥作的大“扑满”。正面临窗是一张八仙 桌，上有茶壶、茶碗，和一盆仙人掌，根枝碧绿。正面 偏右有个门，通小跨院，由一座花墙和里边的小院隔 开。屋里放着几盆曹先生养的花草。墙角有个洋炉 子，上面坐着开水。室右一门通临街大门的过道，过 道也是存放洋车的地方。

曹先生在大学里教书，对待下人、车夫都很客 气，所以连下人的住处也这样干净整洁。

左边墙上还挂着个旧红木镜框，里边镶一幅彩 墨花鸟，是曹太太的手笔。窗台上有一堆蛐蛐罐儿

屋角有辆小孩的自行车。 **幕** **启** 高妈把祥子扶了进来。

祥子额头流出很多的血，衣服也撕破了几处。 他手里提着个折断了的车把，和一个碎不成形的车

灯。

高妈是曹宅的老妈，三十二三岁，寡妇，人个子 不高可长得挺轻俏。说话做事都是同样流利而动 人。

高 妈 瞧你摔的这个样儿!一跑起来就玩命! 祥 子 高姐，您甭扶我，不碍事。

高 妈 (捻开室内的电灯)哟，还不碍事呢，瞧你这一脸的

血!

祥 子 唉，一个拉包月的，碰坏了车，摔了人……真丢人!

高 妈 你快洗洗脸吧，这受了风还了得?先生那儿有药，我 给你拿去。

院中，曹先生喊祥子的声音。 高 妈 先生叫你呢!

祥 子 (答应)唉。

这时曹先生捧着绷带和药瓶子走了进来。曹先生四

十多岁，圆胖脸，带眼镜，头发很柔软，偏分着。穿一 件衬绒袍，外面罩着毛蓝色的布大褂，洗得已经发了 白，可是烫得挺平整。他为人朴素、热情，也非常幽 默 。

**高** **妈** 你瞧，先生倒来看你来了。哼，祥子在这儿生闷气儿

呢 。

**曹先生** 祥子，给你，绷带、棉花、碘酒。你摔的怎么样? **样** **子** 不要紧的，曹先生。

**曹先生** (拉祥子临近灯光一看)喝，快擦一擦，别受了风，包 上，包上，疼不疼?

祥 子 不疼，我还当流的是汗呢。

高 妈 先生，他这下子可摔得不轻啊!

**曹先生** 快点擦擦，怪吓人的，高妈，劳驾，给打盆脸水来。 **高** **妈** 是啰。(拿脸盆下。)

**祥** **子** 曹先生，您别管我，您没摔着哪儿?

曹先生 (弯了弯手臂)我打车上翻下来是腺臂肘儿先着的 地。擦破点皮儿。别看我跟学生们打了几天篮球， 还真起了点作用，腰腿灵活了。太太刚给我包上了， 不要紧。

高妈端脸水上。

**高** **妈** 我早就知道嘛，他一跑起来就不顾命，早晚得出点岔

儿。果不其然!快洗洗吧，洗好了上点药。 祥 子 劳您驾，高姐。

院中传来曹先生的孩子毛毛的清脆的声音：“爸爸， 祥子叔叔摔着哪儿啦?”

**曹先生** (向院中喊)毛毛，不要紧，快睡觉吧，赶明儿早起还 要上学呢。

毛毛：“爸爸，让我去看看吧?” **曹先生** 别出来，毛毛，外边凉。

曹太太的声音：“毛毛，快躺下，听爸爸话，别起来。” 高 妈 (向祥子示意)小少爷惦着你呢，你可答个碴儿呀!

祥 子 (向窗外)毛少爷，睡觉吧，我没摔着哪儿，赶明儿送

你上学堂。

毛毛：“祥子，我睡觉了，明儿见。”

祥 子 (含着泪)明儿见， ……明儿我给你逮蛐蛐去。 **曹先生** 祥子，过来，我给你包包。

祥 子 我自己成。

**曹先生** 听话，我来。上趟学生们请愿挨了打，我给包扎了十

几个人呢，手儿练出来了，当个外科护士，足够资格。 紧不紧?

祥 子 成。(曹先生去洗手，祥子犹豫了一下，痛苦地)先 生，您另外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您留着收拾车，车

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几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儿的 呢 。

**曹先生** (笑了)这用不着提什么辞工的事儿啊。祥子!

**高** **妈** 是呀，先生跟太太可都没说你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 瓦 。

**曹先生** 这也不是你的错儿，修水沟放石头就应该放个红灯。 再说也是我催你快点跑。这才出的事儿。

高 妈 祥子是面子上磨不开，本来嘛，把先生给摔了。可 是，先生既没怪你，你也甭再别扭啦!瞧他这样，身

大力不亏的，还和小孩一样呢! 祥 子 丢人!

高 妈 先生不是没说你什么吗，你就放心吧!(端着脸盆出 去)

曹先生 (等高妈出去后，认真地问祥子，压低了声音)祥子， 刚才你拉着我的时候，你注意车后边那个骑自行车

的了没有?

祥 子 在王府井南口?

曹先生 是啊，所以我叫你穿过霞公府再拐南河沿。……

祥 子 这小子真讨厌，不紧不慢地、远远地老在车后边跟 着。

**曹先生** 你看清他穿的什么衣服了吗?

祥 子 青大袄，黑呢帽，帽沿压得低低的!…… **曹先生** (点了点头)你认识他吗?

175·

祥 子 不认识，(想)也没看清模样儿。拐过南河沿可就没 影儿了。

**曹先生** 嗯，这些日子没人跟你打听过我吗? **祥** **子** (摇了摇头)没有。

**曹先生** 那很好，要有生人跟你打听我，你就说我出门了。这 两天外边风声挺紧……可这没你什么事儿门户多当 点心。

祥 子 是了。 高妈上。

高 妈 先生，左宅的电话

**曹先生** 好，我去接。祥子，留神点门户，早早歇着吧。(下。)

**高** **妈** (还在关心祥子辞工的事儿)怎么样，转过弯来了吗? 要说曹先生曹太太的人性有多好，遇见个和气的主 儿也是个缘分，不能动不动就辞工不干哪。当初，我 当家的活着的时候，我也常辞工，年轻气儿粗，一句 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 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伺候不着，不伺候， 如今我男人一死，我可好多了。

祥 子 我就是觉乎着今天摔了曹先生，心里真是， ……对不 起人。

高 妈 算了，你呀爱挂火，你在这儿拉包月总比你出去拉散 座、打油飞强。什么都是假的，钱是真的。对吧，祥 子?

祥子 我就死皮赖脸的干吧，多会儿自己买上车 ……

高 妈 对，心眼活动着点儿，没错。歇着吧，我去看看太太 还要什么不。(下。)

祥 子 慢走。高姐。(剩下祥子一个人在屋里，慢慢走到床

前，抱起“扑满”来摇晃了一下。把口袋里的钱，填在 “扑满”里。自言自语)连存在刘四爷那儿的，一共约 模有六十多块了，赶明儿把它要回来，过年先对付辆 七成新的……

门外叫门和高妈开门的声音，祥子起初没注意，等到 高妈把门开开，他才一惊，往外跑。高妈进来。

高 妈 祥子，外边有人找你。 祥 子 先别开门!

高 妈 哟!人都进来了。 样 子 找我?

高 妈 是位堂客，姓刘，是你的相好的?(俏皮地一笑。)

这时，虎妞已经进来了，咳嗽一声，朝高妈瞪了一眼。 高妈也端详了一下虎妞。

高 妈 你们说话儿，我去关门去。(笑着出去。)

外边关大门的声音。

祥 子 是你呀!有什么事儿?

虎 妞 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呀!姑奶奶来看

你，怎么?还得在过道儿上等着，好大的排场呀! 祥 子 走吧，有话咱俩到门口胡同里说去。

虎 妞 怎么,这儿不是人呆的地方? 样 子 小声点，上房睡觉了!

虎 妞 我嗓门大惯了，哟，脑袋怎么包上了?跟谁打架来 着?

祥 子 是摔的。你干什么来了?

虎 妞 来看看你呀，来错了吗?(放低声音)怨不得你躲着

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妖精似的小老妈儿! 祥 子 别嚷!

虎 妞话不顺听是不是?

祥 子 (气的蹲在墙角儿上)痛快点，你干嘛来了?

虎 妞 我?哼!事儿可多了。(温柔地)祥子，我找你有要 紧的事!

祥 子 什么事?这大晚上 ……

虎 妞 (凑近了祥子)祥子，我有啦。 祥 子 有了什么?

虎 妞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祥 子 (几乎跳起来)啊?

虎 妞 说话呀!

祥 子 你，……你找我干什么?

虎 妞 不找你我找谁去?养出儿子来管你叫爸爸。 样 子 ((痛苦地)这算怎么档子事儿?!

虎 妞 告诉你，一条线拴两个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谁不认账也不行，这出戏就得鸣锣打鼓的唱下去。

赶腊月二十七是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 祥 子 忙，大年底下。

虎 妞 (一竖眉毛又提高了调门)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

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 祥 子 轻点，我的祖奶奶!

虎 妞 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正没工夫跟你费吐沫，说翻

了，我会堵着你宅门骂三天。 祥 子 别嚷行不行?你不嫌丢人吗?

虎 妞 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呀!你是了味儿啦，教我一

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挣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高 妈 (推开房门)祥子，先生说叫你们说话轻点儿!(关 门，下。)

祥 子 你慢慢说，你说怎么办吧?

虎 妞 (撇开嘴笑了笑)这不结了，(温柔地)不屈心，我真疼

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 祥 子 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

虎 妞 祥子，我给你出个好主意。 祥 子 说吧。

虎 妞 我可不能乌漆麻黑的一辈子，咱们得正事正办。 祥 子 老头子能答应啊?

虎 妞 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摇头。他是 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绝不肯往下走亲戚。谁一去 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

祥 子 你拴他的车，我拉我的车，我也没打算往上攀，他称 车，我不希罕。

虎 妞 可是谁叫我看上你了呢?这个事非我自己办不可， 咱们来个先斩后奏；可是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 是不行。老头子越老越糊涂，咱俩一露风声，他能去 娶个小媳妇，把我硬撵出来。老头子棒着呢，别看快 七十了，真要娶个小媳妇，多了不敢说，准保还能养

出三两个小孩来，你爱信不信。 祥 子 够啦!够啦!说正经的吧。

虎 妞 这是实话。我这么想，赶腊月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 一天，你去给他磕三个头。讨他个喜欢。我再弄点 酒什么的叫他喝个痛快，看他喝到七八成上，就乘热

打铁，对，你干脆认他做干爹。 祥 子 我认“他”做干爹?

日

虎 妞 啊，先近乎一层是一层啊，日后我再教他知道我身子 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先给他个“徐庶进曹营

——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我再说出你来! 祥 子 说出我来?

虎 妞 (故意逗弄他)咦，不说你说谁呀?难道我肚子里的 孩子是打天上掉下来的?

祥子(急了)不成，我不干。传扬出去， ……丢脸!挤兑急

了，我就走!(站起就想走。)

虎 妞 (拉住祥子)回来，你上哪儿去? 祥 子 哪儿都成，找个干净的地方去!

虎 妞 (正言厉色地)我告诉你，你可少打那个馊主意，惹出 “漏子”来想拍拍屁股一走，办不到，你上天边我也把 你抓回来!

祥 子 (想哭)你真把人逼死!

虎 妞 瞧，急什么呀，傻骆驼!我知道你要面子，我早就想

好了主意，不说是你，我找好了个垫背的! 祥 子 谁 ?

虎 妞 那个新近死了的乔 咱们车厂子东边杠房的二 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东直门外的义地 里，老头子上哪儿追根儿去?省得你丢丑好不好? 等老头子的气儿消了，咱再慢慢儿吹风儿，顶好把我 给了你，老头子想护住了自己的面子，准得答应，本 来是干儿子，再做个女婿，反正差不多，顺水推舟，你

说我想得好不好? 祥 子 (闷声不响)哼!

虎 妞 怎么,哑吧啦?你可说话呀!

祥 子 随你的便吧!我……这一辈子!

虎 妞 这一辈子，有我这么个人疼你，还委屈你啦?便宜都 叫你小子一个人捡着了，还得剜着心眼替你想主意，

你算哪门子的男子汉?

祥 子 (叹了口气)我真给男子汉丢人!那天晚上要不是叫 你给灌醉了……

虎 妞 甭提那个了，这是咱俩的缘分。就这么办了。二十 七见!我可得回去了。祥子，给你，这是你存的那三 十多块钱，收好了，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收好

了，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丢了可别赖我。 祥子把钱接过来，数了数。

虎 妞 不用数，差一个罚十个。二十七见，不见不散。

可送送我呀!……(走到门口又回来)脑袋不疼啊? 祥 子 不疼。

虎 妞 (望望窗外)刚才那个小老妈姓什么? 祥 子 你问这个干什么?

虎 妞 还不许问问。 样 子 姓高。

虎 妞 我看她眉来眼去的可不是个东西!你可老实点，少 给我勾三搭四的，让我查出来咱就翻锅。

样 子 算了吧，你就别胡是非了。不早了，要走就走吧，我 跟你去关门。

虎 妞 (回身媚笑)二十七见，我等你。(下。) 祥子把她送了出去。过道传来关门声。 祥子垂头丧气地走回来。

这时高妈正进门。 高 妈 你的相好的走了? 祥 子 走了。

高 妈 敢情祥子也有这么一手啊!人不可貌相，别看老实 巴焦的。她是干什么的?

祥 子 开车厂子的。

高 妈 好啊，你拉车，她开车厂子倒也门当户对。

祥 子 高姐，您说这件事……(感到羞愧说不下去。) 高 妈 怎么?

祥 子 咳，我……我……说不明白……

高 妈 这么大人，害什么臊啊!依我看，挺不错，只要人好， 模样儿甭挑肥捡瘦的。有个人总比打光棍强。几时

好日子啊?我还得随个份子，喝你杯喜酒呢。 祥 子 咳 !

高 妈 祥子，我问你先生出了什么事儿了? 祥 子 没什么呀!

高 妈 怎么这么晚两口子关着房门烧东西，翻箱倒柜的，要

出远门?

祥 子 没听说呀。

高 妈 从打前几天，天天一帮一帮的学生们到这儿来商量 事儿，连我都不叫进屋去倒茶送水。

祥 子 先生在大学堂里教书，还短的了学生来往?

高 妈 我看怎么嘀嘀咕咕的呢?这些日子，城外兵荒马乱， 城里天天有大兵警察逮学生，乌漆麻黑的人就没影 儿了，先生是好人，可别跟着摊上事儿，咱们侍候人 的，也别吃“挂落”儿，你说是不是?

外边敲大门的声音。 人 声 电报!曹宅电报!

高 妈 叫门呢，我去开去!送电报的。 人 声 开门哪!

高 妈 (朝外走)来了。 祥 子 等等，我去。

**曹先生** (在上房门口)祥子，问清楚了再开门。哪儿来的? 祥 子 (出室，在过道)找谁?

人 声 曹宅电报。 祥 子 哪儿来的? 人 声 上海，快点。

祥子开门的声音。

门一开，好像闯进一大群人来。

与此同时，高妈看见有手电筒的光打在窗户上，忙跑 出去到院里。

高 妈 哟，房上有人!祥子!

人 声 住嘴，你们喊我就毙了你! 院中一片奔跑的脚步声。 有人喊：“到北房去搜!” 有人答：“是。”

祥子和高妈被孙侦探(即孙三)和侦探甲用枪逼着退 进门来。

高 妈 (浑身打颤)救命呀!土匪!

侦探甲 (打高妈一记清脆的耳光)住嘴!你他妈的找死啊! 高 妈 老爷，饶命，我们是底下人! ……

侦 探 甲 ：站在那儿，不许动，别吭声儿，吭声我就打死你。 高 妈 (老老实实地)是。

孙侦探 喂，你们听明白了：我们不是土匪，也不是抢劫，我们

是侦缉队，来办案，逮人! 高 妈 逮我们? … …

孙侦探 逮你们干嘛?臭老妈子，要逮的是你们曹先生。 祥 子 先生，在大学堂里教书，是好人。

孙侦探 好人?好人里挑出来的。工人学生们成天捣蛋，都

跟他有关系。盯他不是一天了，逮进去就枪毙。 **祥** **子** 枪毙?

**孙侦探** 差不多。可是你们呢，知情不报罪孽也轻不了。 **祥** **子** ——我们没犯法。

**孙侦探** 那可不能由你说，你们的主子犯了案，带你们不带你 们，全在我一句话。要是愿意进去呢，那欢迎。有错 拿的，没错放的，可别后悔；要不然呢，就放漂亮点， 我们也不是喝西北风儿长大的，别等我们费事，客客 气气，不伤和气，老四，跟着她，上她的下房去。(意

指去搜高妈的钱。) **侦探甲** 是，走!

**高** **妈** 您放下那个(指手枪)我跟您去。 **侦探甲** 走!

**高** **妈** 嚷 。

侦探甲押高妈下。

**孙侦探** 快点，把身上的，铺底下的都掏出来吧。 **祥** **子** 什么?

**孙侦探** 钱哪。(把帽子往头上托了托，含笑地，用电筒照在 祥子的眼睛上)祥子，你还认识我吗?

祥 子 (擦了擦眼睛)好像有点面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孙侦探 瞧你小子这点记性 ……

上房传来喝斥曹先生的声音，与毛毛哭的声音。

祥 子 毛毛!(要往外奔。) **孙侦探** 站住!

左边传来女下房的声音。

高妈：“饶命吧，那是我干了三年事由积蓄下来的 ….. ”

侦探甲：“放开手!”清脆的耳光声。高妈哭喊声。 孙侦探 (慢条斯理地)咱俩是老交情了，想起来了吧?

祥子您 … …

孙侦探 你忘了三个多月以前在万牲园? 祥 子 车 !

孙侦探 我就是那个孙班长。后来我们往西山上撤，怎么,一 瞅冷子，人不见了，你小子好快的兔子腿呀!现在我 又当了侦缉队，也巧，偏偏是你给他拉车，我跟你们

好几天了。咱俩好像有点缘分。 祥 子 班长，您多照应……

孙侦探 是啊，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嘛…… 祥 子 那您就放了我。

孙侦探 是呀 … …

祥 子 您也放了曹先生吧。

孙侦探 (笑)放了他?我的脑袋还要不要了?少管别人的闲

事，交待你自己的吧。 祥 子 什么?

孙侦探 钱呐!拿出钱来买条命吧。 祥 子 我是拉包月的，我没钱。

孙侦探 到这结骨眼上你还财迷呢。快点，交情是交情，事情 是事情，外场人，漂亮点。

祥 子 你们真……(脑上青筋跳起来，攥紧了拳头。)

孙侦探 别动，你想怎么着?我这是执行公务!你动一动我

就开枪打死你，那不过是捏死个臭虫。

侦探甲进来，把一堆钱给孙侦探看了看。

**侦探甲** 这娘们真厉害!洋钱、毛票、铜子都叫我给搜干净 了。三哥，这个要不要?绸的!(他一提手中的一件

夹袍。) 孙侦探 带着。

孙侦探 快点，你，干脆!还要吃点苦头吗?

祥 子 (把“扑满”哆哆嗦嗦地拿了过来)都在这儿了!

孙侦探 这不截了。(一把把它碰得粉碎，钱洒了一桌子)就 这点?

祥 子 全在这儿了，这是存了买车的钱。 孙侦探 身上呢，兜儿里?

祥 子 没了! 孙侦探 翻!

侦探甲过来翻祥子的衣袋，掏出虎妞刚送来的那三 十块钱。

侦探甲 喝!这还掖着三十块呢!(顺手狠狠地打祥子一个 耳光)他妈的!

**孙侦探** 你是自找不痛快!还有吗? 祥 子 全完啦。

侦探乙、侦探丙押曹先生上。

**侦探乙** (挺文明的样子)都搜过了?没有“传单”什么的? 孙侦探 搜过了。不少。

侦探乙 走吧!

**祥** **子** 曹先生!(哭。)

**曹先生** (压住了激动)祥子，不用怕。你再另外找事由吧。 有空多来看看毛毛。

院内传来毛毛喊爸爸的哭声，与曹太太的饮泣声。

**祥** **子** **先生!**

特务推押着曹先生下。

**孙侦探** (颇有礼貌地)祥子，委屈你了，回见。(亦随下。)

样 子 (木然地站在灯影里，文丝不动，两眼瞪着挺圆。一 腔的怒火)曹先生，是好人哪，也逮起来啦……(他忽 然望见满桌上“扑满”的碎片，走过去，拾起来一小 块，抚弄着)一个拉车的，难道想拉上自己的车都不 行吗?这世道! … …

深巷里传来打更的铜锣与梆子声，声调凄恻而 悠 长 。

**——幕缓落**

**第** **三** **幕**

**时** **间** 深冬。大雪过后，刮着凛冽的寒风。严寒逼人的日 子。晚上。

**地** **点** 同第一幕，人和车厂的柜房。

**人** **物** 虎 妞 二 强 子 小 顺 子 大 个 子 祥子 小福子 老马 小 马 小 六 子 铁旦 车夫甲、乙。

**幕** **启** 室内的陈设与第一幕没什么大变动，窗户玻璃上冻 着厚厚的冰花。正中通院子的门框上挂着一条棉门 帘，很破旧也很厚实。室内当中放一个大煤球炉子， 火苗红红的有一尺多高，上边坐着个水壶，蒸气从壶 嘴冒出来，像一团浓重的白烟。空气很沉浊而温暖， 与外边的冷清而凛冽，划开两个世界。

刘四爷不在家，而车房又没生火，所以车夫们都 凑在这间屋子里，贪恋这一点暖和。拉早的已经收 了车，他们在风雪里奔了一天，沏一壶三大枚一包的 小末儿蜷伏在火炉边，享受这片刻的安闲。

二强子抱着个酒瓶子坐在火炉边烤火，他比半 年前更加衰老，脸上的皱纹更深，望着火苗，出神。

虎妞在临窗的桌边煤油灯底下做针线， 一边哼 着评戏。

铁旦儿蹲在地上就灯影儿里补胶皮带，他从乡

下来了半年，很淳朴，但正在学着车夫们的油滑，显 得还不够纯熟。另一车夫小六子，手里捧着个石印 的唱本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念，又像在唱。

香烟和蒸气，充满室内，烟雾迷漫。外边北风狂 吼，乱得电线发出尖啸的声音。

**虎** **妞** (轻声哼着评剧《马寡妇开店》)“又来了佳人……马 寡妇。”

**小六子** “ 樊梨花这次把山下，梨山圣母…… ” **二强子** (深长的叹息)唉!

**虎** **妞** 二强子，你打刚才这是怎么的了?瞧你这唉声叹气 的!一声连着一声儿，你还有完没有?

**二强子** 没完!我这一肚皮的委屈，一肚皮的怨气，完? **小六子** “梨花一催能行马…… ”

**虎** **妞** 你还委屈?省省吧!二百块钱把个十七岁的大闺女

给卖了，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二强子** (话刺他心窝子)我愿意呀，我?

**虎** **妞** 喝，新鲜!你不愿意?可是谁做的主?大洋钱你一 个人吃了喝了，闹到归齐是小福子倒霉!

**二强子** 那得怨她自己的命!放着高台阶儿不爬，偏偏讨生 在一个拉洋车的家里!

**铁** **旦** 拉洋车的也不见得个个卖闺女! **二强子** 住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铁** **旦** 好，算我没说。

**虎** **妞**“又来了佳人马寡妇。…… ”

**铁** **旦** 虎姑娘……你这个马寡妇可又来了几趟了? 虎 妞 缺德!不爱听外边蹲着去，我又没去请你!

铁 旦 得，算我没说。

**二强子** 唉，(喝酒)我花了四十多块钱来发丧她……衣、衾、 棺、椁 … …

**虎** **妞** 算了吧，那是你亏心!

**二强子** 家败人亡了 ……

**虎** **妞** 你没去看看小福子?

**二强子** 去了，没让我进门，硬不认我这老丈人。小杂种! 室内暂时沉静下来。

车房里传出一连串的喘哮声。

**二强子** (朝车房门望望)大个子，今天他没出车?

**虎** **妞** 病了，痰痨!咳呛起来像个连珠炮，哪一夜也得到两 三点，他有家不回，偏偏黏在这厂子里。

**二强子** 哼，回家?还不够他伺候他那病老婆的呢，有点病

呀，……不如死!

小顺子攥着一卷大饼从外边走进来，带着一身的凉 气，站在门口掸了掸雪。

小顺子 喝，小屋真暖和。天堂!

**虎** **妞** 小顺子，这么早就收车了?

**小顺子** 还早呐?天冷，人稀，整条大街见不着一个鬼影儿， 放半天也揽不上一个座儿，两只脚都快冻裂了。(他

凑到火炉边垛了垛脚。) **二强子** 快来烤烤火吧。

**虎** **妞** 小顺子，今天挣了多少钱? **小顺子** 八毛钱零三十六个子儿。 **二强子** 不少啊!

**小顺子** 打清早到如今，马不停蹄，身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不知有多少回了!这几个大钱!

二强子 唉，还有放一天，空手回来的日子呢! 小顺子 二叔，喝酒呢?

二强子 啊，我是因为……今天天冷点，顺子，你来口，解解寒 气。

小顺子 我不喝。辣嗓子眼儿!

铁 旦 你呀，没这份儿福气，瞧，二叔多自在，会享福，四两

白干，消寒解闷。还是养儿养女的有福气。

二强子 咳!儿女就是冤家。

铁 旦 (俏皮地)别那么说，姑娘养活到十七八岁上，一卖就 是二百块呀!

二强子 (火了)铁旦!你找揍啊?你他妈的损人? 铁 旦 不敢!得，算我没说!

虎 妞 这小子嘴欠，不挨骂你骨头痒痒。

二强子 (瞪着他)惹火了我就真给你个五儿的。(举起酒瓶 子。)

铁 旦 (不含糊)“六”! 二人怒目相对。

小顺子 (斥责他)铁旦!

二强子 你小子，学吧，年纪轻轻的…… 小顺子 您别生气，二叔，来块大饼!

二强子 不啦，我刚吃了。

虎 妞 小顺子，今天的车份儿呢?

小顺子 短不了你的，拿去，(掏钱掷给虎妞。) 虎 妞 慢点吃，别噎死!

小顺子 (打嗝)咯……噎死总比饿死强!我是肚皮空的前心 贴着后心呢。

二强子 人是铁饭是钢，卖力气就得吃口子。缺了口，身子股

儿吃亏，就是牲口也得上足了草料不是?好，这大冷 的天，肚里没食，一个筋斗栽下去，甭想爬起来。

小顺子 还是二叔知道咱们这行的甘苦，不像你，就懂坐在账

桌边上，静擎车份儿。喂，“寻”碗热茶喝。

**小六子** 您喝，刚泡的，四大枚一包的小末儿。挺醉的。

虎 妞 你小子有志气就甭拉咱厂子里的车，姑奶奶又没去 请你。

**小顺子** 没拉车的，你们拴车的就得饿死。

虎 妞 靠你这一天毛儿八七的，发不了财。拉车的都像你 这样儿，拴车的就倒了霉。抽别人的烟，喝别人的 茶，到处找便宜，见汽车不躲，成天跟巡警耍骨头，一 交车份儿就泡蘑菇!你呀，甭想好儿!

**二强子** 这年头，想好有个“鸟”用! **虎** **妞** 天生的坏疙疙!

**小顺子** 哪个坏疙疙不是打好人削成的! **二强子** 算啦，别顶嘴啦!

小顺子 哼，我爹一辈子还要好要强呢，拉了你们人和车厂一 辈子的车，怎么样!到头还不是四块薄板东直门外 义地里一埋!就差用芦席卷了去喂狗呢!爹死了， 儿子来，我们是欠着你们的!

二强子 (缅怀往事，兴奋起来，眼里透着光彩)提起你爹大顺 儿来，我们老哥俩当初一道走过车，真够棒的，人是 干净利落，车也“率”!那年头拉洋车的少，提起西四 牌楼大顺儿跟二强子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 …… 操起车把来像一阵风，不离吗的哪个不叫他给“蹶” 了?只有我们老哥俩，碰在一块，撒起欢儿来，道边 上真有拍巴掌叫好的。 ……哼，好汉不提当年勇，完

了，一年是一年的事儿!

铁 旦 二叔!您拉了多少年的车?

**二强子** 从打光绪末年北京城一兴洋车起，我搁下又拾起来 前后足够三十年。这个行当，苦透了顶也寒透了心! 混到如今……唉!

**小顺子** 有一天，人不骑在人的脊梁上，只有坐车的，没有拉 车的，那日子该多好。

**二强子** 妄想，都坐车，谁拉呀?还有那日子!

**小顺子** 有!满街上尽是汽车、电车、摩托车，人不再当牲口! **铁** **旦** 那我也去开汽车，开电车多好!

**虎** **妞** 哟，瞧美的你!还要开飞机呢! **铁** **旦** 飞机也是人开的!

**二强子** (深沉地)小顺子，你说，真能有那日子啊?

**小顺子** 能，我听那上天桥的红差，那个小伙子讲过，要人不 压迫人，人不剥削人，就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二强子** 这帝国主义可是个什么主意呀? **小顺子** 反正是坏主意!

**二强子** 唉，那年头我算赶不上了。

室内沉静下来。窗外北风刮得山摇地动，窗纸忽忽 地乱响。隔室，大个子喘成了一团，随着咳嗽声，大 个子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焦黄的脸，一腮黑胡子碴 儿，手里还是端着那药罐儿。默默地走出来把药罐 放在炉子上。

**大个子** 大姑娘，借个火儿热热。 虎 妞 热吧!

**大个子** 这屋子真暖和，里边把人冻成冰核(音胡)儿! 虎 妞 你怎么不出来坐呀?跟大伙凑个热闹。

**大个子** 我在炕上忍了会儿，越呆越冷!等吃了药，还得出趟 车。

**小顺子** 今晚上你还出车?

**大个子** 不出车，明天吃什么?

**小顺子** 外边好大的西北风，迎风，噎得人喘不出气儿来；顺 风，脚都沾不着地，你?

大个子 除非下刀子!你成， 一个人吃饱了一家子不饿，我， 五个孩子全张着嘴呢。当没当的，卖没卖的，不出 车，一家大小喝西北风!我寻思这晚把车放在前门， 赶广和散戏，也许能对付个座儿。

**二强子** 大个子，歇一天吧，别拿自己的命打哈哈。

**大个子** 谁都知道命值钱，可穷人的命，不如一条狗。大人饿 了杀杀裤腰带，挺一顿儿，可那群猴崽子，吵的你别 提多心慌了，逼得我连家都不敢回!除非真躺下，闭 上眼，心静!喝!热了。(把药从炉上拿下来，倒在 粗碗里闻了闻)唉，混的成天跟药罐子打交道!(一 口灌了下去，惨笑)我不是惜命!五个孩子，死了也 闭不上眼!

**二强子** 有病慢慢治!

**大个子** 治呀?白搭，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二哥，您说指身为 业就得一条好身子股儿!唉，我这是现世啊!(紧了 紧腰带，把帽头往下拉了拉)回见吧，众位。

小顺子 大个子，(追上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零钱来，塞给他) 拿着，你今天甭出车了。这是六毛多钱，就这些了， 够不够你明儿的?

**大个子** (感动，望着手里的钱，手有点颤抖)兄弟!怎么能用 的钱?不，不!

**小顺子** 都是苦哥们儿，用的着。赶明儿好天儿，你多挣几个 再还我。

**虎** **妞** (借花献佛地)对呀!大个子你就接着吧!小顺子平 常猴手里抠不出个枣儿来，今天他倒是实心实意呀!

**小顺子** 少放屁!你也就会耍嘴皮子!

**小六子** 大个子，收下吧，大伙都是苦哥们儿。

**大个子** (忍住泪)得，我就依实了，忍一晚上吧!咳!要不是 五个孩子……(紧走了一步迈进车房去，怕把泪流在 外屋里。)

**小顺子** (向他背影)五个孩子 ……

室内又暂时沉寂下来，每个人都有一肚皮的怨苦，说 又说不出来，像是被个什么压着。空气闷得怕人。 室外北风不要命的刮，刮。

虎 妞 (也感到沉寂得可怕，又唱了起来)“又来了佳人马寡

*妇……* *"*

这时祥子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呆呆地站在门口， 耳朵冻得通红，两眼也失掉了光彩。

虎 妞 (喜出望外)哟，祥子，你回来了。傻站着干什么?快 进来呀!坐在火炉子旁边暖和暖和。瞧，冻的这个

样儿! 祥 子 四爷呢?

虎 妞 出城上姑妈那儿去了，好小子，你到真守信用。

祥 子 (别出来的一句话)真没地方去!(找个地方坐了下 来。)

虎 妞 (忙端过碗热茶来)喝碗热茶，暖和暖和! 祥 子 我不渴。

虎 妞 瞧，你可接着呀，打哪儿来的一脑门子的官司?

二强子 祥子，宅门混得好，事由不错? 祥 子 嗯 ， … …

铁 旦 可好几个月不见了，祥子。

虎 妞 人家祥子在宅门里混得顺心，主儿好，零钱多，外带 一个干净利落的小老妈天天陪着，可把人和车厂的

老伙伴们扔在脖子后头了。 祥子站起，转身就要往外走。

虎 妞 (上前一步，一手拉住他)这是怎么个碴儿?上哪去?

说话呀!

**祥** **子** 你离我远点!

**虎** **妞** 哪来的这么大火儿呀! **小顺子** 祥子，出了什么事儿啦?

祥子仍然不语又走回，坐到凳子上来。

**小顺子** 怎么,事由又吹了? **祥** **子** 嗯!

**二强子** (要发议论)混宅门啊就得有个耐心烦，……

**虎** **妞** (拦过话来)阿弥陀佛，吹了好。回车厂子来。不能 认准在一棵树上吊死。

祥 子 顺子，曹先生叫人家给逮起来了。 虎 妞 逮起来了?

小顺子 为什么? 祥 子 不知道!

**虎** **妞** 不是绑票儿?哪逮的?

**祥** **子** 说是侦缉队。 **二强子** 犯了案?

**虎** **妞** 那天晚上我还去过一趟，不是……

祥 子 你走了不一会工夫，就来了一大帮人，不问清红皂白

……哼，好好的一家子人家! 虎 妞 那你? … …

祥 子 他们把我放了，可是搜光了我的钱，连铺盖卷儿也不 让拿!

虎 妞 连我送给你那三十块?

祥 子 全完!抢!他妈的明抢!

虎 妞 倒霉!(一跺脚。)

二强子 没吃上挂误官司就得念佛。

祥 子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混得好好的，六七十块钱，差不 离可以买上一辆新车的钱!… …

**二强子** 命里该着!

祥 子 这年头，你越想往好上混，越像有小鬼在后边拉着! (走向虎妞。)我想见见四爷，四爷不是跟侦缉队上的 有交情吗?请四爷给打听打听曹先生的下落。

虎 妞 四爷才不管这份闲事儿呢。祥子，你可别傻心眼，知 道他犯的是什么案哪?

祥 子 侦探说闹学生跟曹先生有关系。

虎 妞 越这事儿越难办，躲还躲不开呢，少往里掺合。 祥 子 那曹先生就算完了?

虎 妞 不是没你的事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呆着!有 的是车，你先拉着，钱丢了慢慢再“积攒”!

祥 子 算了吧，我早死了这份心了。

小顺子沉思中，掏出香烟来吸着。

祥 子 顺子兄弟，给我根烟抽! 小顺子 怎么,你?

祥 子 我两天没阖上眼了，提提神。 虎 妞 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样** **子** 满街上蹈哒! **虎** **妞** 满街上蹈哒?

**祥** **子** 我真想把这口气儿蹈顺了! 虎 妞 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祥 子 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算认了头。真没地方去!

虎 妞 到这儿来没你的亏吃。后天是老爷子的生日，正缺 你这么个人来帮帮忙。

祥 子 帮吧! 沉 默 。

外边老马的声音：“四爷在家吗?” 虎 妞 谁呀?祥子快去看看去!

老马：“我啊。 …… ”

老马掀开门帘走进来。他是个老拉车的，大约快七 十了，穿着件短不够短长不够长、莲蓬篓儿似的棉 袄，襟上肘上都已露出了棉花。脸上蒙着一层厚厚 的尘土，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毡帽下髭髭着。眉上 须上都挂着些冰珠儿，他掀开门帘慢吞吞地往里走。

小顺子 嘿，我的大叔，快着点吧，寒气都钻进来了。 **虎** **妞** 你找谁?

**老** **马** 这不是刘四爷的人和车厂吗? 虎 妞 是啊，有什么事?

老 马 没什么事，我是来望望老掌柜的。真冷，这个天儿 ……我……(说着说着，身体支持不住，摇摆欲倒。)

祥 子 (一步过去扶住他，扶他到火炉边的板凳上来)老爷 子，这儿坐，暖和暖和!

老 马 啊，谢谢……(还不等坐稳就晕过去了，顺势一溜，摊 在地上。)

祥 子 啊，怎么的了，老爷子，老爷子! **小顺子** 老爷子晕过去了!

**二强子** (拦住众人)别动!祥子，别松手!一松手人马上就 完。挺住了腰!解开脖领儿!(解开老马脖领凑近

听了听)还好，不是痰!白糖水，快，热茶也成! **小六子** (赶忙端过碗热茶来)老大爷!喝口茶!

茶杯刚放到老马的唇边，他哼了两声，缓过气儿来。 **二强子** 缓过来了。

**小顺子** (对着老马耳朵)大叔，您喝口水!

老 马 啊!哎哎……(他朝四周望了望，双手捧定茶碗连着 喝了两口)哎!劳诸位的驾了。可多惊动您众位了， 对不住……

祥 子 (扶起他)您坐稳了说话!

虎 妞 可吓死我了!差点没出人命!

老 马 不碍事，好了，好了!我这是又冷又饿，这屋里热，我 一阵头晕，不要紧。好了，好了!惊动了众位，对不 起。

虎 妞 你找刘四爷有什么事啊?

老 马 嗬……我是拉着辆车，打这门口儿路过，刘四爷是我 老掌柜的，当初我也赁过四爷的车，呕，您，这不是大 姑娘吗?不认识我了?

虎 妞 你是老马——大叔! 老 马 嘿嘿，对了

虎 妞 几年不见可改了模样儿了。四爷不在家。

老 马 我也没事。 ……我拉着辆破车溜溜儿转悠了一天， 可没张罗上什么座儿，哼，人家看我这个岁数，真想 坐车的主儿也害怕。天又冷，风又大，我是又冷又

饿，我怕一下子倒卧在雪地上就算完了。 ……我一 抬头看见这儿是老人和车厂子，我……这才“挣为” 着爬进来，想缓和缓和，缓口气!嗬嗬，我实在撑不 住了，……要不，我也不进来添麻烦。

祥 子 您好点了?再来一碗!

老 马 成喽!我是肚子里没食，心发慌，这屋子热就晕过去 了，不要紧。这可怎么话儿说的，(向二强子)二哥您 坐呀。(要起来。)

**二强子** 先别起来，甭客气，我坐了半天了。您横是快六十了 吧 ?

老 马 还小呢，七十一了。 小顺子 七 十 一 ?

二强子 可够岁数了。

**老** **马** 岁数，唉，是最不饶人哪，早就该往土里埋了，可是还 得拉着辆破车“挣为”,真给干咱们这一行的丢人!

**二强子** 唉!我也是五十往外数了，再过二年，还不得像您一 样!呦，老大爷，我说话可嘴冷点。

老 马 唉，没说的。您说，这不是实情话吗，穷人的命就像 个枣核儿，两头尖，中间大。您琢磨琢磨：小的时候 不饿死，万幸；到老的时候不饿死，万难；只有当中间 这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混得还能像个人 儿似的，……嗬嗬，哥儿们，我也说的是实情，可别过 意 。

小顺子 大叔，您说的痛快，是实话。干这行的，谁早晚也有

一个筋斗摔死的行市。早晚! 祥 子 人就该这么一辈子?

老 马 可也不尽然。这不是赶上这年月了吗?要是好年

头，太太平平的，没什么张大帅吴大帅的争地盘，成 天际的打仗，粮食再便宜点，咱们的日子也不致于 这么苦，是不?

**祥** **子** 对，就是张大帅、吴大帅这群狗日的把咱们害苦了! 没错儿?

铁 旦 要是不打仗，我还回家种庄稼去呢。

**老** **马** 盼着吧，兄弟!盼着啊，总该有那么一天，世道不能 老这样。

小顺子 几时能把它兜着底儿翻个过，让咱穷人的气儿喘顺

了 。

老 马 刮风下雨不要紧，天不能老阴着，太阳总有出来的时 候，云彩多厚也挡不住。别看老阳儿躲在云彩背后， 它是在那儿“按”劲儿呢。 一出来管保是晴天大日 头!是不?唉，我也缓过气儿来了，得，谢谢众位



门外有喊“卖素包子”的声音。 祥 子 老爷子，您先等等。(下。)

**老** **马** 嗬嗬，我也是爱“白话 ”,… …

**二强子** 您说的连我心眼里也有点豁亮了。

**老** **马** 有说有笑的也是活着，成天搭拉着个脑袋不也得往 前奔吗!干嘛心里不豁亮点呢?

祥子匆匆回来，手里用白菜叶托着十个素包子，一直 送到老马的面前。

祥 子 热的，您吃吧。

老 马 哎……哎……瞧，这是怎么话儿说的，咱哥俩 … … (又乐又像是哭)倒底是哥儿们哪。拉座儿，不居给 他卖多大力气，临完多要一个大，都怪难的!

(说着站了起来，往外走。) **祥** **子** 您吃呀!

**老** **马** 我叫小马去，我的小孙子。他还在外边看着车呢。

**祥** **子** 敢情那是……您坐下，我去。(下。) **小顺子** 您就乘热吃吧!

老 马 (望望包子)我这可就叨扰了。真是!难得哥儿们这 点义气。(用手抹抹眼泪，又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 可始终没往起拿。)

祥子拉着小马走进来。他十二三岁，脸上挺瘦，可是 身上穿的挺圆。两只大眼睛闪闪冒亮光。鼻子冻得 通红，一脸的稚气。

小 马 爷 爷 !

老 马 快招呼大叔，瞧我说了半天话儿，还没领教众位贵姓

呢 。

小 马 大叔!

老 马 小马儿，乖乖，给你这包子。这位大叔给你买的，吃 吧!

小 马 (盯望着祥子)你给我买的?你也吃啊! 祥 子 你吃吧。

小 马 爷爷吃了吗?(拿起包子来一口一个。)

老 马 哎，慢慢吃，爷爷吃两个就够了。剩下都是你的。吃 完了，咱们收车回家，不拉啦。明儿个要是不这么 冷，咱们就早点出车，对不对。

小 马 爷爷，您吃三个吧，剩下是我的，我回头把爷爷拉回 家 去 。

老 马 不用，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坐在车上更冷。 祥 子 你十几岁了?

小 马 十三。

祥 子 帮着爷爷拉车呀?

小 马 爷爷拉，我在车后边推着，叫爷爷省点力气，我也多

认识道儿，道儿摸熟了，赶明自己拉车，不用问巡警。 小顺子 倒有个心眼。等你长大了咱不拉车了。

小 马 不拉车?那赶情好，可也得成啊。

小顺子 怎么不成，你长大了就该是好年头了。 小 马 爷爷，是真的吗?

老 马 真的!真的!

小 马 那么我就快快地长。长得跟这位大叔(指祥子)一般 儿 高 。

小顺子 你爸爸呢? 小 马 爸 爸 … …

老 马 他爹也是因为那一年打仗，叫大兵给拉伏拉去了。

一去不回头。媳妇…… 小 马 爷爷，别提那个!

老 马 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孩子心重，别提多要强 啦。媳妇也走了，就剩下我们爷儿俩，吃这辆车，车 破，可是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 多挣少爷俩儿苦混，没法儿!

小 马 爷爷，咱们还得拉一趟，明儿早上还没钱买煤呢。 老 马 不要紧。

小 马 都是您!刚才二十个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了，您 偏不，明儿早上没煤看您怎么办?

老 马 爷爷去赊五斤煤球。 小 马 还饶点劈柴。

老 马 是呀，好小子，快吃吧，吃完咱们该蹈哒着了。

小 马 爷爷咱走吧!

老 马 谢谢人家众位大叔啊!

小 马 谢谢大叔，(向虎妞)大婶! 老 马 那是姑，不是婶!

小顺子 是姑是婶谁也说不清! 虎 妞 缺德!

老 马 虎姑娘，刘四爷回来替问声好儿。明儿见。 小 马 明儿见。

虎 妞 大叔，慢走啊，有空来呀!

老马拉小马走出，众人目送。

虎 妞 瞧这一老一小，连吃带喝的!还是祥子心眼好。 不早了，也该散散啦!

**铁** **旦** 这条破带总算对付上了。虎妞，你再不给换新，我就 不交车份啦!

**虎** **妞** 车份归车份，车带归车带，别往一块扯。 **小顺子** 走，铁旦，睡觉去。跟她少废话。(下。)

**二强子** 明儿见!(走到门口)喝!这冷的天，老天爷呀真是 不睁眼。

二强子一拉门帘，小福子正往里走。小福子，穿一件

布棉袍，挺单簿，手里提着个小包儿，一脸的愁容。 **小福子** 爸爸!您在这儿哪!

**二强子** 你，你怎么? **小福子** 爸爸!

**虎** **妞** 小福子，你怎么啦?你男人呢?

**二强子** 有话说话，这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 **小福子** 他，他又要卖我!

**二强子** 卖 ? 谁 ?

**虎** **妞** 你男人呢?

**小福子** 男人开拔了，把我给甩下了。听说仗打得不好，我等 了七八天，也不见人影儿，又没吃的!还是他们队上 的一个好心眼的兄弟来告诉我的信儿，说不用等啦， 他到哪儿都花个一二百块钱安个家，又是媳妇又是 老妈子，临完一走，就都甩下了。只剩下一副铺板，

还欠了三个多月的房租。 **二强子** 那……那谁要卖你呀?

**小福子** 许六。听许六说他找许六借了八十块钱，拿我顶的 账，许六商量着要把我卖到窑子去，我……我才偷偷 跑回来了。

**二强子** 他妈的许六!这回我跟他拼了。

**虎** **妞** 许六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准是他也听到信儿，想捞个 外快。这回可不能便宜了他。

**二强子** 对，准是怎么回事。他拿不出凭证来，我就跟他动刀 子。你甭怕。

**小福子** 虎姑娘，您给求求刘四爷，帮个忙。……

**虎** **妞** 大妹妹，许六的事儿四爷做的了主，你就说你男人说 好还要回来呢，许六他不敢。这半年你也算享了福

了，出息得更好看了。

**小福子** 唉!(一言难尽的太息。)

**二强子** 走吧，闺女，有事情你爹顶着。走吧! **虎** **妞** 小福子，明天来，咱姐俩好好的聊聊。 **小福子** 虎姐姐再见啦。

二强子拉小福子下。

**虎** **妞** 这真叫破镜重圆呐。哼，祥子，你傻愣神干什么?怎 么,看上小福子啦?我替你说说去!

样 子 明儿见。(要走。)

虎 妞 站住! 样 子 什么事?

虎 妞 我跟你有话说! 祥 子 说吧!

虎 妞 你小子真不错，说回来就回来了。这回可得好好听

我的。祥子，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可别生气。

祥 子 什么事?

虎 妞 前天我找你去，我不是说我肚子里有了吗? 祥 子 少提那件事，我心烦!

虎 妞 那是假的，是我装了个枕头，骗你玩儿的! 祥 子 假的?

虎 妞 不信你瞧呀!哈哈，我的傻骆驼!

**——幕落**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腊月二十六。前一场的后三天，早展。 地 点 人和车厂账房。

人 物 祥子 虎妞 刘四爷 顺子 铁旦 冯二爷 大个

子小六子车夫甲、乙。

布 景 早晨。积雪尚未融化，太阳照在雪上的反光使室内 分外明亮。后天是刘四爷的寿辰，庆九。室内桌椅 擦得分外干净。门帘，换了条新的。八仙桌上放着 个歪脖的大话匣子。室外，可院中搭上了暖棚，棚上 是玻璃隔扇，挂着画屏。

**幕** **启** 门外有卖大本皇历和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以及 抖空竹的声音，一片旧历年前的景象。

虎妞在窗前梳头。她刚起来不久，眼泡还有点 浮肿。祥子蹲在桌边用抹布给桌子过水。闷头干 活，一声不响。虎妞不时回身朝他望望。她故意把 头绳搭在肩上，然后满处地找。

虎 妞 咦，我的头绳呢?

祥 子 (发现)这不，在你肩膀上。

虎 妞 (把辫子递给祥子，要他代扎)给我扎上!

祥 子 (粗手笨脚地替她扎辫绳)好吧。

虎 妞 算了吧!(把辫绳抢了过来，自己扎)我告诉你，这两 天你可精神着点，他做寿，打心眼儿里高兴，你再讨

老头子点喜欢，咱俩的事有盼望! 祥 子 哼……走着瞧吧!

刘四爷从外入，手里提着一大堆东西，鸡毛掸子，供 果，红纸等。……

**刘四爷** 虎丫头，虎丫头，来搭把手! **虎** **妞** 来啰，爹，您买了这些东西。

**刘四爷** (一眼望见桌上的留声机)喝，话匣子，哪来的? **虎** **妞** 是我刚让祥子给借来的呀!

**刘四爷** 成啊，祥子，擦桌子呢，好，擦得干干净净的!别马

*虎。*

**虎** **妞** 就是祥子干活儿踏实。那些猴崽子(指车房),一个 也不帮个手!

刘四爷 他们哪，还少教他们给我吊儿郎当的瞎起哄，有祥子 一个人就行了。人勤谨点没亏吃。等会把门口的雪

扫一扫!

**祥** **子** 是了，四爷。

虎 妞 给你钱，一会去买把扫帚来。要竹子的，好扫雪。得 赶紧扫，老阳儿一晒化了就成烂泥浆了!

**刘四爷** 顺便去催催天顺棚铺的杨掌柜，问问暖棚柱子怎么 还不来包彩绸。真急死人!

虎 妞 杨掌柜的说，后天是正日子，彩绸明天包。瞧您这急 劲!

**刘四爷** 早点包上我看着痛快。庆九嘛，一个人还能活几个 六十九呀!我这回可得热热闹闹地办办，去，去催杨

掌柜! **祥** **子** 是啰。

**虎** **妞** 对，祥子快点跑，拿出你那飞毛腿的本事来。

**刘四爷** 祥子，回来!还得叫一声冯二爷。喜事大总管，到这 晚还不露，这不是成心亮我的台吗。谁家的红白事 我刘四都是赶在前头，轮到我，怎么着，都等请啊?

冯二爷匆匆上，听见了最后的话音。他是隔壁煤铺 的管账先生，五十多岁，尖鼻子，嘴角上留着两撇老 鼠须子。人很圆活。刘四爷碰到涉及文墨的事儿便 去请教他。

冯二爷 四爷，我这不是来了吗，四爷的事真能等请?我不是 答应给您去弄一堂好腊忏吗?你瞧，大冷天跑的我 这一头的汗。

**刘四爷** (挖苦地)祥子，给冯二爷沏茶。

**冯二爷** 得啦，四爷。(一边打开提进来的竹篮子。 一件件地 往外端)四爷，您上眼，景泰蓝，够年份，当初不是一 品当朝的人家谁能摆得起这个?你看够多“谱儿”! (一件件摆在八仙桌上。)

**刘四爷** (端详)还不离儿。

**冯二爷** 那是。姓冯的办事……四爷，可不贵呀。

**刘四爷** ( 一 愣)多少钱?

**冯二爷** 全堂，一块二!

**刘四爷** 便宜，鬼市上也买不来，值!

**冯二爷** 四爷，是租钱。

**刘四爷** 租钱， 一块二?(翻了脸)冯二，你可别拿我当冤大 头，当初我给人家包办红白事的时候还没你呢。凭 这玩艺，租钱一块二?我租不起，您给我拿回。

**冯二爷** 四爷，别着急啊!如今这年月杂合面是多少钱一斤 啦?什么也瞒不了您不是，先不提租钱，摆在这儿先

用着，到时候听您赏，那好说： **刘四爷** 这还像句话。桌椅家伙呢? **冯二爷** 随后就到。

**刘四爷** 误了事我可要你的脑袋!

**冯二爷** 误不了。四爷，全堂的大红绣花围靠，绣的是牡丹一

品，丹凤朝阳，别提多讲究了。庆九嘛!

**刘四爷** 好吧!花俩钱我倒不在乎。是要办个排场。

(一眼望见呆在旁边的祥子)祥子，你傻愣着干什么? 快去催呀，天顺棚铺。

祥 子 是 。

刘四爷 回来，给你钱，顺便给我请一堂果子来。 祥 子 是 。

虎 妞 祥子，你过来，我还托你给办点事儿呢。

冯二爷与刘四爷在搬动蜡忏，摆在正面条桌上。

虎 妞 (偷偷塞给祥子两块钱)这是两块钱，叫一堂寿桃寿

面，就说是你送的寿礼。 祥 子 我?

虎 妞 (很快一使眼色)马上送来，让老头喜欢喜欢! 祥 子 明天的日子，今天就送来?

虎 妞 你没看见老头在“烧包”了吗?今天明天一个样。快 去 吧 。

祥 子 四爷没事啦?

刘四爷 嗯 …… (想了想)去吧! 祥子下。

刘四爷 (从抽屉中掏出个新礼簿子来，交给冯二爷)这是新

礼簿子，等会儿有人送礼，有一笔登一笔，我全交给 你了，可别打马虎眼!

**冯二爷** 四爷，这是什么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刘四爷** 喝，你还要拿我一把儿?

**冯二爷** 不敢，冯二办事向来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刘四爷** 算了。等事完了我好好地请请你。

冯二爷坐下来裁红纸写寿字。 **刘四爷** 小顺子呢?

**虎** **妞** 不是去借麻将牌去了吗?

**刘四爷** 大个子，铁旦，里边的人都给我出来。

小顺子、铁旦、小六子都相随走出，一个个都懒洋洋

的 。

**虎** **妞** 小顺子，四爷叫你借的麻将牌呢? 小顺子 麻将牌?

虎 妞 啊 !

小顺子 我忘了。

**虎** **妞** 瞧你小子这份记性!怎么活的? **小顺子** 我这就去。

**刘四爷** 等等，还有人呢，就你们这几个在车房里? **铁** **旦** 都出车去了。

**刘四爷** 一会给大伙递个话儿，就说是我四爷说的，明天是四 爷的好日子，……

铁 旦 (成心挑逗)好日子，是四爷要娶个后老伴?

**刘四爷** 小王八旦!(过去半真半假地在铁旦头上打一记清 脆的耳光)贫嘴!听着!

铁 旦 四爷，我就盼您娶个老伴了，我们小哥儿几个也好有 人疼哪!

刘四爷 (火了)听着!后天是我的生日，六十九岁庆九，明天 暖寿，晚半天就有亲友来，四点以前你们都给我收 车，明天的车份不要了。

铁 旦 车份不要了?

刘四爷 教你们白拉一天。可别没良心，心里头多给我念道 点吉庆话儿!

小顺子 四爷，拉晚的怎么能四点收车呢?

刘四爷 拉晚的十一点以后再回来，反正别在有人的时候出 来进去的乱挤。你们是拉车的，我刘四可不跟你们 同行，明白?

小顺子 明白。

刘四爷 后天是正日子，谁也不许拉车。 小顺子 那又票一天。

刘四爷 为四爷做寿，歇天工! 小顺子 吃什么呀?

刘四爷 早晨八点半我就给你们摆座。六大碗、四凉碟、一个 火锅子，对的起你们吧。

小顺子 家里还有大人孩子呢。 刘四爷 那我概不招待。明白? 小顺子 明白。

刘四爷 可院子的大暖棚，明天生上火炉子，暖暖和和，都给

我穿上大褂，谁短橛橛地进来，我可把谁踢出去! 小顺子 四爷，大褂我可当了。(掏出当票。)

刘四爷 去赎，要不想法子借一件，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吃完 了都给我走人，我好招待亲友，亲友们吃的是八大 碗，我先交待明白了，到时候别看着眼馋。亲友是亲 友，不能一样待偿。你们有人心呢，就给我出个份

子，交给冯二爷。 **冯二爷** 对，我上账。

**刘四爷** 十大枚的礼我也不嫌少， 一个子儿不掏干给我磕三 头，我也接着。就是得给我规规矩矩的像个人样儿。 听明白了没有!

**小顺子** 明白了!

**铁** **旦** 四爷，我打今天就不吃饭，专等明天你那一顿了。 **虎** **妞** 这小子，嘴真贫。

**刘四爷** 找揍!晚上愿意还吃我呢，六点以后再回来，剩多剩 少全是你们的，早回来可不行。

铁 旦 四爷一做寿，我们拉车的可就成了属耗子的了。都 得躲起来，见不得人。

**刘四爷** (瞪眼)我招待的是亲友，我不跟你们同行!

**小顺子** 四爷，大年底下正是有买卖的时候，您少进一天车 份，不要紧，我们跟着白泡一天可受不了。

**刘四爷** 少废话，就这么办了。七十庆九，千载难逢。喂，虎 姑娘，把我新做的那一套袍子马褂拿出来再试一试。

**虎** **妞** 爸爸，您这两天也试了好几回了，别折腾了! **刘四爷** 叫你拿你就拿不截了。给冯二爷看看。

**冯二爷** 对，得看一看。开开眼。 虎妞下。

**刘四爷** 六毛八一尺的团花大缎，新里新面新棉花，我还真舍 不得穿呢。

虎妞从屋里拿出一件新棉袍来。 **虎** **妞** 老爷子穿吧。

**刘四爷** 对。(得意地把衣服抖开来，穿)铁旦来帮帮忙!

刘四爷把衣服交给铁旦叫他伺候着，铁旦成心弄得

手忙脚乱。

**刘四爷** (伸不出袖子来)袖子!袖子!天生拉车的材料，连

穿衣服也不会伺候，吃窝头的脑袋。 **铁** **旦** 我又不是跟包的!

**刘四爷** (穿整齐)冯二爷，怎么样?

**冯二爷** 真够气派。当初不够 一 品的爵位，谁穿的起这个。 **刘四爷** 那是。

**小顺子** 四爷，您这套“寿衣”真不坏。

**刘四爷** 放屁，什么“寿衣”,寿衣是死人的装裹!

**小顺子** 我说是您做寿穿的衣服! **刘四爷** 没知识!

祥子捧着寿桃、寿面上。

虎 妞 祥子回来了，快去接过来。

祥 子 四爷，天顺棚铺杨掌柜说马上就来，绝误不了事!

刘四爷 误了我的事我不把他宰了!这是谁送的?

虎 妞 这是祥子送给您的一份寿礼。寿桃，寿面，瞧，够多 么大气。别看祥子平常不言不语，办起事来还真有 个心眼儿。

**刘四爷** 成啊!

小顺子 祥子，你?……你送的?

虎 妞 啊!你们比得了吗?遇上事儿就看出来了，你们哪，

也就是随个份子，十大枚，临完白吃白喝。 **小顺子** (对祥子非常不满)祥子，人家发了财啦! **铁** **旦** 倒真肯下本钱。

虎 妞 爸爸，您看这份八仙人，多讲究，八仙上寿，张果老， 蓝采和……

**刘四爷** 好，摆在供桌上。大姑娘，你把我昨天请的那一对福

寿蜡烛也拿出来!

**虎** **妞** (笑)老爷子，后天才是正日子呢!忙什么呀!

**刘四爷** 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地我看着揪

心……

**虎** **妞** 瞧您这份心急。好，去拿，拿……(进去拿出蜡烛

来。)

**刘四爷** 洋火呢?

**虎** **妞** 老爷子，真点哪?

**刘四爷** 点!(看看十分心满意足。高兴得拍了祥子一下)

好小子，你成!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就是少叫我 活几岁也成。

**虎** **妞** 可惜我投错了胎，那也叫没法子。其实有祥子这么

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做出事来真得人心。 铁 旦 对，干的!

**刘四爷** (愣了下神，没答碴儿)嗯!苹果呢? 祥 子 包里了!

**刘四爷** 拿出来摆上。

**小顺子** 祥子，给你道喜呀。 **祥** **子** 给我道什么喜?

**小顺子** 要当干儿子啦! 样 子 我，我……

小顺子 (挖苦地)祥子，刘四爷可称六十辆车呢!赶明儿你

当了厂主可别忘了咱们苦哥儿们! 祥 子 (涨红了脸)别打哈哈!

铁 旦 不当干儿子，当干女婿也成。对不对刘四爷?

刘四爷 (一瞪眼)放屁!(按住了火)你们别瞧谁老实就欺侮 谁!小顺子，快去借麻将牌去!

小顺子 让祥子去吧!这差事我巴结不止。

虎 妞 (打圆场)祥子，去就去，隔壁不远，老崔家里的。

祥子恨不得赶快躲开这场是非，刚走到门口，铁旦不 放松，把对刘四爷的气撒在祥子的身上。

铁 旦 祥子，别跑啊!喜事儿，眼看着可就要“咚咚擦”了! (“咚咚擦”是指娶媳妇吹鼓手吹吹打打的声音。)

祥子回身站在门口，气得憋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铁 旦 祥子，怎么不说话呀?喝，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

祥 子 (真火了)到外边说去，你敢不敢?走?(攥紧了拳 头，剑拔弩张。)

**铁** **旦** (反而软了)别火呀!

**小顺子** (解围)得啦，祥子，这不是逗着你玩吆?

祥 子 我忍了半天了，我祥子人穷志不短，甭都想骑在我脖 子上!

刘四爷 (不能再不拾这碴儿，脸上也挂不住了，瞪了虎妞一 眼，对铁旦及祥子，把桌子一拍)滚!你们都给我滚 出去!滚!到外边去动刀子，谁不宰了谁，谁就不是 人养的!

**冯二爷** 这 … … 这 … … 这是为什么呀?值当发这么大的脾 气!大喜的日子，四爷!

**刘四爷** 我不为是好日子，圆个顺序，我早把他们踢出去了!

小顺子 (瞪刘四爷一眼，不服)走，铁旦，你小子就是嘴欠! 小顺子忍着劲儿拉铁旦从车房门下。

**冯二爷** (解围)祥子，别傻站着了，快去吧，借麻将牌来，跟四 爷来四圈，给四爷解解闷!

样 子 我不去了!

虎 妞 (急忙)祥子，别犯纣，听话!

祥子也忍住了气，转身刚要走。

刘四爷 (喝住他)回来，你甭去借了!他妈的，合着都没按好 心眼儿呀!我刘四爷眼里可不揉沙子!甭编排好了 琢磨我一个人!

虎 妞 老爷子，这是打哪儿来的火儿啊!(强笑)坐官也不 打送礼的，祥子人家忙活一早晨了，腿都跑细 了! … …

刘四爷 你少在我跟前再提祥子!

虎 妞 (也挂了火)提祥子又怎么啦?

刘四爷 没一个好东西，一肚子花花肠子! 虎 妞 您这是说谁呢?

冯二爷 大姑娘少说一句吧! 刘四爷 有谁算谁!

冯二爷 这是怎么说的!大好的日子，四爷，何必呢? 虎 妞 这可是你自己过生日，庆九，别自找不痛快! 刘四爷 你甭看着我办事你眼热!

虎 妞 我干什么眼热呀!笑话!为您做寿，我起早贪黑跟 着忙活好几天了，还没落个好儿呢，甭跟我来，我可 不吃这一套!

刘四爷 我简直就是跟你，你当我眼睛不管闲事儿呢?我全 看见了。

虎 妞 您看见什么了?看见? ……

刘四爷 (一指祥子)他，……昨晚上…… 虎 妞 哼，他，他怎么样?

冯二爷 算啦，算啦，大姑娘，四爷，都少说一句吧，这……

这……

刘四爷 不用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昨天晚上甭拿我当瞎

子，要他没我，要我没他，干脆告诉你得啦，我是你爸 爸，我管得着!

祥子一跺脚，转身要走。

虎 妞 站住，祥子，不用怕，心里没病不怕冷年糕!

刘四爷 哼!

虎 妞 咱们今儿个都说清楚了也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干 脆的吧，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怎么样呢?我倒要 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刘四爷** 你简直就是成心气我!把我气死你好去倒贴儿?姥 姥!我还得活些年呢!

虎 妞 甭摆闲盘，你怎么办吧?

**刘四爷** 我怎么办?我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 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来的这六十辆车，不能都便宜 了个臭拉车的，你给我死了那份心吧!杂种!

祥 子 (瞪准了刘四爷)你骂谁呢?

**刘四爷** (狂笑)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骂你哪，骂谁?

祥 子 (操起条凳子来)你敢再骂一句?

**冯二爷** 祥子，这可不行，祥子，放下!

**刘四爷** (外强中干地)你要怎么着?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来试试!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给我 马上滚!永远别再叫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来啦? 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你还不是打我 那六十辆车的主意!

小顺子、铁旦等又从屋里钻了出来，幸灾乐祸地观 战、劝架。他们转而同情祥子。

样 子 刘四，你白长眼珠子了，你可把我祥子看小了，好了， 我走，(进屋提出个被褥卷来)买苹果剩下的钱!(放

在桌上，转身就走。)

**小顺子** 怎么啦，祥子!(拦他。) **虎** **妞** 祥子，你等等走!

**冯二爷** 祥子，别……别，四爷，这这又何必呢?

**虎** **妞** (拉住祥子)咱们俩的事，一条线拴着两只蚂蚱，谁也 跑不了。你等等，等我说明白了。(向刘四爷)干脆 说了吧，我早已看上祥子了。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 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俩一齐赶出去?听你一 句话!

**铁** **旦** 喝，早已“咚咚擦”啦!

**刘四爷** (一愣)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老脸都替你发烧!呸， 好不要脸!

虎 妞 我不能守一辈子的女儿寡。我不要脸?这都是你的 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你六十九了，白活!这 不是当着大众，咱们说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这

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刘四爷** 我 ?

**小顺子** 四爷，这么办也不错，一举两得。 **刘四爷** 我放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 **铁** **旦** 别介!消防队可不答应!

**虎** **妞** 老爷子，你的话算说绝了，(气得打战)好!你可别后 悔!谁叫我看上了祥子了呢，我还非他不嫁了，别看 他是臭拉车的，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咬牙)我

卷起铺盖一走，你给我多少钱吧? 祥 子 咱不要他的钱!

小顺子 虎姑娘，对!我招呼你一声姐姐!有情义!有种! 刘四爷 (对小顺子)你他妈的给我住嘴!

**小顺子** (一瞪眼)怎么着? **虎** **妞** 给多少钱吧!

**刘四爷** 钱?钱是我的，我爱给谁给谁。

**虎** **妞** 你的钱?我帮你这些年了，没我，你想想，你的钱要 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呢，咱们凭良心!冯掌柜，您也 给评评这个理儿!

**冯二爷** 我……我……我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四爷，大姑娘， 别太挂火儿，慢慢地说。

**刘四爷** 我把钱丢在河里还听个响儿呢!给你?!

**冯二爷** 四爷，您没事了吗，我等会再来!(想乘机溜走。)

**虎** **妞** 冯掌柜。别走!这事既然您碰上了，您就给了到底 吧!你们铺子里不是有地方吗?先让祥子住两天。 我们的事儿说办就快!不能长占住你们的地方。

**冯二爷** 那倒没说的，街坊四邻的 ……

**虎** **妞** 祥子，你先到冯掌柜那儿去，等会儿我去找你，商量 咱俩的事儿。(转向刘四爷)告诉你，我还非坐花轿 不出这个大门!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冯掌柜，我把 祥子交给你了，我可跟你要人!

**祥** **子** 我跑不了。

**冯二爷** 那……那……大姑娘……那合适吗?

**虎** **妞** 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多为点难吧!谁让我没娘的孩 子没人疼呢!

小顺子 走，祥子，我给你扛着铺盖。(扛起铺盖随祥子下。)

虎 妞 (哭)我的妈呀 …… 冯二爷 大姑娘，大姑娘……

虎妞奔回自己屋里，把门反扣上，放声大哭。 **冯二爷** 四爷……劝劝哪 ……

刘四爷 冯掌柜，您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走她的，只当 我没有过这么个丫头。我外场一辈子，脸教她给我 丢净了，倒退二十年，我把他俩全给活劈了。现在， 随她去，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铜钱，万难!看她怎么活 着?劳您驾，把那蜡吹了，都点下半截去了。走!冯 掌柜，西安市场，我请您喝酒去。

**冯二爷** (吹蜡烛)是， ……这这……噗! 蜡熄。

**—** **—** **幕** **落**

**第** **二** **场**

**时** **间** 转过年来的春天。距前场两三个月之后。 **地** **点** 西城，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

**人** **物** 虎 妞 祥 子 小 福 子 二 强 子 小 顺 子 铁 旦 。

**布** **景** 大杂院中的三间小北房，两明一暗，里边是套间。裱

糊得挺新，四白落地。墙上贴着几个小喜字，两三个 月前是虎妞与祥子的洞房。屋里摆设半新半旧。炕 上有几条新被和两个红漆的木箱子。当中放着一个 小炕桌儿。墙边的连三桌子上堆着一套带花的粗磁 器，是虎妞的嫁奁，和一些化装用品。

通过玻璃望见杂院的大半部分，十分破烂，这三 间北房是这院子的精华。对面的南房是二强子与小 福子的住室，他们住了同院。

**幕** **启** 虎妞红袄绿裤，脸上抹着脂粉，头发上还插朵小绒 花，是新媳妇的风韵。在桌边洗碗，她刚吃过中饭。

祥子穿着件青布半新棉袍，从外边回来。

虎 妞上哪去啦?祥子? **祥** **子** 洗澡去了。

**虎** **妞** 赶明儿出去，言语一声，别那么大大咧咧地甩手一 走!

祥子没言语，摘下帽子来，挠挠刚剃的光头。 虎 妞 喝，剃头啦?真亮!吃饭吧!

祥 子 不饿，我刚才在小摊上吃了点。

**虎** **妞** 你真是贱骨头，我给你熬的白菜，蒸的馒头，你不回 来吃，饶世界胡塞去舒服是不是?有福不享，你要把 我招翻了，可提防着点。

祥 子 (笑了)惯了，见了小摊不知怎么就坐下来了。

**虎** **妞** 来帮着刷刷碗，成天价伺候着你，我又不是谁的使唤 丫 头 。

祥 子 (卷起袖子来)你躲开，我来。

虎 妞 (笑了)算了吧，粗手笨脚的，瞧你这两张大骆驼掌 子。请坐吧。要喝茶自己沏，别等人伺候，炉子上是 开 水 。

祥 子 我在澡堂子喝了。

虎 妞 (隔窗望见了院中的小福子)喂，祥子，你看! 样 子 谁呀?

虎 妞 小福子。祥子，二强子逼着小福子零着卖呢! 祥 子 你说什么?

虎 妞 逼他闺女当暗门子，真倒霉，攀上这么个邻居! 祥 子 真的?

虎 妞 我还编瞎话?

祥 子 (一拍大腿)咳! 虎 妞 你急什么?

祥 子 多好的 一 个孩子!毁了!

小福子上，站在门口，手里拿个小铁罐儿，递给虎妞。 **小福子** 大嫂子，这是您屋的吧?我小兄弟拿着玩。还给您

吧，祥子哥在家呢?

虎 妞 给他玩吧，一个破罐儿。 小福子 不能惯他拿别人的东西!

虎 妞 福子，屋里坐呀!咱住同院，你怎老不来串门啊? 小福子 唉!

**虎** **妞** 看你出息得真像朵水仙花儿似的，我要是个男人，也

得喜欢上你。……有本钱!

**小福子** (局促不安)大嫂子，别说笑话!

院中二强子的声音：“福子!” 小福子 爹回来了，回见吧!(下。)

虎 妞 祥子，别尽走神儿!想什么了?怎么样? 祥 子 什么?

虎 妞 带我出去玩玩，上天桥，不，上白塔寺? 祥 子 我……不去!

虎 妞 我知道你不愿意陪我出去，就是一块出去，也是远远 地跑在前头，让我紧追，怕我“沾”了你是怎么着?

祥 子 咱俩商量商量好不好? 虎 妞 什么事情啊?

祥 子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

虎 妞 受累的命!(笑了笑)一天不拉车身上就痒痒。你看 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还开上车厂子呢。凭 心路吃饭，你也得学着点儿。

祥子 我可不学他，凭力气吃饭，才是正路呢。

虎 妞 拉一辈子的车又算老几?再说也不单忙在这几天 上!

祥 子 我闲了两三个月了!

虎 妞 那还多?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 祥 子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虎 妞 好吧，你说说看!有什么好主意? 样 子 你有多少钱?

虎 妞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你

是娶我那点钱，对不对?(笑了。) 祥 子 你……好，算啦。(站起来要走。)

虎 妞 (拉住他)给我坐下，瞧，又急啦!我这不是说着玩儿 的吗?好吧，我告诉你，我手里一共有三百来块钱。 办喜事儿，连赁轿子，租房子，归了包堆花了小一百， 还剩下二百来块。你不必着急。你呢，成年拉车出 臭汗，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些年的 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

去找老头子去。 祥 子 你还想找他去?

虎 妞 是啊，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 不去的事吧。他有钱，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那 多现成!过两天你就先去一趟，面子给了他，然后我 再好歹的给他几句好话听，说不定咱们就能都搬回 去，总比老在这儿忍着强，你说是不是?

祥 子 我绝不去找他，人要有个志气。他有他的车，我不希 罕，我有力气，我能拉车，我养活的起你。

虎 妞 真是杠头。

祥 子 找他去?你不怕丢脸?

虎 妞 我也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宁折不弯。可我这都是

为你想。你不肯呢，我去。反正我是他亲闺女。

祥 子 你爱去，你去，可我也不能老闲着，我还得去拉车。

虎 妞 要不这么办，你改行，做个小买卖，多自在! 祥 子 我不会，我会拉车我就拉车。

虎 妞 告诉你吧，我就是不许你拉车，不许你浑身臭汗，臭 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盘算，看 吧，看谁蹩扭得过谁?你娶媳妇，可是我花的钱，你 没往外掏一个子儿，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

**祥** **子** 这么办，就算你借给我一百块钱，我去买辆车，挣了 钱我就还你!

**虎** **妞** 你个傻骆驼，咱俩是谁跟谁呀，还论借?别死心眼儿 啦!

祥 子 不行，要是商量不通，我就去…… 虎 妞 哪去?

祥 子 我去找个宅门拉包月。

虎 妞 那可不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天天见不着你，我嫁 给你图个什嘛?不成!

院中传来二强子的吼声与小福子的哭声。

二强子的声音：“你不去想法儿，等着什么?”

小福子的声音：“爹呀……你就饶了我吧，爹…… ” 小狗子的声音：“姐姐…… ”

二强子的声音：“你们全指着我养活你们哪?…… ”

祥 子 (望窗外)怎么回事儿? 虎 妞 二强子又逼小福子呢!

祥 子 这个二强子?(站起来要出去。)

虎 妞 少管他们的闲事!搬到这来两个多月，没一天不饥

吵饿斗的。

院中越吵越凶。

隔窗望得见：二强子拿着个木棍子把小福子追到院 里来。

二强子的声音：“你敢骂我不要脸?…… ”

小福子的声音：“爹呀，饶了我吧!快救命呀!救命 呀! … … "

样子(一步窜到门口)二强子，住手!

小福子仓皇地逃到屋里来，避到墙角。 **小福子** 祥子嫂，快救救我!救救我!

**虎** **妞** 大妹妹你不要怕!别怕。

**小福子** (躲在虎妞身后)祥子妓 ……

二强子追进门来。祥子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木棍。 **祥** **子** 放下!

**二强子** 祥子，你少管…… **祥** **子** 二哥，为什么呀?

**二强子** (说不出口)为什么! ……

**虎** **妞** 你把你媳妇折腾死了，你又折腾你闺女，你不叫她活 了是怎么着?

**二强子** (豪横地)你少管闲事!

虎 妞 出了人命，街坊四邻还得跟着上堂打官司呢，怎么少 管?

样 子 二哥，坐下!有话好说。

**二强子** (缓和了一点儿)没出去呀?大兄弟! 祥 子 怎么回事儿?

**二强子** 没什么 ……又是三天揭不开锅了。 ……

**小福子** 兄弟喊饿……爹就逼我……逼我……(泣不成声。) **二强子** 孩子喊饿我不心疼啊?啊!你要是真心疼你的兄

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都指着我一个人 哪?! ……

**虎** **妞** 不指你指谁?

**二强子** 我成天价给人家当牲口，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

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么着? **虎** **妞** 少扯闲白儿!

**二强子** 你闲着也是闲着!出去想法儿呀! **小福子** 爹……(哭。)

**祥** **子** 二哥，我说句，你可别过意，不对呢，算我没说。 **二强子** 说吧，兄弟!

**祥** **子** 咱们人穷，可也得有个志气!

**二强子** 志气当不了饭吃! **虎** **妞** 你呀……

**二强子** 祥子，这是我们的家务事!我是她爹!…… **样** **子** 你也不害臊，亏你说的出口!

**二强子** 哼!什么也挡不住一个饿字儿。(对小福子)你好好 想想!打主意吧!我该出车了。唉!还得奔去。

(下。) 停顿 。

院里小福子的兄弟小狗子的声音：“姐姐……我 饿! …… "

虎 妞 进来，小狗子。

小狗子的声音：“我不!我找姐姐。我饿!…… ” 小福子 唉!麻烦你们了，祥子嫂……

祥 子 还没吃饭了吧?

**小福子** (在门口停住)嗯。

**虎** **妞** 先借给你二斤杂合面吧!勾锅粥，不能老“抗”着，可 这也不是常事，救急救不了穷。

**小福子** 谢谢你，祥子嫂!(忍泪端着个面盆下。) 虎 妞 我告诉你少管闲事不是!

样 子 该管就得管。虎妞，你说咱怎么帮小福子个忙?

虎 妞 歇歇吧，这年月，自己还顾不过来呢。你发善心，可 我破财。这是打哪儿说起!我告诉你，祥子，你可别 不按好心眼儿!

祥 子 什么事!

虎 妞 小福子可是年轻轻的，长的又水灵，你可别吊膀子! 祥 子 算了吧!

虎 妞 你们老爷们的心哪……我说在前头好!怎么样?白 塔寺到底是去不去啦!

祥 子 我刚才跟你商量的那个事儿呢! 虎 妞 你呀，一条道跑到天黑!

门外小顺子的声音。 小顺子 祥子是住在这屋吗? 祥 子 谁 ?

小顺子上。他穿着件破旧的青棉袄，挂满了铁锈。 他现在是城外铁厂的工人了。

小顺子 祥子!虎姑娘!

虎 妞 小顺子，你小子打哪儿蹦出来的?

小顺子 我打这儿路过，进来瞧瞧老哥们儿!(回头向窗外) 喂，进来吧!后边还藏着一个呢。

铁旦上。他一进门就从后边把祥子拦腰抱住，转了 个圈儿，差点摔祥子个跟头。

祥 子 铁旦，老实点!

铁 旦 祥子，你小子从打招了驸马，真把老哥们给忘了。

喝!小屋不错呀，虎姑娘再来段马寡妇吧!

虎 妞 猴崽子，嘴欠!喝茶，自己斟，没人伺候你们!

铁 旦 (望望祥子与虎妞)我说这么大个骆驼，非让老虎给

叨跑了不可，果不其然。 虎 妞 少贫嘴!干什么来了? 铁 旦 没事!

虎 妞 放着车不拉，又“泡”了? 小顺子 如今我们不拉车了。

祥 子 干什么啦?

小顺子 打你们走后，我姐夫把我们荐到城外铁厂去了。

虎 妞 混的不错呀?

铁 旦 卖苦力气，哪都一样! 小顺子 祥子，大个子完了!

样 子 谁 ?

小顺子 大个子! … …

虎 妞 他那个喘病儿? … …

沉默。

小顺子 可不是!真惨，在屋里晾了三天没人管!是我们哥 俩得了信，跑进城来到义善堂化了口棺材，送到义地 里给埋了!这刚刚!

虎 妞 哎哟，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可没听到信儿。亏得你们 小哥俩义气。

小顺子 这不是从打进了厂子，多懂了点事儿吗，都是苦哥们 儿!

祥 子 他那五个孩子 ……

小顺子 是啊……我们也是为那五个孩子，特意给老伙伴们 送个信儿。(从怀里掏出个纸条儿来递给祥子)这是

他家的住脚儿，留个给你吧。 虎 妞 对，祥子，有空去看看去。

小顺子 (向铁旦)信送到了。走吧!铁旦。 祥 子 再坐会。(把纸条攥在手里。)

小顺子 还要到旁处去呢。 **虎** **妞** 也没喝碗茶。

**铁** **旦** ((走到门口)回见!

**小顺子** (再暗示祥子，希望他能帮帮大个子遗孤的忙)我们 刚到老人和车厂去了。到了老地方，就想起老伙伴 们来了。大个子，活着的时候，人挺义气的，如今他

那五个孩子，可都靠大伙照应了，是不是，祥子? 祥 子 ((攥了攥纸条儿)我有数儿，你放心。

虎 妞 顺子，你们刚上人和车厂去了，你们见着四爷了吗?

小顺子 四爷?车厂子都倒了主儿了，你们还不知道?

虎 妞 你说什么?

小顺子 车厂子倒出去了!

虎 妞 老头子……(忽地眼前一片漆黑。摇摇欲倒，因她已 怀孕。)

铁 旦 喂，怎么,大嫂子? 小顺子 快，喝口水。

祥 子 你，你，怎么?

虎 妞 不要紧。小顺子，你说什么?车厂子倒了主儿，真 的?

小顺子 是啊，叫天和车厂啦，你不知道?呕!真是一刀两 断，不再来往啦?有志气!

**虎** **妞** 倒给谁啦?

**小顺子** 你们一走，刘四爷就把车子卖了几辆。老头子够岁 数了。一个人玩不转，所以干脆就把它收了。剩下 的车子全倒给了西城的阎五儿了，换了字号，买卖还

不错呢。

**虎** **妞** 老头子呢?

**小顺子** 我不知道啊，横许是自己拿着钱去享福了呗。得啦， 祥子回见吧，别忘了大个子的事儿!

小顺子、铁旦同下，祥子送二人下。 虎 妞 走啦，有空来呀，祥子送送!

祥子返回与虎妞面面相觑，愣了神。 **虎** **妞** 你是个死人哪!

祥 子 你怪我干什么?

**虎** **妞** 你成天吃饱了在外边转，你路过那门口就没留个神 哪?

祥 子 我就是躲着西安门大街走，我怕碰见熟人!

**虎** **妞** 好，这下子全完，鸡飞蛋打!我还蒙在鼓里呢!老头 子的心真狠，抖手一走，连一个铜子也没留下…… (伤心。)

**祥** **子** 咱们老老实实拉车，挣饭吃，谁也不指着!我能养活 你 。

**虎** **妞** 你小子有骨头!我算倒了霉，你拉一辈子的穷车，我

也跟你受一辈子穷啊!

祥 子 (有力量地)那你看着办!

虎 妞 喝，你倒有了理了!我倒了霉才碰上了你! 祥 子 那是你自己愿意的!

虎 妞 你可别得了便宜卖乖!

祥 子 我又没求你，要散就散!

虎妞(软了下来)这下子可好，连老根也给我拔了。往后 的日子可怎么办?你拿主意吧!

样 子 拉车。你要好好的，不用愁，我拉车养活你! 虎 妞 你想不拉也得行啦?

样 子 你要愿意，就借给我一百块钱，买车。不愿意呢我就 先去租一辆!

虎 妞 好，我这一宝算押到底了。什么也甭说了!我算认 了命!

祥 子 那咱就说定了。

虎 妞 都得依着你!就是一百块钱，多一个子儿也没有。 祥 子 够了。(戴起帽子要往外走。)

虎 妞 哪去?

祥 子 我去熟识的车厂子，去看辆车呀!

虎 妞 祥子，你先回来，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 祥 子 说吧!

虎 妞 祥子，回头给我带点山里红来! 祥 子 吃那个干什么?怪酸的!

虎 妞 傻小子，我身上有了!这回可是真的，大约有两多月 了!

祥子木然，似喜似忧。

虎 妞 你可说话呀!我个傻骆驼!(扑到他怀里。)

**——幕落**

**第** **五** **幕**

**时** **间** 距前场十个月以后(一九二六年),一个十分萧索的

秋天的夜晚。凄风苦雨。 **地** **点** 同前幕。

**人** **物** 虎 妞 祥 子 小 福 子 二 强 子 陈二奶奶 童 儿

老马小顺子孙侦探 。

布 景 同前景，还是那间屋子，但四壁布满烟尘，顶棚已经 剥落，雨渍斑驳，纸片向下垂落着。东西放得十分零 乱。桌上一盏煤油灯，灯光暗淡。更加重凄惨的景 象。

小套间现在是虎妞的病房，挂着条暗红色的旧门帘。 屋角放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熬着药，火苗不旺，祥 子添上了两块劈柴，冒出一股浓烟来，熏得他连声咳 呛。他也是大病初愈，满脸胡碴儿，太阳与两腮陷成 深坑。他精神麻木而颓唐。

**幕** **启** 窗外凄风苦雨，雨点沙沙地打在窗纸上。

祥子蹲在炉边吹火。他不时焦心地朝套间望望。

远处大街上有孩子叫卖号外的声音：“号外，喂，看号 外，看看刚出版的号外，看看汀泗桥大战的新闻，看 看吴大帅亲自督战的新闻，号外，号外……”声音渐 远。近处是大杂院里夫妻吵嘴和孩子哭叫的声音。

此起彼落，近寂远闻。

小福子拉开风门走进来。

**小福子** 看，沤了这一屋子的烟!(麻利地卷起窗上的纸帘。) **祥** **子** 咳!咳 … …呕，是福姑娘。

**小福子** 我刚刚哄着弟弟睡着了。(找出一把破芭蕉扇来)你 歇会吧，我来。(扇起火苗来。)

**祥** **子** 煤球没有了，我就添了两块劈柴，这就要开了。

**小福子** 我那屋窗根上还有点煤球呢，不会去铲来先用着? **祥** **子** 对付着行了。

**小福子** 你还没吃晚饭了吧? **祥** **子** 我不饿!

**小福子** 我那还有碗剩粥呢，我去给你端来。

样 子 (拦住她)不，我真吃不下。等会儿我吃再端去。

**小福子** 唉，大嫂子一病就一个多月，你也刚好，可别再躺 下。……今天见点好吗?(望望套间。)

**祥** **子** (深沉地摇了摇头)烧得直说胡话，吵着要凉水喝。 **小福子** 那可不能喝啊!

**样** **子** 是啊，我没敢给她喝。我看她太难受了。这会儿到 安静了会儿，许是睡着了。(他望了望炕边的一叠衣 裳)福姑娘，你看，(拿起衣服来摸摸索索地。)

**小福子** 这是……干什么?

**样** **子** 我都给她找出来了，郝先生刚才说，人怕是不中用 了，别耽误着，得给她预备了。这病叫产后热，是绝 症。 ……想不到孩子没保住大人也完了。 ……(掉 了几滴泪)这就是她过门那天穿的。 ……在天桥买 的……她一直不舍得穿……你看行吗?

小福子 (忍住泪)行，也许不致于……别难过，心里要豁亮点 儿!碰上什么说什么。(想起)你要是用钱，我这儿 还有几块呢。(掏出钱来递给祥子)用的着呢就先 用着，用不着呢，再还我。

祥 子 (把钱推回)不……不能用你的钱 ……

小福子 (望望手里的钱，迟疑了一下，一阵惭愧之感，把手缩 了回来)我这钱 … … 虽说来的不干净 … … 可我的 心……(心酸，说不下去，泪刷地倾泻下来。)

祥 子 (急忙安慰她)福姑娘……我……我 … … 没有那意 思，福姑娘 … …

小福子 (一抬头，抹干了眼泪)没什么,是我自己爱多心，我

知道，你平常也没把我看矮过。 …… (遮掩)哟，药开. 了吧。(去看药，又顺手把屋子整理了一下。)

祥子从地上捡起个烟头来，吸着。 窗外雨声淅沥。

祥 子 (自语)唉，我就不知道一个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想想 这一年的日子啊，真是……不管你怎么要好，要强， 可就拧不过这个命去!不管你有多大的力气，好像 也使不出劲儿来。

**小福子** 这也是赶上这年月了!

远处号外声：“喂!号外，看看汀泗桥大战的新 闻! … … "

祥 子 当初，我拼了三年的命，买上了新车，愣叫大兵给抢 了去，等“积攒”够了数，又叫侦缉队给搜个光，今年 春天她拿钱买的那辆，我这一病，也给押了出去，到 日子不赎，也是个完。 ……这一辈子，我就知道卖力 气，想一个人混好了……可这一档连一档的……往

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小福子 (也勾起自己的心思来)你们男人们总好办，托生个 女人就更惨了， ……不能眼瞅着小兄弟饿死不是? ……(拭泪。)

祥 子(同情地)福子，你爹呢?好几天没见了。

小福子 七八天了。车也不拉了，成天在外边转悠，喝醉了就 躺在马路边上，不回家!说嫌我丢人现世，可是一回 来就逼钱，逼了钱又去喝酒……我就是盼着两个小 兄弟能长大了，再死也闭的上眼了……谁叫我是个 姐姐呢……唉，扎挣着活着吧……

虎妞扶着门框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虎 妞 祥子，药呢，药熬得了吗?

祥子 这就好，(连忙将她扶住)你怎么起来了? 小福子 大嫂子，你好点了吗?

虎 妞 好点，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身上觉乎着松快了点 儿。就是心里闷的慌。

**小福子** 快坐在这儿，(掺扶她坐下。)

虎妞 谢谢你，大妹妹，脚底下真像踩着棉花。 小福子 你躺了一个多月了，腿发软。

虎 妞 可不，哎，(回忆地)今天二十几了? 小福子 二十三。

虎 妞 那孩子要是活着，也出了满月了，讨债鬼! 样 子 你还是进去躺着吧!

虎 妞 不碍事，躺了一个多月，可闷死我了!也该起来动撼

动撼了，药呢? 小福子 (去倒药)好了。

祥 子 等会给你送到屋里去……

**虎** **妞** 不用，大妹妹倒出来我喝。 ……我就是不想死

啊……

**小福子** (把药递在虎妞手里)您尝尝烫不烫? **虎** **妞** (捏着鼻子，一口灌了下去)真苦!

**小福子** (忙把一杯白开水和个瓦盆儿端过来)你嗽嗽口吧! **虎** **妞** (感动)哟，谢谢你……我这一病，多亏了你，叫你侍

候了一个多月，要不，祥子更抓瞎了。 **小福子** 这算什么,街坊邻居的……

**虎** **妞** 哎，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来，福妹妹，你坐这儿， 咱姐俩说会话儿，你瘦多了……我这人就是心直口 快，嘴不好。过去，我对你有个到不到的，你可别往 心里去!

**小福子** 这说到哪儿去了。

虎 妞 你心里比我宽绰。这一个多月，我一个人躺在炕上， 前前后后的都想到了。福妹妹，咱们都是苦命人哪， 你，我，祥子……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就替 我多疼疼祥子吧……(掉泪。)

小福子 虎姐姐……

窗外风雨淅沥。

虎 妞 雨还下呀?真闷死人!哎，我就是不想死啊!祥子， 我看光吃这苦药也不顶事。还是去请一趟陈二奶奶

吧。看个香头，到底是什么小鬼缠住了我?…… 样 子 那不管事。

虎 妞 有病乱投医，喝一道符，也许有点灵验呢。 祥 子 陈二奶奶出来一趟，要五块钱的香钱呢!

虎 妞 好祥子，别疼钱，大妹妹，劳驾你给跑一趟吧! 祥 子 好吧，我去!

**小福子** (拦住祥子)不，还是我去吧，你病刚好，外边还下着 雨呢!

**祥** **子** 给你，披上个褂子!

**小福子** 不用了。(匆匆走下。)

虎 妞 祥子，别疼钱，等我好了，我乖乖地跟你过日子，(从 口袋里摸出最后的几块钱来)给你，祥子，你收着。

三百多块钱，也就剩下这点了。哎，你数数! 样 子 ( 接钱，数了数)七块钱。

虎 妞 这儿，还有你把车押给孙三的收条，你也带着。横是 到日子了。……老头子的心真狠哪，这一年愣没打 听出个信儿来。他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留下，老绝户， 死了不喂狗才怪呢!

祥子 甭想那些了，咱们不指望他，天一晴，我就出车。

虎 妞 那可不行，你的病刚好，身子股儿还软呢，不能玩命。

以后可得自己懂得疼自己呀! 祥 子 不要紧!我扶你上炕躺躺吧。

门外孙三的声音：“祥子在家吗?” 祥 子 谁 ?

孙三上。他就是那个孙侦探。他已离开了侦缉队，

手里剩两钱，开了个“押店”专放高利贷。 孙 三 我 。

祥 子 孙掌柜，你……你来了!

孙 三 啊，来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为你押给我铺子 里的那辆破车的事儿。祥子!押期是早到日子了， 缓期半个月，可也到日子了。我来得比皇历还准呢。 ……大嫂子，病好点啦?

虎 妞 离死不远啦，孙掌柜，请坐吧!

祥 子 我现在还是没钱赎，孙掌柜，抬抬手，您再给缓几天 吧!

孙 三 我是真等钱用。可我知道你也等钱用，是不?我是 来给你送钱来了。(掏出十块钱来)祥子，拿着!

样 子 这干什么?

孙 三 我现在不吃公事饭了，离开了侦缉队，做了买卖人， 就得讲个“公道”。我想这么办，我再补给你十块钱， 你押的那辆车就算卖绝了，倒也干脆!

祥 子 不成，我不能卖那辆车!

孙三 可你已然押出去了，又没钱赎!

祥 子 车是我的饭碗子，我还得靠它活着呢!

孙 三 要拉车不会再去赁一辆吗?我给你打铺保。

祥 子 孙掌柜，你……(压住气，哀恳地)我，我……求求您! 孙 三 算啦吧，撒手闭眼，把那张收条拿出来吧!

祥 子 不成!

孙三 这押据上可写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到期不赎，车 归押主”,我这是客气!

祥 子 我那车只押给你五十块钱。

孙 三 这不再给你补上十块吗?公平交易。

祥 子 那车凭值一百多呢!

孙 三 嗯，倒也不假，可这年月，有行无市，你上哪儿找买主 去?也就是碰上我倒腾这个生意，要不，你想卖也没 处卖去!

虎 妞 孙掌柜，你不能不讲点交情!

孙 三 大嫂子，你别掺合!街面上我们男人跟男人打交道! 祥 子 孙掌柜，你可不能斩尽杀绝呀!一年前你当侦缉队 的时候你抢光了我的钱……今天你开押店，又要断

我的活路，我跟你拼了!(奔到孙三前，要动手。) 孙 三 站住!祥子，你别不懂好歹!

祥子被孙三一翻腕子，甩出老远。

虎 妞 (挣扎下地护住了祥子)你逼死祥子，那我这条命也 交给你吧!孙三!(也冲过去)

孙 三 (把虎妞摔倒在地)滚开，臭娘们，沾了我的手，祥子 我告诉你，你有天大本事，也出不了我的手心儿!那

收条你就拿着吧，不过是一张废纸!回见! 孙三转身往外走，小福子正进门。

祥子掺扶起虎妞来。

虎 妞 哎哟……哎哟……祥子! 祥 子 孙三，你有种别跑!

**孙** **三** (站住)怎么?你当我怕你呢? **小福子** 这是怎么回事儿?

孙 三 喝，小福子!老没见哪，(轻声地)明天晚上你等着 我……

**小福子** (凛然)我不认识你!

孙 三 (用手一摸小福子的脸)我可认识你，我还真想你 呢……

**小福子** (扬手打孙三一记耳光)少动手动脚的! 孙 三 (捂脸)喝，你怎么? ……

祥 子 虎姑娘，虎姑娘……你醒醒，你醒醒呀!

孙 三 (见势不佳，想溜)好，小娘们，咱记着这碴儿!(下。)

小福子跑过去帮祥子扶起虎妞。 小福子 虎姐姐，虎姐姐……

虎 妞 哎……哟，孙三哪……你别走! 祥 子 缓过气来了!快扶到里屋去吧。

**虎** **妞** 祥子，不能让孙三跑了……车可不能给他……祥 子……

二人扶虎妞入室。 沉寂、风雨浙沥。

二强子偷偷摸摸地走了进来，眼光四处搜寻。小福

子正从套间走了出来。 **小福子** 爹 !

二强子马上装出醉像，脚下拌蒜，眼瞪的挺圆。

**二强子** 福子，你上祥子这屋里干什么来了?你个不要脸的 东西，你上这儿来白送啊……啊?……

**小福子** 爹!别嚷，人家屋里有病人 … … **二强子** 我不是你爹，我没你这么个闺女! **祥** **子** (走出)二强子!

**二强子** (耍赖)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 罢，你单占她的便宜?你……

祥 子 (一把扯住二强子的肩膀把他推出门去)你给我出 去!

二强子 (又扑了进来)我管教女儿与你有什么相干?揍我， 姥姥，你也配?今天我跟你没完!(顺势溜在门边地 上，赖住不走。)

**小福子** (含泪拿钱塞给二强子)爹，给你，快走吧!

**二强子** (接钱，站起)放着你们的，招翻了太爷我拿刀全宰了 你们，祥子，你等着我的……(装着醉，踉跄地走出 去。)

祥 子 你还给他钱啊? 小福子 唉!我没法子。

室内虎妞的声音：“祥子，……祥子…… ”

门外陈二奶奶的声音：“是哪屋看病呀?” 样 子 (出门)是这屋，陈二奶奶来了。您里边请!

陈二奶奶与童儿上。她是个顶神的，顶着位虾蟆大 仙。她五十多岁，穿一身蓝绸子裤袄，头上戴着全份 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童儿是陈二奶奶的助 手，童儿，四十多岁的一位黄脸大汉，一嘴通黄的大 马 牙 。

**陈二奶奶** (入室，直勾勾地指着祥子)是他吗? 祥 子 (吓了一跳)我?

**小福子** 病人在里屋呢。

陈二奶奶 (一指小福子)你是他媳妇? **小福子** 不，住同院的。

**陈二奶奶** 病人呢?

**样** **子** 在里屋了。

**陈二奶奶** 童儿，净手!

**童** **儿** 快打盆水来，仙姑要净手。 **小福子** 是 !

小福子打水，仙姑净罢了手，站住。 童 儿 仙姑看病的规矩是香钱先付。

祥 子 (掏钱)五块钱? **童** **儿** 外带车钱八毛!

**小福子** 仙姑修个好吧，街坊邻居的，车钱免了吧! **童** **儿** 免了?(问陈二奶奶。)

**陈二奶奶** 就结个善缘吧，要有呢，下趟再补上。 **童** **儿** 是啰，仙姑是一半治病，一半修好!

**陈二奶奶** 童儿带路! **童** **儿** 快掀帘子!

**陈二奶奶** (到门口又站住)是什么灾病啊? **祥** **子** 产后热!

**陈二奶奶** 孩子呢? **祥** **子** 死了!

**陈二奶奶** 有数了，虾蟆大仙正管的着!(入室。) **童** **儿** (对小福子)你别进去，快摆上香案子。

**小福子** 没有香炉!

童 儿 弄个饭碗，装点米。这就成。

小福子照办。童儿打开小黄绸包，拿出黄纸、朱砂笔 等放在桌上。陈二奶奶出。

**陈二奶奶** 我看她倒有点仙根! **童** **儿** 仙姑说病人跟她有缘! **陈二奶奶** 侍候着!

**虎** **妞** (在室内呓语、嘶喊)别让孙三走了!车可不能给他! 祥子! … …

**童** **儿** 快叫病人别嚷，请神了。 **小福子** (走入套间)好!

陈二奶奶两眼瞪着火苗，念念有词，忽然全身颤抖垂 头闭眼，连打了几个喷嚏，童儿站一旁亦双手合十， 念念有词，陈二奶奶突然立起，颤得更凶。

**陈二奶奶** 嗬嗬嗬 … …

**童** **儿** 快磕头，接大仙。

祥子跪下磕头。

童 几 十里接来八里迎啊，那位大仙显显神灵啊……

陈二奶奶 (唱起来)天门开呀，地门开呀，我虾蟆大仙下山来 呀……咳……咳……(倒吸一口凉气。)

童 儿 千烧香呀，万磕头呀，敢请大仙下云头啊……

**陈二奶奶** 你们请我为何故啊?

**童** **儿** 凡尘女子有灾难哪……特请大仙来解救灾魔啊…… **陈二奶奶** 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讨债小鬼把她缠啊!

**童** **儿** (向祥子)是个讨债鬼!

套间里，虎妞：“孙三!你逼死人不偿命吗?”

**童** **儿** 你看怎么样?大仙快快施法力呀!把讨债小鬼撵出 去呀!

**陈二奶奶** 撵出去呀，也容易，问他许愿依不依呀?

**童** **儿** (向祥子)大仙问你许愿不许? **祥** **子** 我不是给了钱了。

**童** **儿** 那是陈二奶奶的香钱，这是虾蟆大仙亲自要的。 **祥** **子** 要什么?

**童** **儿** ( 瞪了祥子一眼，又闭目合十)病家心诚全都依呀! **陈二奶奶** 第一我要三碗供呀 ……

**童** **儿** 要三碗供，这没什么,也就是白菜、粉条、胡萝卜…… 大仙吃素。

**陈二奶奶** 第二我要一只尖嘴凤凰大公鸡呀!要活的 …… 童 儿 要一只公鸡，活的，怎么样?快说!

**祥** **子** 治不好病我可不给!

童 儿 只要大仙治好病啊，信士弟子全送去呀!

陈二奶奶 好好好来好好好啊，待我大仙显神威啊，(猛然站 起，抖得更凶，掐指念咒，指向套间门口)叫声童儿 把纸钱化呀，欠债还钱礼应该呀!还了你钱还不 走呀，别怪我大仙动厉害呀!

**童** **儿** **快走吧!**

**陈二奶奶** (追)我撒下天罗和地网呀，看你小鬼哪里逃呀? (满屋乱转)我伸手一个掌心雷呀! ……

小福子从室内仓惶奔出。 **小福子** 祥子，不好了，她咽了气了。

**祥** **子** 怎么?死啦!(奔入套间，痛哭失声。)

陈二奶奶马上恢复了常态，与童儿互使眼色：“走!” 童儿抓起包袱，二人溜下。

祥子追了出来，把香炉向他们背影掷去，小福子追出 拉住了他。

**小福子** 祥子!快点料理大嫂子要紧。

**祥** **子** 福姑娘，请你到街口杠房去叫个人来。 **小福子** 好吧(下。)

祥子凄然独坐，望着油灯，小顺子上。 **小顺子** 祥子!

祥子一下子扑向小顺子。

祥 子 顺子兄弟!你怎么老没来呀?你 … … 你嫂子死了! (哭出声来。)

小顺子 怎么?(愣住。)

窗外风雨转为狂暴。

小顺子奔向套间。然后缓缓地走出。他望着祥子，

说不出什么来，把桌上的油灯捻亮了点儿。 小顺子 祥子，别哭了!

祥 子 兄弟，我总想找你，我想问问你，人到底该怎么活着?

……我该怎么活着? **小顺子** (点了点头)祥子 ……

小福子领着个杠房的老伙计上来。他就是老马。他 更显得苍老了，他的孙儿小马已经死去，他卖了那辆 破车，现在专做收拾死人的活计。

老 马 去哪屋啊!



祥 子 里屋。床边上有几件衣服，劳驾帮着给她换上吧，守 一夜，明天一早到义善堂讨口薄板，跟着就埋。

老 马 是啰。(他端详了一下祥子，忽然认了出来)你，你不 就是祥子吗?你瞧我这老眼。 ……

祥 子 马大叔!是你? 小顺子 老马大叔!~

老 马 (望着里屋)啊，是虎姑娘啊? 祥 子 (点头)唉!

老 马 这是怎么话说的!唉，少怕伤妻，老怕克子，祥子，别 难过……我懂啊……您记得，我那个小孙子，小马

儿，欢蹦乱跳的个孩子，还不是说无常就无常了。 祥 子 小马?

老 马 是啊，吃了您的包子，回去小嘴儿老念叨您，有个心 眼着呢。一场病……咳，别难过……(说着擦了擦眼

:

睛。)

祥 子 大叔!您坐下!(扶老马坐在桌前。)

老 马 (慢吞吞地掏出烟袋来，哀伤而唠叨地)您说，这是个 什么世道啊!当初我身子股好，心眼也不错，混到而 今，落到这个份儿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 算明白了，没那八宗事儿。一个人哪……这年月，想 独自一个人混好了，那真他妈的比登天还难!一个 人有什么蹦儿，就像这灯捻，一根捻觉乎着自己挺亮 的，风一吹就灭了。我又何尝不想一个人混好了呢?

可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哎 …… 窗外风雨淅沥，如泣如诉。

街上又响起卖号外的喊声：“看号外!看看汀泗桥大 战的新闻…… ”

小顺子 祥子，老马大叔，眼下不管多难，也得咬住牙挺下去， 你们听见了吗?南边咱们打的挺好，祥子，你还记得 吗，那一年我拉的那个红差，那小伙子讲的好，就是 张大帅、吴大帅这帮土匪骑在咱老百姓的脖子上，好 人才喘不出气儿来，这回他们就要夹着尾巴滚蛋了! 北伐军这就要过来啦。

**祥** **子** 北伐军?

**小顺子** 那里边有咱们的人哪，咱们苦哥们就有指望了，天会 兜着底儿翻个过儿。咱得真像个骆驼才成，肩膀上 多沉，道多远，咱也不能叫人压爬下!是不是，大叔?

**老** **马** (木然)哎，哎 ……

**小顺子** 我是刚打这儿路过，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所以进来 躲一躲，我还有要紧的事儿，我得走了，咱们以后再 细谈吧!大嫂子的事我也不能帮忙了。回见吧。

小顺子将下，祥子拦住他，警惕地替他向室外望了 望 。

**祥** **子** 顺子兄弟，你还住在那儿吗? **小顺子** 还住那儿，你有空找我去。

祥 子 好吧!

小顺子 马大叔，再见吧!(匆匆下。)

老 马 (站起走向里屋)祥子，歇着吧，我去守着她去，赶明 儿还有赶明儿的事呢。(下。)

屋外有喊小福子的声音：“福子!有人找你!” 小福子犹疑地朝窗外望了望，低下头。

样 子 福姑娘，去吧，有人找你呢!

**小福子** 唉! … … 祥子你打算怎么样呢?以后的日子? … … 祥子 ……

**祥** **子** 这个家我也不要了，人埋了，东西卖了，我就走! **小福子** 你到哪去?

祥 子 我去找小顺子。

**小福子** 那我……(欲言又止。)

**祥** **子** 有一天我要是混好了……我准来看你。

**小福子** 也好。(走到门口，又回头望望，眼里含着希望的泪 光。)

祥子把桌上的油灯捻得更亮。

祥子的大影子，被灯照在墙壁上。

远处叫卖号外的声音：“看!看汀泗桥大战的新闻

……号外!看号外! …… ” 窗外风狂雨暴。

**——幕落**